

学校编号 10394

图书分类号 K784

学 号 QSX20190533

密 级



福建师范大学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学术学位硕士学位论文

**智利天主教国教地位的立废：1833年宪法第五条
演变研究（1831-1925）**

**The establishment and abolition of state religion status of
the Roman Catholicism in Chile: A Study of the Changes
in Article V of the 1833 Constitution （1831-1925）**

论文作者： 罗铮

指导教师： 李巨轸 副教授

学科专业： 世界史

研究方向： 拉丁美洲史

学习形式： 全日制

培养单位： 福建师范大学

提交时间： 2022年5月21日

中文摘要

从智利颁布第一部宪法开始，罗马天主教就是国家宗教，这一法律地位具有稳定性。1831年，智利保守党击败自由党建立新政权后，为进行国家统治，政府开启新宪法的编纂工作。一方面，鉴于教会力量的强大，保守党无意与之对抗；另一方面，保守党意欲利用教会巩固政权，所以在宪法草案讨论过程中，保守党否定自由党的意见，禁止信仰其他宗教，在1833年宪法第五条中确立罗马天主教为国教，并构成形式上的“政教同盟”。1833-1865年，随着政教矛盾的激化，二者的关系出现裂痕且不断扩大。同时，政党力量也趋于改变，保守党走向分裂，自由党逐渐壮大，这些因素最终引起宪法第五条的首次修正。1865年政府出台宪法第五条的解释法，罗马天主教的国教地位开始动摇。1873年，保守党首次离开执政党地位，自由党重返政坛中心，在修宪呼声高涨和部分宗教特权被废除的背景下，1884年议会中，自由党联合激进党推动了废除宪法第五条议案的通过，根据宪法修改程序的规定，废宪议案需在下届议会审核通过后方能正式生效，但由于多种原因导致废宪议案未通过审核，最终演变为废宪风波，未能废除宪法第五条。1925年，在亚历山德里总统与教会团体的协商下，双方确立了政教分离和宗教信仰自由原则，正式废除1833年宪法第五条的内容与精神，罗马天主教的国教地位不再延续。1831-1925年期间，1833年宪法第五条草案入宪、正式确立、修改与废除的变化，主要原因在于政党格局的演变和国家世俗化的开启，自由党力量的壮大和世俗权力的强化，引发罗马天主教国教地位的废除，削弱了天主教会的权威。但也应该看到，教会团体力量依旧存在，它对社会的影響仍然很大，是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

关键词：罗马天主教；国教地位；宪法修改；政党制度；世俗化

Abstract

The legal status of Roman Catholicism as a state religion has been stable since the first constitution of Chile was promulgated. In 1831, after the Conservative Party of Chile defeated the Liberal Party to establish a new regime, the government began the process of codifying a new constitution for the rule of the country. On the one hand, the Conservative Party had no intention of confronting the Church in view of its power; on the other hand, the Conservative Party wanted to use the Church to consolidate power, so during the discussion of the draft constitution, the Conservative Party rejected the views of the Liberal Party, forbade other religions, and established Roman Catholicism as the state religion in Article 5 of the 1833 Constitution, which constituted a formal "alliance between church and state." From 1833 to 1865, as the conflict between church and state intensified, a rift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emerged and widened. Political party strength also changed, with the Conservative Party tending to split and the Liberal Party beginning to gain strength. These factors eventually led to the first amendment to Article V, and in 1865 the government enacted an Act of Interpretation of Article V, and the status of Roman Catholicism as the state religion began to waver. In 1873, the Conservative Party left its position as the ruling party for the first time, and the Liberal Party returned to the center of power.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rising calls for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s and the abolition of some religious privileges, the Liberal Party joined with the Radical Party to promote the passage of a bill to repeal Article V of the Constitution in the 1884 Parliament. According to the provisions of the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 procedure, the bill had to be passed by the next parliament before it could take effect, but due to various reasons, the bill did not pass the examination, and it eventually turned into a constitutional abolition controversy and failed to repeal Article 5 of the Constitution. In 1925, under the negotiation between President Alessandri and church groups, the two sides established the principle of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and freedom of religion, officially abolishing the content and spirit of Article V of the 1833

Constitution, and the status of Roman Catholicism as the state religion would no longer continue. The changes in the period 1831-1925, when the draft of Article V of the Constitution of 1833 was constitutionalized, formalized, amended and abolished, lie mainly in the evolution of the political party landscape and the opening of secularization, the growth of the strength of the Liberal Party and the strengthening of secular power, triggered the abolition of the Roman Catholic state religion status and weakened the authority of the Catholic Church. However, it should also be seen that the power of the Catholicism remains, and its influence on society remains strong, and it is a social force that cannot be ignored.

Keywords: the Roman Catholicism; State religion status;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 Party System ; Secularization.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1833 年宪法第五条的缘起	15
第一节 罗马天主教国教地位的稳定	15
第二节 宪法起草委员会的讨论与第五条内容的确立	22
小结.....	29
第二章 宪法第五条的修改(1833-1865)	31
第一节 反教权主义的高涨与自由党的推动	31
第二节 宪法第五条解释法的颁布与宗教宽容的保障	38
小结.....	44
第三章 宪法第五条的废除(1865-1925)	47
第一节 宪法第五条的存废之争	47
第二节 宪法第五条的最终废除	56
小结.....	62
第四章 宪法第五条变迁的原因与影响	63
第一节 自由党的壮大.....	63
第二节 世俗权力的加强.....	67
第三节 罗马天主教的削弱.....	69
小结.....	74
结语.....	75
附录:智利宪法对宗教信仰的规定(1810-1980)	79
参考文献.....	81

绪论

一、选题意义与创新点

1833年宪法是智利宪法史上重要的宪法，在19-20世纪的拉美地区，它的适用时间较长（1833-1925年），在智利国家发展史和拉美宪法史上影响力巨大。宪法第五条确立罗马天主教为国家宗教，延续了前六部宪法中对该教的推崇地位。但随着政治力量的演变和世俗权力的加强，宪法第五条不断面临冲击。1865年，第五条首次进行修改，议会通过宪法第五条的解释法，允许非罗马天主教徒在私人领域举行宗教活动、建立和发展私立学校，以教授其子女宗教教义；1873年，保守党退出执政地位后，自由党联合组建的自由联盟在1884年推动宪法第五条的废除，虽然最终未能正式废除，但宪法第五条的权威已经动摇；1925年，在政教力量的协商下，双方同意政教分离和宗教信仰自由，新宪法中不再沿袭罗马天主教的国教地位，完全废除1833年宪法第五条的内容与精神。研究1833年宪法第五条，可以从宪法条文为切入点，看出智利的政治发展和世俗化进程，从宪法第五条变迁的角度纵览19世纪30年代—20世纪20年代智利国家的政治演变和社会变化，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学术研究价值。

首先，探讨分析若干学术问题。国内关于19-20世纪智利史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本文希望通过该选题的研究，补充些许该时期的学术探讨。尤其是对于一些学术观点，诸如保守党是否完全支持罗马天主教、自由党是否一定反对罗马天主教、教会与保守党的关系是否牢固不变、教会是否阻碍社会的进步、世俗化进程中罗马天主教的实力变化、智利世俗化的开始时间、智利世俗化过程的特点等观点和问题进行考证分析，从而提出相对公允的分析和看法。

其次，加强智利的政党制度研究。本选题通过不同党派对宪法第五条的态度差异，研究各党派的阶级组成与宗教立场，而且宪法第五条变迁的过程，也是党派力量发生变化后，政党话语权在议会中的体现，直接关系到第五条的存废讨论。具体来说，对教会和宪法第五条入宪的看法，是简单划分早期自由党和保守党的界限；之后，围绕宪法第五条修改、废除与否，不同政党持有不同的态度，在议会讨论当

中有直观的表态。1833年宪法第五条内容的确立，又一次规定罗马天主教的国教地位，并排斥其他的宗教信仰，这离不开保守党的推动，而1925年废除宪法第五条的内容与精神，确立政教分离和宗教信仰自由，离不开自由党的不懈努力。这一过程中，自由党的发展和保守党的相对衰落是主基调，也是智利1831-1925年政治变化的大致趋势。另外，政治力量变化中，保守党的分裂、国家党的形成和政党联盟的出现等，也推动了宪法第五条的变化。因此，通过研究宪法第五条的变化，可以看出智利政党发展的脉络，注意到传统政治史视角之外的其他重要要素。

最后，推进智利的世俗化研究。1833年宪法第五条的演变过程，也是世俗权力不断发展，政府逐渐介入教会事务，削弱宗教权威的过程。围绕宪法第五条的存废争议，世俗力量与宗教力量之间展开诸多博弈，通过社会舆论和具体事件等，就罗马天主教的法律地位、国家与教会的关系、宗教特权的存废、信仰原则等进行斗争，最终世俗力量赢得了胜利。政府在政治、文化、社会管理等领域加强控制，而这些领域很多是教会的特权范围，体现出世俗化的趋势。双方从形式上“政教同盟”的建立，到政教关系的破裂，到最后政教分离的确立，政教关系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同盟”的破裂，也体现出世俗化的倾向。因此，通过研究该选题，可以进一步加深智利的世俗化研究，探讨智利世俗化的开启时间，探析智利世俗化的主要表现，以及智利早期世俗化的影响。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一）国外研究现状

作为传统政治史话题，国外关于智利1833年宪法的研究成果颇多，多散见于智利宪法研究、政治史研究、政教关系研究、罗马天主教的影响与作用等相关著作和论文成果中，但没有就宪法第五条展开专题研究，只是将其作为阶段性历史转折的标志事件看待。本文拟从上述研究成果中深入挖掘与本选题相关的成果，搭建起本文的基本框架。

1、智利宪法研究中有关1833年宪法第五条的内容

关于智利宪法的研究，著述颇丰，研究视角集中于历部宪法的背景、各宪法之间的承袭与变革、历史作用等方面。在有关1833年宪法的研究成果中，主要侧重于

研究宪法颁布的历史背景、重要历史人物对宪法的影响（尤其是编纂者马里亚诺·埃加尼亚）、条文的修改、社会作用与保守属性等。其中条文修改的相关研究中，宪法第五条和其他条款一同作为修宪话题进行讨论，并无专题叙述。

成书较早的智利历史学家路易斯·加尔达梅斯的《智利宪法的演变：1810-1925（第一卷）》，考察了1810-1925年间智利颁布的所有宪法，从总体上对智利宪法史进行了梳理，并评价1833年宪法的起草工作“存在难以克服的分歧”。^[1]该书还介绍了历届宪法起草委员会的成员，有利于联系时下的政党斗争研究。莱特利尔·马达里亚加整理的《1831-1833年的制宪会议：与1833年宪法有关的会议记录、演讲、草案和报纸文章汇编》，^[2]为研究1831年宪法起草过程提供了大量的原始材料，关于宪法第五条（讨论草案中是第六条）内容的讨论中，自由党和保守党的对立鲜明。阿尔弗雷多·梅内·冈萨雷斯的《埃拉苏里斯·萨尼亚图政府时期宪法改革的历史研究（1871-1876）》，^[3]介绍了埃拉苏里斯·萨尼亚图时期对1833年宪法的修改，作者将社会改革呼声较大的条文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这一时期废除第五条的急迫性尚未达到最高峰，主要论述修正第五条的必要性。恩里克·布拉姆·加西亚主要研究马里亚诺·埃加尼亚的思想转变与制宪立场，他的多篇论文《马里亚诺·埃加尼亚：19世纪智利保守主义的开明和自由主义的根源》^[4]《马里亚诺·埃加尼亚和1833年宪法：个人意见的来源》^[5]《马里亚诺·埃加尼亚在欧洲：从自由主义到保守主义（1824-1829）》^[6]《智利政府统治时期的讨论（1830-1840）》^[7]，共同论证了马里亚诺·埃加尼亚在欧洲期间，从自由主义向保守主义的转变，这种保守倾向为1833年宪法的奠定保守主义色彩。分析马里亚诺·埃加尼亚，可以从中窥探出时代背景，看出早期智利政治的不稳定，得出宪法第五条入宪的个人因素。弗朗西斯科·苏尼加·乌尔维纳则认为，1833年宪法是一部保守的、维护集权统治的宪法，这主要源

^[1] Luis Galdames, *La evolución constitucional de Chile, TOMO I, 1810-1925*, Santiago: Imprenta Balcels & Company, 1925, p. 878.

^[2] Letelier Madariaga, *La Gran Convención de 1831-1833. Recopilación de las actas, sesiones, discursos, proyectos i artículos de diarios relativos a la Constitución de 1833*. Santiago: Imprenta Cervantes, 1901, pp. 210-230.

^[3] Alfredo Meynet González, *Estudio Histórico de las Reformas Constitucionales de la Administración Errázuriz Zañartu (1871 - 1876)*, Santiago: Imprenta San Francisco, 1946.

^[4] Enrique Brahm García, “Mariano Egaña: las raíces ilustradas y liberales del conservantismo chileno del siglo XIX”, *Bicentenario*, vol. 1, (2002), pp. 133-160.

^[5] Enrique Brahm García, “Mariano Egaña y la constitucion política de 1833. las fuentes del voto particular”, *Revista de Derecho de la Pontificia Universidad Católica de Valparaíso*, núm. 25 (2004), pp. 65-91.

^[6] Enrique Brahm García, “Mariano Egaña En Europa 1824-1829: Del Liberalismo Al Conservantismo”, *Bicentenario*, vol. 4 (2005), pp. 85-114.

^[7] Enrique Brahm García, “la discusion en torno al regimen de gobierno en chile (1830 - 1840)”, *Revista de Estudios Historico-Juridicos, Seccion Historia del Derecho*, núm. 16 (1994), pp. 35-56.

于保守党建立的专制主义寡头共和国，从政府对教会的维护就可见一斑。^[1]

关于智利早期其他宪法的讨论，有加西亚·惠多布罗·贝塞拉的《1812年的临时条例规定：对智利法律二百周年的反思》，^[2]将1812年临时条例看作智利首部宪法，称它是智利迈向自治的第一步。1812年临时条例作为第一部宪法具有的历史作用，以及后续宪法在此基础上的变化和继承，其中罗马天主教的国教地位一直延续到1925年，直到新宪法的颁布才改变。埃尔南·德尔加多则考察了1826年联邦宪法，介绍何塞·米格尔·因凡特在1826年推动联邦制的努力，以及1826年联邦宪法草案中关于罗马天主教法律地位的规定。^[3]评价智利宪政史时，塞缪尔·索恩在《智利的专制宪政和政治“稳定”：法律和制度在智利历史上的作用（1820-1925）》中，^[4]驳斥智利的“特殊政治传统”学说，质疑1820-1925年间颁布宪法对政治稳定的作用，对智利宪政稳定性的怀疑。

2、罗马天主教强大实力对1833年宪法第五条入宪的有关研究

关于罗马天主教在智利早期社会作用的研究，阿尔伯托·爱德华兹称：“教会与国家的结合，意味着智利是一个具有社会灵魂的国家。”^[5]美国历史学家布莱恩·拉夫曼在《智利：西班牙资本主义的遗产》一书中则提到，教会是殖民统治的残余，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不可小觑。^[6]何塞·托里比奥·梅迪纳的《智利殖民文学史》^[7]和《智利的公共教育：从起源到圣费利佩大学的成立》^[8]均介绍了殖民地时期的教育，其中教会发挥着重要的角色。何塞·曼努埃尔·拉腊因的《智利经济生活的起源：1659-1808》一书则考察了殖民地时期的经济，教会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9]沃尔特普·哈尼什的《智利耶稣会的历史（1593-1955）》，^[10]前四章研究了智利殖民地

^[1] Francisco Zúñiga Urbina, “La Constitución conservadora de 1833 y la visión crítica de Juan Bautista Alberdi”, *Revista Mexicana de Derecho Constitucional*, núm.23(2010), pp.307-327.

^[2] García-Huidobro Becerra, “Cristóbal el reglamento constitucional provisorio de 1812: reflexiones para un bicentenario revista chilena de derecho”, *Revista Chilena de Derecho*, vol.39, núm.1, abril, 2012,

^[3] Hernán delGado, “¿Federalismo en Chile? Algunos esbozos acerca de su debate legislativo y su promotor en el siglo XIX”, *Revista Austral de Ciencias Sociales*, núm.27, (julio-diciembre, 2014), pp.103-135.

^[4] Samuel Tschorne V, “Authoritarian Constitutionalism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in Chile: The Role of Law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History of Chile” (1820-1925): https://law.yale.edu/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pdf/sela/SELA11_Tschorne_CV_Eng_20110513.pdf. 2021/10/17.

^[5] Alberto Edwards, *La fronda aristocrática en Chile*, Santiago: Imprenta Nacional, 1928, pp.109 - 110.

^[6] Brian Loveman, *Chile: The Legacy of Hispanic Capitalism*, Third E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7] José Toribio Medina, *Historia de la literatura colonial de Chile*, Santiago: Imprenta y librería del Mercurio, 1878.

^[8] José Toribio Medina, *La instrucción pública en Chile, desde sus orígenes hasta la fundación de la Universidad de San Felipe*, Santiago: Imprenta Elzeviriana, 1905.

^[9] José Manuel Larraín, Armando de Ramón, *Orígenes de la vida económica chilena: 1659-1808*, Santiago: Centro de Estudios Públicos, 1982.

^[10] Waltherp Hanisch, *Historia de la Compañía de Jesús en Chile : (1593-1955)*, Santiago: Editorial Francisco de Aguirre, 1974.

时期最大的天主教会团体耶稣会的发展历程，包含教会经济的发展和教会组织的扩大。而恩里克斯·卢克雷西亚·拉奎尔注意到了智利独立过程中，少数教会力量，比如卡米洛·亨利克斯·冈萨雷斯神父对国家独立的支持与帮助。^[1]这些描写天主教会团体强大实力的论著，为考察宪法第五条的入宪提供背景依据。

3、政党制度变化对 1833 年宪法第五条产生影响的相关研究

关于政党制度的研究，一直是史学研究的重点范畴，也是传统史学的重要领域，更是不断提出新论断的领域。这些研究多注重党派之间的博弈、早期选举制度、自由党和保守党建立政权的历史分析等，而且随着新史学的推进，政党研究的边界不断扩大，“文化运动”、教会力量介入政治斗争、总统与议会的权力之争等也成为研究的对象。这些丰富的研究成果有利于在开展写作中，准确把握 1833 年宪法第五条变迁的时代背景，尤其是政党力量的变化，直接关系到议会中修宪法案的通过与否。

智利政治史研究专家西蒙·科利尔主编撰写的《智利共和国的形成：政治和思想（1830-1865）》和《智利史（1808-2002）》两本专著，为本文的政治史研究提供了借鉴。《智利共和国的形成：政治和思想（1830-1865）》一书中，^[2]作者对智利历史的分期不再局限于总统任期，而是以自由党的发展阶段进行划分。运用大量的报纸社评、诗歌杂志等文学作品，论证 1830-1865 年自由党的发展。分析罗马天主教在国家中的地位时，交代了保守党对天主教的维护，自由党对天主教的批判，呈现天主教作为两派分歧的焦点之一，在政治斗争中不可或缺。他和威廉·F·赛特合著的《智利史（1808-2002）》一书里，^[3]关于十九世纪智利政治史的发展分为两个部分：民族国家的诞生（1800-1830）和共和国的崛起（1830-1880），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保守党上台前的社会面貌和政治状况，援引数据介绍经济发展，重视经济贸易和城市文化的影响，介绍早期五大有影响力的教会，审视国家初期的保守主义。第二部分从矿业的发展推动自由党的壮大，揭示自由党兴起的背景。书中对罗马天主教不是单独的介绍，而是从政教关系角度剖析政府与教会的斗争，以反教权主义的《信使报》和维护罗马天主教的《天主教评论杂志》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辩论为现象，描绘这期间的政党斗争。这两本书关于宪法第五条的变化过程，论证严谨，从

^[1] Enríquez, Lucrecia Raquel, “El patronato de la monarquía católica a la república católica chilena (1810-1833)”, *Normatividades e instituciones eclesíásticas en el virreinato del Perú, siglos 16-19*, (2019), pp. 223-245.

^[2] Simon Collier, William F. Sater, *A History of Chile, 1808-2002,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3] Simon Collier, *Chile: The Making of a Republic, 1830-1865*,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不同维度展开论述，方法值得学习。阿图罗·马特·拉腊因撰写的《1875年的自由联盟》一书，^[1]分析了1875年自由联盟形成的背景、所采取的行动及其影响，当中涉及了宪法第五条的修改，主要描述社会对宪法第五条的不满情绪。

塞缪尔·瓦伦苏埃拉的《智利政党制度的起源和变革》，^[2]详细地论述了智利政党制的演变过程，为本文梳理框架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他把1810-1925年分为两个时期：总统权力中心的共和国时期（1828-1891）和“议会制共和国”时期（1891-1925），并就第二阶段提出新的看法。智利史学界一般将1891-1925年称为“议会共和国时期”，但他认为，虽然议会影响力扩大，但总统依然掌握着政治权力，所以应该是“半总统共和国”。就早期两党对教会的不同态度，他提出：“保守党主张与教会建立良好的关系，代表着罗马天主教的权威和利益，自由党更倾向于削弱教会的实力和特权，并允许新教的传播。”凯伦·勒梅分析智利1891-1925年的政治发展时，她认为，1891-1925年智利的政治变革中，政党制度发展相对较早但速度缓慢、广泛的政治参与的特点，有利于未来多元化政治演变的发展，^[3]

除了上述研究外，外国学者对“1842一代”及其代表人物对智利自由主义传播作用的研究，从自由主义的兴起阐述宪法第五条逐渐遭遇窘境。克里斯托瓦尔·埃尔南德斯的《“社会存在中的婴儿”：何塞·维克托里诺·拉斯塔里亚思想中的革命概念（1842-1850）》，^[4]介绍了何塞·维克托里诺·拉斯塔里亚在“文化运动”中发挥的作用，以及自由主义的发展推动智利1848年革命的爆发，推动宪法的修改。安娜·玛丽亚·斯图文则从“1842一代”主要人物的代表作品入手，包括何塞·维克托里诺·拉斯塔里亚、弗朗西斯科·毕尔巴鄂和圣地亚哥·阿科斯的论著，显示出新一代的自由主义思潮，他们推动了智利民族意识的觉醒，开启了反教权主义宣传，对宪法第五条的修改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5]

4、世俗化对1833年宪法第五条产生影响的相关研究

^[1] Arturo Matte Larraín, *La Alianza Liberal de 1875*, Santiago: Imprenta Universitaria, 1916.

^[2] J. Samuel Valenzuela, *The Origin and Transformations of the Chilean Party System*, Notre Dame, Ind.: The Helen Kellogg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1995. p.15.

^[3] Remmer, Karen L. "The timing, pace and sequence of political change in Chile, 1891-1925",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57.no.2 (1977), pp. 205-230.

^[4] Cristóbal Hernández, "Infantes en la existencia social" *El concepto de revolución en el pensamiento de José Victoriano Lastarria (1842-1850)*, Coloquio Internacional de Estudiantes de Historia Pontificia Universidad Católica del Perú. 2015.

^[5] Ana María Stiven, "La generación de 1842 y la conciencia nacional chilena", *Revista De Ciencia Política*, vol.9.núm.1(1987), pp.61-80.

关于智利世俗化的研究成果最为丰硕，研究的层次更深，涉及的相关内容也更广，是本文展开研究必须重点把握的。多位学者从智利新教的传入、“圣器室保管员事件”始末、政教关系变化的过程、政教斗争的表现、废除宗教特权的讨论、大主教与国家的冲突、新主教任命的争论等多个议题展开研究。

19世纪前半叶，保守党与教会就罗马天主教法律地位达成一定共识，双方在社会管理方面密切配合，但在十九世纪后半叶，这种友好关系逐渐瓦解。雷内·莱昂·埃查兹认为，教会和保守党政府之间的不和，主要由三个事件直接引发：一是在国家研究所的人员任命上，尤其是校长的职位上，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逐渐取代宗教人士；二是蒙特政府反对耶稣会重返智利，而大主教拉斐尔·瓦尔迪维索极力推动；三是“圣器室保管员事件”引发宗教审判权与民事审判权的冲突。^[1]

关于世俗化进程中政教斗争的研究，智利多位学者从不同维度切入，研究成果众多。何塞·迪亚斯·尼瓦的《1830-1891年间智利教会与国家的冲突：神学冲突与世俗法律》^[2]梳理了1830-1891年间，政教冲突的主要表现：“圣器室保管员事件”、1865年解释法的讨论、废除教会特权的讨论、大主教继承人的任命、世俗法律的颁布以及政教分离等探讨，这有助于本文理清政教冲突的主要事件。

智利历史学家索尔·塞拉诺是世俗化研究的著名学者，角度新颖，见解颇深。她的专著《如何对待共和国中的上帝？智利的政治和世俗化（1845-1885）》，^[3]对于本文研究19世纪中后期的世俗化进程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她从教会内部的发展来看待世俗化，视角独特，与此同时，书中大量的原始材料有助于最大限度的还原历史背景，作者在行文中立场不偏不倚，对教会的描写持中立态度，这些都值得借鉴学习。她与伊万·雅克西奇合撰的《政府与自由：19世纪智利自由主义的道路》一文，^[4]讲述了19世纪智利自由主义者取得一系列的成果，主要分为个人权力的完善和宗教宽容的确立，其中关于宗教宽容方面，主要是信仰自由的讨论。与此同时，宗教冲突也塑造了自由党和保守党的鲜明对比与形象构造，将政教斗争与政党关系研究

^[1] René León Echaiz, *Evolución Histórica de los Partidos Políticos Chilenos*, Buenos Aires: Editorial Francisco de Aguirre, 1971, pp. 29-30.

^[2] José Díaz Nieva, “Conflictos Iglesia-Estado en Chile entre 1830-1891: el conflicto teológico y las leyes laicas”, *Revista de historia contemporánea*, vol. 19, núm. 54 (2004), pp. 75-83.

^[3] Sol Serrano, *¿Qué hacer con Dios en la República? Política y secularización en Chile (1845-1885)*, Santiago: Fondo de Cultura Económica, 2008.

^[4] Iván Jaksic y Sol Serrano, “El gobierno y las libertades: La ruta del liberalismo chileno en el siglo XIX”, *Estudios Públicos*, núm. 118 (otoño 2010), pp. 69-105.

相结合。她在《19世纪下半叶智利人的宣言：智利民事法典的颁布及其对教会的影响》提出，^[1]1855年智利民法典的颁布，赋予了天主教某些社会治理的民事管理权，规定教会内部事宜应由教会自行解决，民法典不仅保障了天主教的部分特权，并将宗教事务与公共事务区分，规范了罗马天主教，具有间接世俗化的效果。这对本文的启示很大，要注重考察政府行为的最终目的。她在《智利天主教国家中公共权力的定义（1810-1885）》中，^[2]阐述了1810-1885年间，罗马天主教的国教特权与墓地特权的废除，围绕这两个特权的存废，自由党和保守党分庭抗礼，掀起十九世纪重要的社会辩论。

以世俗力量为主视角的研究成果中，鲁伊斯·塔格·帕布洛从教育角度剖析政教斗争，在《智利天主教与自由主义的矛盾》一文中，^[3]简述了19-20世纪智利自由主义的发展历程，论证了自由主义发展过程中教育的重要性，作者认为教育问题是政教斗争中最激烈的地方。伊拉拉萨瓦尔·戈米恩则从政府废除教会墓地特权角度入手，在《迈向墓地管理的新共识：20世纪以来民事规范与教规规范的演变》背景部分中，^[4]以政府废除罗马天主教的墓地特权为视角，分析1883年政府颁布的墓地法对罗马天主教的冲击。何塞·安东尼奥·冈萨雷斯·皮萨罗从智利与英国外交的角度展开，分析1854年的两份英国外交文件，显示出当时智利支持宗教信仰自由力量的微弱，还不足以修改宪法第五条。^[5]

还有学者以教会力量为主视角开展研究。维尔加拉·安图涅斯汇编的《拉斐尔·瓦伦丁·巴尔迪维索大主教的生活和工作：智利圣地亚哥第二任大主教的历史回忆录》，^[6]是维护教会利益视角下为大主教撰写的回忆录，虽然有着大量翔实材料，但在运用过程中要注重取舍和辨别，力求观点的公正。兹沃尼米尔·马丁尼茨·德皮克主要从大主教对抗政府为视角展开研究，2002年撰写的论文《智利教会与国家关系：

^[1] Sol Serrano, "The proclamation of the Chilean, La promulgación del código civil chileno y sus efectos en la Iglesia en la segunda mitad del siglo XIX", *Revista de Historia y Religión*, núm. 5 (2015), pp. 121-132.

^[2] Sol Serrano, "La definición de lo público en un estado católico. El caso chileno, 1810-1885", *Estudios Públicos*, núm. 76 (primavera 1999), pp. 211-232.

^[3] Ruiz-Tagle, Pablo. "La contradicción del liberalismo católico en Chile", *Estudios Públicos*, núm. 93 (2004), pp. 165-194.

^[4] Irrazaval Gomién, Andrés, "Hacia un nuevo consenso en la regulación de los cementerios: la evolución de las normas civiles y canónicas a lo largo del S. XX", *Revista chilena de derecho*, vol. 45, núm. 1 (Abr. 2018), pp. 33-56.

^[5] José Antonio González Pizarro, "El concepto de la tolerancia religiosa en Chile en la primera mitad del siglo XIX: a propósito de dos documentos diplomáticos británicos de 1854", *Revista de derecho*, vol. 26 (Nov 2019), pp. 1-30.

^[6] Vergara Antúnez, *Vida i obras del ilustrísimo i reverendísimo señor doctor don Rafael Valentín Valdivieso: segundo arzobispo de Santiago de Chile memoria histórica escrita*, Santiago: Imprenta Nacional, 1886.

从1820年到1878年大主教拉斐尔·瓦伦丁·巴尔迪维索去世》^[1]通过描写大主教的社会活动，反映出早期政教斗争的形式与过程，相较于前者的论述更具有公正性。2012年他的博士论文《智利教会与国家关于圣地亚哥大主教继任者的斗争表现（1878-1886）》^[2]延续了之前的研究，通过梵蒂冈教会档案馆等一系列原始材料，详细分析了关于新主教任命的斗争，从侧面反映出政教冲突与世俗化的进程。加布里埃尔·西德则是从教会喉舌《天主教评论杂志》为切入点，在《〈天主教评论杂志〉视角下的世俗化挑战与印刷品的危险：公共领域和宗教新闻战略》论文中^[3]从《天主教评论杂志》的出版与发行切入，独立初期它只是讨论宗教在智利的重要性地位，还是规范神职人员手段之一。但随着19世纪后半期反教权主义的高涨，杂志坚定教会立场，参与到维护罗马天主教的辩论当中。从《天主教评论杂志》的发行内容变迁，看出智利世俗化的推进，以及教权主义与反教权主义在舆论方面的斗争。

1925年政教分离的确立，是以新宪法的颁布实现的。关于这一方面的研究，智利内政部汇编的《关于制定共和国新宪法的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会议的正式文件》，包含大量的原始文件和讨论意见，其中关于废除宪法第五条内容的讨论在第24次会议上。^[4]冈萨雷斯·胡安·卡洛斯的《亚历山德里政府时期的政教分离》^[5]他认为政教分离是在宪法改革小组委员会中，经过各政党的委员会代表协商一致而达成的。而玛丽亚·亚历山德拉·查韦斯·托罗在他的博士论文《19和20世纪智利宪法中的宗教自由》第三章中认为^[6]政教分离是通过亚历山德里总统、罗马教廷和国家政治力量之间的私下协议达成的。除了宪法第五条之外，他还研究其他涉及罗马天主教特殊地位的条文。对于二者观点的不同，我认为都有可取性，应鉴别吸收。马西莫·帕切科·戈麦斯的《智利的政教分离和梵蒂冈的外交》^[7]与查韦斯·托罗的

^[1] Zvonimir Martinic Drpic, "Relaciones Iglesia-Estado en Chile desde 1820 hasta la muerte del Arzobispo Rafael Valentín Valdivieso en 1878", *Revista Archivum*, año III núm. 4(2002), pp.21-28.

^[2] Zvonimir Martinic Drpic, "Las manifestaciones de la pugna Iglesia-Estado en Chile respecto de la sucesión arzobispal de Santiago, 1878-1886," Ph.D, Santiago: Universidad de Chile, 2012

^[3] Gabriel Cid, "La Revista Católica: Prensa, Esfera Pública Y Secularización En Chile (1843-1874)", *Mapocho*, Núm. 71(2012), pp.137-155.

^[4] Ministerio del Interior de Chile, *Actas oficiales de las sesiones celebradas por la comisión y subcomisiones encargadas del estudio del proyecto de nueva constitución política de la república*, Santiago: Imprenta universitaria, 1925, pp.312-329.

^[5] González Juan Carlos, *La separación de la Iglesia y el Estado en la Administración Aléssandri*, in Orrego, Claudio (Ed.): *7 ensayos sobre Arturo Aléssandri Palma*, Santiago: Instituto Chileno de Estudios Humanísticos. 1979, p.286.

^[6] María Alejandra Chávez Toro, Hernán Eduardo Aguirre Fuentes, "La Libertad Religiosa en las Constituciones Chilenas de los siglos XIX y XX". Ph.D, Santiago: Universidad de Chile, 2005.

^[7] Máximo Pacheco Gómez, *La separación de la Iglesia y el Estado en Chile y la diplomacia vaticana*, Santiago: Editorial Andrés Bello, 2004.

观点类似，主要叙述了 1925 年政教分离讨论过程中，智利政府与罗马教廷的交涉与妥协，内含大量的文献和材料，论证有力。豪尔赫·恩里克·普雷希特·皮萨罗的《智利政治保教权下的宗教自由、世俗主义和政教分离(1810-1925)》认为，^[1]从智利宣布自治到 1925 年，政府和教会的关系相对和平，虽然存在争端，但并未发生大规模的正面冲突，而且最终以和平方式解决政教分离，体现出作者对这一解决手段的赞赏。

应该指出的是，马蒂亚斯·塔格尔·多明格斯的《智利历史学讨论中教会与国家的分离》，^[2]通过学术史梳理，指出很多著作中没有注意到 1885-1888 年议会未批准废宪议案的重要性，作者运用大量议会记录，展示了各方力量的不同立场。这为本文撰写起到了警示作用，不能忽略每一个小的细节，也树立了运用一手史料的榜样。

（二）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学界对智利 1833 年宪法第五条的研究成果较少，散见于智利通史和拉丁美洲政治史中，大多只是简单的介绍。

1、智利宪法研究中有关 1833 年宪法第五条的内容

何勤华主编的《法律文明史：近代亚非拉地区法 拉丁美洲法分册》（第 12 卷下），^[3]第二节介绍了智利历史上三部重要的宪法：1833 年宪法、1925 年宪法和 1980 年宪法，对三部宪法的颁布背景、内容、影响做了客观的评述，但多从法学视角展开，缺乏历史的考察和分析，而且内容单薄，没有注意三部宪法的内在联系和区别。辽宁大学历史系翻译组翻译的《智利史》，^[4]是智利历史学家路易斯·加尔达梅斯撰写的通史著作，关于 1833 年宪法有专门一小节内容，主要介绍了它的内容与影响，第五条内容未过多涉及。后续的章节中有宪法改革的内容，但是宪法第五条的修改零

^[1]Jorge Enrique Precht Pizarro,“Libertad Religiosa, Laicidad y Laicismo En Chile Bajo Régimen De patronato(1810-1925),”*Derecho Público Iberoamericano*, Núm.5,(octubre 2014),pp.15-87.

^[2]Matias Tagle Domínguez,“Las eparación de la iglesia y el estado en chile historio grafia y debate”, *Historia*, vol.30(1997),pp.383-439.

^[3]何勤华主编：《法律文明史（第 12 卷）：近代亚非拉地区法（下卷 拉丁美洲法分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年。

^[4]路易斯·加尔达梅斯：《智利史》，艾萨克·乔斯林·考克斯编译，辽宁大学历史系翻译组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75 年。

散分布于各章节，需要加以整理。王晓燕编著的《列国志·智利》中，^[1]在第三章第一节专门讨论智利的宪法，从中可以看到智利主要宪法的主要内容，对于整体把握智利宪法的演变有介绍性作用，但仅陈述宪法第五条内容，并未涉及该条款的演变。

2、智利政治制度史研究中有关 1833 年宪法第五条的内容

袁东振，徐世澄编著的《拉丁美洲国家政治制度研究》，^[2]考察整个拉美国家的政治制度，广泛研究了拉美国家的宪法、立法、选举、政府、司法和政党等制度，分别进行了大致分类，还分析了天主教对拉美政治的影响，对于从拉美视角看智利的政党制度有重要指导作用，而且有利于进行拉美国别的横向对比。由郝名玮翻译约翰·L.雷克顿的《智利史》中，^[3]将相关内容归类于“职业与政治”，着墨较少，但在正文后编排了推荐书目和资料，有利于在论文写作中查找更多相关资料。李春辉主编的《拉丁美洲史稿》，^[4]对 1833 年宪法第五条的内容也是只一笔带过，未详细展开。谷俊娟的硕士论文《智利政党政治与民主转型》主要研究了 20 世纪之后的政党制度，^[5]她将 1850-1920 年划分为智利政党制度的第一阶段，认为该阶段的政党制度不够成熟，但具有奠基作用。钟智锋发表在《拉丁美洲研究》的《拉美政治变迁的社会基础——对巴西、智利、阿根廷三国天主教与左翼关系的比较研究》，^[6]论文通过论证分析得出：天主教与左翼的关系是动态和多元的。天主教与左翼的关系模式存在全面对抗、全面合作和部分合作三种模式。虽然介绍的是二十世纪的天主教与左翼的关系，但是天主教与政党的联系在十九世纪已经初现端倪，有助于打开思维。

3、智利发展道路研究中有关 1833 年宪法第五条的内容

韩琦主编的《世界现代化历程：拉美卷》中，^[7]在第五章注重考察 1833 年宪法与早期经济发展的关系，对宪法的通过背景、内容和评价影响进行了分析，着重强调该宪法的保守性。书中虽然对宪法部分条款的修改有论述，但是局限于史实陈述，

[1] 王晓燕：《列国志·智利》，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年。

[2] 袁东振，徐世澄：《拉丁美洲国家政治制度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 年。

[3] 约翰·L.雷克顿：《智利史》，郝明伟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 年。

[4] 李春辉：《拉丁美洲史稿》，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年。

[5] 谷俊娟：《智利政党政治与民主转型》，硕士论文，南开大学历史学，2005 年。

[6] 钟智锋：《拉美政治变迁的社会基础——对巴西、智利、阿根廷三国天主教与左翼关系的比较研究》，《拉丁美洲研究》2018 年第 10 期。

[7] 韩琦主编：《世界现代化历程：拉美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272-285 页。

且内容集中在总统与议会权力之争，未涉及第五条宗教条款的内容。曹龙兴在他的博士论文《智利早期现代化研究（1879-1932年）》中认为，^[1]智利传统社会具有寡头威权主义政治制度和保守的天主教文化传统，这些也是智利早期现代化起步的背景。文学在《智利独立以来政治发展道路的特点及启示》一文中认为，^[2]1810-1970年是智利政治发展相对稳定的第一阶段，在拉美地区具有示范性，并强调“宪政历史和社会传统中的保守主义倾向”是智利独立以来国内政治发展道路的基本特点，其中1833年宪法也起到了维护政治稳定的作用。张琨的博士论文《“完全的天主教”在拉美社会中的影响——以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智利为中心》^[3]和王文仙的《殖民地时期的拉丁美洲天主教会》^[4]都考察了早期拉美天主教会的实力，对理解智利罗马天主教国教地位的稳定性有启发意义。

综上所述，国外的研究成果丰富但是缺乏主线研究，而且治史思想与书写范式不同，需要鉴别吸收，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开展综合性研究；国内对于该领域的研究还有加深的空间，可以进行更全面的探讨。因此，本文将在史料分析的基础上，参考原始资料，运用中国的史学研究范式，借鉴国外研究成果，对1833年宪法第五条的演变及其实质进行研究，完成一篇合格的研究论文。

三、研究基本方法与思路和资料来源

（一）基本方法

首先，通过案例分析法，从1833年宪法第五条的立、改、废过程为角度，分析智利的政治发展和世俗化进程，以小见大，视角有别传统角度；

其次，采用史料分析法，查阅宪法原文、民事法典、时人著作、报纸、议会会议记录、总统法令和总统在议会中的致辞、主教通谕和教会牧函等原始文献资料，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通过史料分析法获得论据支撑，力求展开相对公允的分析；

最后，通过文本分析法，对宪法文本和条文进行研究和考析，尤其是宪法条文中个别词语的使用和增添删减，都蕴藏着编纂者深刻的用意，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思

^[1] 曹龙兴：《智利早期现代化研究（1879-1932年）》，博士论文，南开大学，2013年。

^[2] 文学：《智利独立以来政治发展道路的特点及启示》，《拉丁美洲研究》2012年第6期。

^[3] 张琨：《“完全的天主教”在拉美社会中的影响——以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智利为中心》，博士论文，上海大学，2015年。

^[4] 王文仙：《殖民地时期的拉丁美洲天主教会》，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第七届会员代表大会暨“拉丁美洲现代化进程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汇编，2007年。

考与分析。

（二）研究思路

第一章，考析罗马天主教法律地位的沿袭及其原因、1833年宪法第五条的出台背景。首先追溯1833年之前六部宪法中，罗马天主教国教地位的稳固，挖掘出教会力量强大的历史因素与现实原因。考察1833年宪法草案在讨论过程中，保守、自由两党对罗马天主教的不同态度，以及宪法第五条正式确立的过程，并浅析第五条的实施效力；

第二章，探讨宪法第五条修改的原因与反响。从政教关系破裂的原因与表现、政党力量出现的新局面为角度，分析宪法第五条进行修正的缘由。1865年，宪法第五条解释法的讨论过程中，从议会记录中反映不同政党力量的博弈，并分析解释法对罗马天主教的冲击作用；

第三章，分析宪法第五条的废除过程。以政府取缔教会特权为开端，分析1884年议会通过废除宪法第五条议案的过程与结果，以及1885-1888年议会期间该废除案的审核未通过，最终未能废除宪法第五条。直到1925年，亚历山德里总统与国内教会、国外罗马教廷力量进行磋商后，才最终废除宪法第五条的内容与精神。

第四章，总结宪法第五条演变的原因与影响。自由党不断发展壮大、保守党相对衰落和世俗权力强化、教会权力的相对缩小，是宪法第五条变迁的原因。而宪法第五条的废除，打击了罗马天主教会，它的权威相较于以前有明显的下降，但也要看到，它仍然有着强大的号召力与影响力。

总而言之，本文通过观察1833年宪法第五条的变化，体现出罗马天主教国教地位的立与废，分析智利国家政治发展变迁与世俗化进程的历史。

（三）资料来源

本文的研究资料主要来源于原始资料，主要有以下几类：

1、宪法文本。1810-1980年间智利颁布的宪法原本，重点包含历部宪法对宗教信仰的规定，其中1833年宪法第五条的草案版本、正式版本、修改解释版本，这是最基础的原始材料。对多部宪法之间的承袭与变化、1833年宪法第五条的草案条例、颁布条例、解释条例等进行详细分析；

2、议会记录。包括在1831年的制宪代表大会关于宪法第五条（讨论草案中是

第六条) 内容的讨论; 在众议院和参议院中, 关于 1865 年的解释法、1884 年通过的废宪法案、1925 年正式废除宪法第五条的会议记录, 可以看出关于宪法第五条的立、修、废中, 不同政治派别在讨论中的针锋相对, 体现出不同的宗教立场;

3、书信集、时人著作及总统法令和讲话等。宪法第五条变迁过程中, 体现不同态度的重要人物的书信集、代表著作和资料汇编, 可以看出重要历史人物对不同问题的不同看法, 分析社会中的主要思潮; 从总统颁布的法令以及在议会中的讲话内容中, 理解历届总统对罗马天主教的态度, 考察世俗力量逐渐介入宗教事务的过程;

4、报纸。罗马天主教的国教地位发生变化时, 支持修改宪法第五条的《信使报》(El Mercurio)、《铁路报》(El Ferrocarril)、《曙光报》(El Crepúsculo) 等报纸的社评, 反对修改宪法第五条的《天主教评论杂志》(La Revista de Católica)、《圣地亚哥女士们的回声》(El eco de las señoras de Santiago) 等报纸的回击, 从报刊论战中反映出社会不同的思想的碰撞, 尤其是教权主义与反教权主义的争论;

5、主教通谕与教会牧函。1888 年议会讨论废除宪法第五条时, 圣地亚哥大主教的通谕; 1923 年圣地亚哥大主教批判政教分离的牧函; 1925 年正式废除宪法第五条后智利教会团体的牧函。从教会文件中看出教会团体力量对修改宪法第五条的抵触, 侧面反映了罗马天主教会仍然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

另外还借鉴了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 详见国内外研究综述。

第一章 1833 年宪法第五条的缘起

自殖民地时期开始，罗马天主教就在智利的多个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智利独立后，虽然西班牙的殖民统治被推翻，但作为“殖民遗产”的罗马天主教却得以保留，甚至有发展壮大之势。在 19 世纪，自智利颁布第一部宪法条例开始，罗马天主教就被确立为国教地位，在后续颁布的五部宪法中，罗马天主教的法律地位从未动摇，一直得到承袭，这对 1831 年起草新宪法有借鉴作用。一方面，鉴于教会力量的强大，新政权尚无力量与教会团体对抗；另一方面，执政党保守党意欲利用教会为新政权正名，并借“上帝之手”进行集权统治，所以，1833 年宪法也无一例外地继承了罗马天主教的国教地位，宪法第五条再次规定罗马天主教的特殊身份。

第一节 罗马天主教国教地位的稳定

智利政府从 1812 年颁布第一部宪法开始，就确立了罗马天主教国家宗教的地位。1810-1831 年间颁布的六部宪法中（1812、1818、1822、1823、1826、1828），罗马天主教的法律地位没有发生变化，它作为智利国家宗教的地位一直被写进宪法，并且得到延续，显示出罗马天主教国教地位的稳定。

1812 年宪法是智利实行自治后颁布的第一部宪法，该宪法首次从法律上规定罗马天主教是智利的国家宗教，拥有独特的法律地位。1812 年，在独立战争中脱颖而出的何塞·米格尔·卡雷拉（José Miguel Carrera）成为智利的统治者，为了起草宪法，卡雷拉任命独立派神父卡米洛·亨利克斯·冈萨雷斯（Camilo Henríquez González）和其他六人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制定首部宪法，^[1]1812 年 7 月 11 日，在美国“特别代理”（Special Agent）乔尔·罗伯茨·庞塞特（Joel Roberts Poinsett）的住所里，举行了宪法起草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为加快制宪进程，宪法起草委员会以罗伯特·庞塞特起草的联邦备忘录草案、委员会秘书奥古斯丁·维亚尔·桑特利塞斯

^[1] 宪法临时起草委员会其他六人是：弗朗西斯科·安东尼奥·佩雷斯（Francisco Antonio Pérez）、曼努埃尔·德·萨拉斯（Manuel de Salas）、安东尼奥·何塞·德·伊里萨里（Antonio José de Irisarri）、弗朗西斯科·德拉·拉斯特拉（Francisco de la Lastra）、伊波利托·德·维尔加斯（Hipólito de Villegas）和海梅·祖达涅斯（Jaime Zudáñez）。参见 García-Huidobro Becerra, “Cristóbal el reglamento constitucional provisorio de 1812: reflexiones para un bicentenario revista chilena de derecho”, *Revista Chilena de Derecho*, vol.39, núm.1, (abril, 2012), pp.237-238.

(Agustín Vial Santelices) 起草的草案为基础开展讨论。^[1]在最终制定的 1812 年宪法中, 宪法第一条规定: “天主教现在并将永远是智利的国家宗教。”^[2]值得注意的是, 宪法中并未完整地表述“罗马天主教”, 起草委员会刻意地删除了“罗马”一词。^[3]这种有意之举, 遭到圣地亚哥和康塞普西翁两大教区主教的抨击, 他们痛斥道, 在制定宪法时, 这种践踏罗马天主教的行为, 将使参与宪法起草和批准工作的每个人都受到谴责, 即使(1812 年) 宪法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 他们也不会认可残缺定义罗马天主教的宪法。^[4]虽然没有完整地表述“罗马天主教”, 但实际上还是明确了罗马天主教的特殊地位, 为后续宪法中罗马天主教的法律地位奠定了基调。

奥希金斯统治时期, 政府颁布了 1818 年宪法和 1822 年宪法。尽管奥希金斯对教会持敌对态度, 但为了更好地进行统治, 两部宪法均保留了罗马天主教作为国教的法律地位, 并补充完整地定义了“罗马天主教”, 以拉拢教会势力。1818 年 7 月 18 日, 奥希金斯任命了一个由七人组成的宪法制定委员会, 编纂新宪法。^[5]1818 年 8 月 10 日, 在科皮亚波和考克内斯两地举行的公民投票中, 以绝大多数赞成票通过了该宪法。^[6]1818 年宪法中, 关于国家宗教信仰的阐述是: “罗马天主教是智利唯一的国家宗教。保护它的纯洁性和维持它的不可侵犯性, 将是社会领袖们的首要职责之一, 他们要保障不允许有与罗马天主教相冲突的公共崇拜或教义。”^[7]执政四年后, 奥希金斯决定出台一部新宪法, 制定新宪法的初衷与 1818 年宪法一致, 均是为了维持国家统治。1822 年宪法中的相关规定比 1818 年宪法更加严密, 在宪法中, 第十条除了有与 1818 年相同表述外, 还规定: “智利的公民也一样(保护天主教的纯洁

^[1] García-Huidobro Becerra, “Cristóbal el reglamento constitucional provisorio de 1812: reflexiones para un bicentenario revista chilena de derecho”, *Revista Chilena de Derecho*, vol. 39, núm. 1, (abril, 2012), pp. 235-236.

^[2] Reglamento Constitucional Provisorio de 1812, Art primero: La religión Católica Apostólica es y será siempre la de Chile.

^[3] 1812 年宪法关于罗马天主教的表述是“La religión Católica Apostólica”, 后续宪法的完整表达均为“La religión Católica, Apostólica, Romana”。

^[4] Ramón Briseño, *Memoria histórico-crítica del derecho público chileno, desde 1810 hasta nuestros días*, Santiago: Imprenta de Julio Belin i compañía, 1849, p. 59.

^[5] 宪法制定委员会的七人是: 曼努埃尔·德·萨拉斯 (Manuel de Salas)、弗朗西斯科·安东尼奥·佩雷斯 (Francisco Antonio Pérez)、华金·甘达里拉斯 (Joaquín Gandarillas)、何塞·伊格纳西奥·西恩富戈斯 (José Ignacio Cienfuegos)、何塞·玛丽亚·比利亚雷亚尔 (José María Villarreal)、何塞·玛丽亚·德·罗萨斯 (José María de Rozas) 和洛伦佐·何塞·德·比利亚隆 (Lorenzo José de Villalón), 参见 BCN, *Historia Política, Constituciones políticas y Actas constitucionales, Constitución de 1818*. https://www.bcn.cl/historiapolitica/constituciones/detalle_constitucion?handle=10221.1/22257,2021/06/03.

^[6] BCN, *Historia Política, Constituciones políticas y Actas constitucionales, Constitución de 1818*, https://www.bcn.cl/historiapolitica/constituciones/detalle_constitucion?handle=10221.1/22257,2021/06/03.

^[7] Constitución Provisoria para el Estado de Chile de 1818, Título II de la religión del estado, Capítulo único: La religión Católica, Apostólica, Romana es la única y exclusiva del Estado de Chile. Su protección, conservación, pureza e inviolabilidad, será uno de los primeros deberes de los jefes de la sociedad, que no permitirán jamás otro culto público ni doctrina contraria a la de Jesucristo

性和维持它的不可侵犯性), 无论公民个人意见如何, 在生活中应表达出对罗马天主教最高的敬畏和尊崇。”另外在第十一条规定: “任何违反上一条的行为, 将构成违宪行为。”^[1]独立初期, 鉴于教会团体在政治话语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发言权, 所以即使对罗马天主教会心怀不满, 但为了取得天主教会对其统治的认可, 奥希金斯不得不保障罗马天主教的法律地位, 以换取宗教团体与信众的认可。

1823 年奥希金斯统治结束后的十年内, 是内战频发、政权更迭的十年。1823-1830 年, 依次是秉持保守主义、联邦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政府, 直至 1833 年保守党再度建立稳固的政权, 内乱才得以终止。这期间, 历届政权主要颁布了三部宪法: 由保守党代表人物胡安·埃加尼亚 (Juan Egaña) 主持编纂的 1823 年宪法、具有联邦主义色彩的 1826 年宪法和自由党上台掌权后颁布的 1828 年宪法。每个政权组织形式各有差异, 每部宪法都有着不同的立宪思想, 但它们都规定罗马天主教为国教, 国家保障其垄断地位。

1823 年宪法共 24 章, 由 277 个条款组成。宪法的制定始于 1823 年 7 月 7 日, 由智利著名政治家胡安·埃加尼亚主持的制宪大会制定。^[2]1823 年宪法第十条延续了罗马天主教的法律地位, 规定: “国家宗教是罗马天主教, 不允许其他任何宗教的崇拜或信仰。”^[3]这与奥希金斯时期的 1822 年宪法中, 有关宗教条款相同, 罗马天主教的地位得到延续。

1826 年宪法所体现的联邦主义思想, 主要由何塞·米格尔·因凡特 (José Miguel Infante) 提出, 他本人受到美国政治文化的影响, 极力推崇联邦制。除他之外, 还有六名制宪委员会成员参与宪法的制定。^[4]实际上, 1826 年宪法是由制宪委员会在

^[1]Constitución Política del Estado de Chile de 1822, Título II de la religión del estado, Capítulo único: Art. 10. La religión del Estado es la Católica, Apostólica, Romana, con exclusión de cualquiera otra. Su protección, conservación, pureza e inviolabilidad es uno de los primeros deberes de los jefes del Estado, como el de los habitantes del territorio su mayor respeto y veneración, cualquiera que sean sus opiniones privadas. Art. 11. Toda violación del artículo anterior será un delito contra las leyes fundamentales del país.

^[2]该委员会除胡安·埃加尼亚外, 还有何塞·格雷戈里奥·阿尔戈梅多 (José Gregorio Argomedo)、阿古斯丁·维尔 (Agustín Vial)、迭戈·德·伊利桑多 (Diego de Elizondo) 和圣地亚哥·埃切弗斯 (Santiago Echevers), 参见 BCN, Historia Política, Constituciones políticas y Actas constitucionales, Constitución de 1823, https://www.bcn.cl/historiapolitica/constituciones/detalle_constitucion?handle=10221.1/17631,2021/06/05.

^[3]Constitución Política y Permanente del Estado de Chile de 1823, Art. 10. La religión del Estado es la Católica, Apostólica, Romana: con exclusión del culto y ejercicio de cualquiera otra.

^[4]另外五名制宪委员会成员包括何塞·伊格纳西奥·西恩富戈斯 (José Ignacio Cienfuegos)、迭戈·安东尼奥·伊利桑多 (Diego Antonio Elizondo)、胡安·法里亚斯 (Juan Farías)、弗朗西斯科·拉蒙·维库尼亚 (Francisco Ramón Vicuña) 和伊西德罗·皮内达 (Isidro Pineda), 参见 BCN, Historia Política, Constituciones políticas y Actas constitucionales, Leyes federales de 1826, https://www.bcn.cl/historiapolitica/constituciones/detalle_constitucion?handle=10221.1/63088,2021/06/05.

1826年7-10月制定的，最终获得议会的批准。^[1]因凡特在1826年联邦宪法草案第五条中规定了以下内容：“罗马天主教是国家宗教，国家有责任通过专门的法律保护罗马天主教。”^[2]该规定之所以延续了罗马天主教的法律地位，首要原因在于，因凡特忌惮更改罗马天主教的法律地位后，会造成政权的动荡。其次，推行联邦制已受到重重阻力，因凡特担忧改变罗马天主教地位会致使宪法无法通过批准，故不愿在变动宗教相关条款方面冒险，所以罗马天主教的法律地位再一次得到沿袭。

1828年宪法是自由党上台后颁布的新宪法，在自由党看来，这是一部“优雅的法律作品”，自由党在评价它时一直深感自豪。1828年2月12日，议会召开制宪会议，任命负责编纂新宪法的制宪委员会，宪法编纂主要由何塞·华金·德·莫拉（José Joaquín de Mora）负责。^[3]新宪法文本内容比1823年宪法少，只有134条条文，但内容却更加完善。莫拉和其他制宪委员会成员参考了多部宪法，囊括大革命时期的多部法国宪法和已经在智利颁布过的宪法，尤其是1826年颁布的联邦主义宪法。^[4]宪法的第三条规定：智利的国家宗教是罗马天主教，不允许其他宗教的崇拜。第四条补充道：没有人会因为自己的宗教信仰而受到任何形式的迫害或干扰。^[5]宪法第四条是为其他信仰的新教移民提供保障，并禁止宗教迫害。^[6]1828年宪法中关于宗教信仰的规定之所以产生了细微的变化，有两个原因：一与自由党的宗教立场有关，不同于前述政府，1828年政权是由自由党建立的，在宗教领域更加包容；二是制宪委员会的成员注意到持续涌入的新教移民，还有居住在瓦尔帕莱索等港口城市的外国人。所以在编纂宪法时，制宪委员会成员有意识地考虑到了智利国内的新状况，

^[1]Hernán delGado,“¿Federalismo en Chile?”Algunos esbozos acerca de su debate legislativo y su promotor en el siglo XIX” ,*Revista Austral de Ciencias Sociales*, núm. 27,(julio-diciembre,2014),p.125.

^[2]Leyes Federales de 1826,Art.5La religión del Estado es la Católica, Apostólica Romana: la nación reconoce un deber en protegerla por leyes sabias, 参见 Hernán delGado,“¿Federalismo en Chile?”Algunos esbozos acerca de su debate legislativo y su promotor en el siglo XIX” ,*Revista Austral de Ciencias Sociales*,núm.27,(julio-diciembre,2014),p.114.

^[3]1828年制宪委员会由迭戈·安东尼奥·德·伊利桑多（Diego Antonio de Elizondo）、弗朗西斯科·鲁伊斯·塔格尔（Francisco Ruiz Tagle）、弗朗西斯科·拉蒙·维库尼亚（Francisco Ramón Vicuña）、何塞·华金·德·莫拉（José de María Mora）、何塞·米格尔·因凡特（José Miguel Infante）、弗朗西斯科·费尔南德斯（Francisco Fernández）和梅尔科·圣地亚哥·孔查（Melchor de Santiago Concha）组成，参见BCN, *Historia Política, Constituciones políticas y Actas constitucionales, Constitución de 1828*,https://www.bcn.cl/historiapolitica/constituciones/detalle_constitucion?handle=10221.1/18432, 2021/06/05.

^[4]Luis Galdames,*La evolución constitucional de Chile,TOMO 1,1810-1925*,Santiago:Imprenta Balcells & Company,1925.p.755.

^[5]Constitución Política de la República de Chile de 1828,Constitución Política de la República de Chile de 1828,Art.3.Su religión es la Católica Apostólica Romana, con exclusión del ejercicio público de cualquiera otra.Art. 4.Nadie será perseguido ni molestado por sus opiniones privadas.

^[6]Ramón Briseño,*Memoria histórico-crítica del derecho público chileno, desde 1810 hasta nuestros días*,Santiago :Imprenta de julio belin i compañía,1849,p.208.

但第三条内容中，罗马天主教的国教地位仍未动摇。

从实施效力上看，上述几部宪法的效力较低，使用年限不长，均未超过十年，这与智利独立初期政局动荡有关，二十年内先后出现了君主立宪、联邦制和民主共和等体制。与此同时，教会势力仍然十分强大，对政治和社会生活有着较大的影响力，所以在制定宪法时，即使制宪委员会意欲革除西班牙殖民统治的宗教残余，却无力与教会彻底划清界限，甚至需要利用教会进行阶级统治，这就是罗马天主教法律地位一直得到延续的根本原因。

从历史因素来看，罗马天主教法律地位一直得到沿袭，是历届宪法编纂者对前序宪法文本的借鉴；从实力因素考虑，在于罗马天主教在智利社会的强大影响力，迫使制宪委员会在制定新的宪法时，不敢触动罗马天主教的既得利益，只能继续认可其国教地位。

自殖民统治以来，罗马天主教就扮演着重要的社会角色，其中之一便是教育发展的承担者。教会团体们在抵达智利后，纷纷开办学校，一方面，教会学校的创办可以培养更多的教士和神父，便于传教。另一方面，在殖民地时期，大多数学生是西班牙殖民者的后代，因为只有殖民者才有实力供给后代的教育需求，因此，教会学校承担着联络教会与上层政权的作用。耶稣会创办的圣弗朗西斯科·哈维尔寄宿学校，是殖民地教会学校的典范。在 17 世纪，耶稣会每十年大约培养 24 名学生，超过多米尼加会、方济各会和奥古斯丁会教会学校的学生。1611-1699 年期间，共有 146 人入学。^[1]1700-1767 年期间，入学人数为 712 人，并在 1750 年达到高峰，当年招收学生 143 人。^[2]1767 年，耶稣会已经主办了多所学校，包括圣地亚哥的圣弗朗西斯科·哈维尔寄宿学校、康塞普西翁的圣何塞修道院学校和全国其余十所教会学院，这些教会学校都提供着当地的小学 and 中学教育。另外也有一些教授拉丁字母的初级教会学校，总共有 30 所，有 1000-1200 名学生接受教育。^[3]当耶稣会于 1767 年被驱逐出智利时，对智利教育的发展造成了相当大的冲击。此外，教会在高等教育方面也做出了贡献。1622 年，圣地亚哥的多明我会创办了圣托马斯·德阿基诺大学，后来在这所大学基础上建立的圣费利佩大学，是当时拉普拉塔总督区著名的大

^[1] Macarena Ponce de León, Francisca Rengifo, Sol Serrano, *Historia de la Educación en Chile, Tomo I. Aprender a leer y escribir (1810 - 1880)*, Santiago: Penguin Random House Grupo Editorial Chile, 2013, p.43.

^[2] Antonio Annino, Luis Castro Leiva, *De los imperios a las naciones : Iberoamérica*, Zaragoza, España : Iber Caja, Obra Cultural, 1994, pp.32-33.

^[3] Sol Serrano, *Universidad y Nación. Chile en el siglo diecinueve*, Santiago: Editorial Universitaria, 1994, p.32.

学，培养了大量的人才。1758-1813年间，圣费利佩大学培养了大约1837名学生，授予了299个博士学位，其中包括128个法学学位、106个神学学位和5个医学学位。^[1]从长远角度来看，圣费利佩大学的建立是智利教育显著发展的表现。应该看到，教会对殖民地教育的推动，与谋求政治话语权有关，它为西班牙的殖民秩序奠定基础。具体而言，教会教育有助于培养“公民美德”，使公民服从西班牙的殖民统治。^[2]

罗马天主教不仅在文化教育方面居于垄断地位外，它还拥有雄厚的财力，是殖民地重要的财富团体。得益于庞大的经济实力，罗马天主教在智利国家经济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这也是教会力量不可小觑的物质前提。教会的财产来源广泛，包括什一税的征收、宗教服务的费用、教堂的修缮筹款、虔诚教徒和殖民地总督的施舍和捐赠，还有遗嘱遗赠等，这些都为教会积累大量的财富。^[3]殖民地时期，罗马天主教会广泛参与到智利的经济生活当中，在生活必需品生产、社会物资消费、日常社会交换等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首先，教会占有大量土地，并不断扩大规模，进行物质生产。教会与大庄园主之间往往存在着经济利益的互换，他们都是土地的控制者，教会与庄园主一起解决作物的生产和运输等问题。^[4]1759年，在耶稣会每个庄园里，都有铁匠、制革场、酿酒场、磨坊、葡萄园、牲畜等等。它在马乌莱河口有一个造船场，在布卡莱姆有一个锻造场和织布场，在阿空加瓜有一个麻绳场。^[5]其次，征收什一税也是教会的重要收入。农牧业从业者每年必须向教会上缴总收成的十分之一，以此作为对上帝的奉献。一方面，什一税的征收保障了教会的正常运转，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教会的财富积累，还有一部分成为教会投资的原始资金。在不付出任何劳动的情况下，教会以上帝的名义征收什一税，大肆敛财。此外，作为殖民地重要的经济组成，教会还扮演着放贷组织的角色，利用自身的财力进行

^[1]Simon Collier,William F.Sater,*A History of Chile, 1808-2002, Second Edition*,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21.

^[2]Macarena Ponce de León,Francisca Rengifo,Sol Serrano,*Historia de la Educación en Chile,Tomo I. Aprender a leer y escribir (1810 - 1880)*,Santiago:Penguin Random House Grupo Editorial Chile,2013,p.45.

^[3]Élida María Tedesco,*Iglesia, economía y política:el crédito eclesiástico entre la colonia y la independencia,Córdoba (1800 -1830)*,Córdoba: Ferreyra Editor,2014,p.21.

^[4]Rolando Mellafé,“Latifundio y poder rural en Chile de los siglos XVII y XVIII”,*Cuadernos de Historia*,núm.1(Diciembre 1981),p.100.

^[5]Walterp Hanisch,*Historia de la Compañía de Jesús en Chile:(1593-1955)*,Santiago: Editorial Francisco de Aguirre,1974,p.144.

放贷活动，借贷者通常以土地或房屋进行抵押，这一步加强了教会对土地等不动产的侵蚀和吞并。

社会生活方面，罗马天主教更有发言权。从殖民时代开始，教会便与国家紧密结合。1800 年，大约 220 名神职人员在圣地亚哥教区工作，大约 90 人在康塞普西翁。全国大约有 1000 个宗教团体，主要分布在方济各会、奥古斯丁会、多米尼加会、圣母会和圣胡安福音派这五个教会团体中，教会不仅积极参与教育事业，还管理着殖民地的六所医院。^[1]教会广泛传教，参与到当地人的社会生活中。1757 年，耶稣会在奇洛埃有 76 座教堂，11,047 名信徒，一年内举行了 12,700 次圣餐礼、626 次洗礼和 113 次婚姻仪式。^[2]在社会管理方面，教会甚至有凌驾国家之上的特权。教会管理着所有的教会学校，此外，信徒的受洗礼、葬礼、出生和婚姻登记，教会是唯一的官方登记机构，罗马天主教会还建立了专门的教会公墓区，并排斥非罗马天主教徒。^[3]独立战争爆发后，罗马天主教作为殖民统治的帮凶，竭力扼杀智利的解放事业，但也有一些先进的教士，他们宣扬民族独立和自由平等，促进了智利民族国家的诞生。1811 年 1 月 6 日，独立派神父、后来 1812 年宪法起草委员会成员之一的卡米洛·亨利克斯·冈萨雷斯，以奎里诺·莱马切斯为笔名发表《奎里诺·莱马切斯宣言》（*La Proclama de Quirino Lemáchez*），他在宣言中高呼：“大自然使我们平等，只有通过自由、自发和自愿所签订的契约，其他人才拥有对我们公正、合法和合理的权威。”^[4]宣言鼓舞了智利独立和社会自由。独立后的教会在智利国家中也具有很大的权力，主教的任命是教会内部的事务，总统和世俗权力不得干预，教会神职人员不受世俗法律的审判，教会拥有宗教审判权。行政区划方面，各区域的边界划分与教会教区的分布相吻合。^[5]在重要的典礼仪式上，主教都会受到邀请，作为重要代表参与活动。加上教会时常利用天灾人祸抨击政府的“不当行为”，使得罗马天主教的社会发言权声如洪钟。

^[1] Simon Collier, *Chile: The Making of a Republic, 1830–1865*,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22.

^[2] Walterp Hanisch, *Historia de la Compañía de Jesús en Chile: (1593-1955)*, Santiago: Editorial Francisco de Aguirre, 1974, p.65.

^[3] María Alejandra Chávez Toro, Hernán Eduardo Aguirre Fuentes, “La Libertad Religiosa en las Constituciones Chilenas de los siglos XIX y XX”. Ph.D, Santiago: Universidad de Chile, 2005, p.57.

^[4] Fray Camilo Henríquez, *La Proclama de Quirino Lemáchez*, 参见 Melchor Martínez, *Memoria histórica sobre la Revolución de Chile: desde el cautiverio de Fernando VII, hasta 1814, escrita de orden del Rei*, Valparaíso: Impr. Europea, 1848, pp.314-317.

^[5] J.Samuel Valenzuela, *The Origin and Transformations of the Chilean Party System*, Notre Dame, Ind. : The Helen Kellogg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1995, p.35.

表一：智利教区与管辖区域（1833年）

大教区	大教区所辖的地区	教堂数量	固定的修道院
塞雷拉	阿塔卡玛 科金博	15	7
圣地亚哥	瓦尔帕莱斯 阿空加瓜 圣地亚哥 科尔查瓜 塔尔卡	63	31 个修道院 7 个女修道院
康塞普西翁	马乌莱 纽布莱 康塞普西翁	34	2
安库德	巴尔迪维亚 奇洛	14	1

（资料来源：Ramón Briseño, *Memoria histórico-crítica del derecho público chileno, desde 1810 hasta nuestros días*, Santiago: Imprenta de Julio Belin i compañía, 1849, p.242.）

第二节 宪法起草委员会的讨论与第五条内容的确立

1830年利凯尔战役结束后，保守党取得了内战的胜利，并建立新的政权，在这期间，自由党和保守党互相对立，并逐渐形成两党制度。与此同时，为了维护统治，保守党着手对1828年宪法进行修改，以此制定新的政治宪法，围绕着“罗马天主教在国家的法律地位”，双方在宪法起草过程中展开讨论，最终在1833年宪法第五条中再次确立了罗马天主教的国教地位。

1831年10月1日，华金·普列托（Joaquín Prieto）总统通过内政部发布了“伟大的制宪会议”（la Gran Convención Constituyente）的号召。普列托总统呼吁组成专门的制宪议会和宪法起草委员会，为制定新宪法作出准备工作。后由政府意向初步筛选，并交由议会负责遴选，最终由十六名议员代表和二十名“众所周知开明和正

直”的公民代表组成了制宪议会。^[1]值得注意的是，在议会选出的 20 名公民代表中，实际上只有 6 名是非议员公民，其余 14 名均是在职的参议员或众议员。根据规定，制宪议会中的代表一旦接受任命，就不能辞职，而且他们必须宣誓：“我向上帝发誓：仔细审查 1828 年 8 月 8 日颁布的智利政治宪法，如果有改革或修改的必要，我会根据专业的意见，以适当的方式修改它，以确保智利人民生活的和平与安宁。”^[2]普列托总统甚至向他们呼吁道：“先生们，制定新宪章是你们的工作，你们要保障的，不仅是今日生活在智利的一百多万人的权利和义务，还包括有朝一日，智利成为一个伟大国家，几代人的权利和义务。如果南美洲最有创造力的公民获得了幸福，您们将被永恒传颂，反之，您们将遭受永世的咒骂。”^[3]

制宪议会成立后召开了三次会议，第一次会议是 1831 年 10 月 21 日，此次大会任命费尔南多·安东尼奥·伊莱扎尔德（Fernando Antonio Elizalde）、曼努埃尔·甘达里利亚斯（Manuel Gandarillas）、奥古斯丁·维亚尔（Agustín Vial）三人组成审查委员会，以审查 1828 年宪法。10 月 24 日，审查委员会对 1828 年宪法作了简短的分析报告，指出 1828 年宪法存在的缺点和不足之处，并强调对该宪法必须加以修订，修订的提案以 22 票对 2 票获得通过。^[4]10 月 25 日，议会从制宪议会中投票选出七名成员，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负责新宪法的起草工作。^[5]宪法起草委员会的七人中，绝大多数是保守党成员，这奠定了保守党对宪法编写的控制。

制宪议会根据普列托总统“伟大的制宪会议”的要求，对 1828 年宪法进行修订，宪法起草委员会在审查了 1828 年宪法后，保留仍然行之有效的条款，并修改不符合社会现状的条款，以此为基础制定出一部新的宪法。1831 年 10 月 25 日，七人组成的宪法起草委员会成立之后，制宪会议也暂停召开会议，直到宪法起草委员会提交新的宪法草案。从 1831 年 10 月—1832 年 4 月的 6 个月里，起草委员会商讨宪法的

^[1]Letelier Madariaga, *La Gran Convención de 1831-1833. Recopilación de las actas, sesiones, discursos, proyectos i artículos de diarios relativos a la Constitución de 1833*. Santiago: Imprenta Cervantes, 1901. p. 5.

^[2]Gonzalo Andrés Serrano, *La Gran Convención Constituyente*, El Mercurio de Valparaíso, 15 de Noviembre 2020.

^[3]Diego Barros Arana, *History general de Chile, tomo XVI*, Santiago: Centro de Investigaciones Diego Barros Arana, 1999. p. 302.

^[4]Diego Barros Arana, *History general de Chile, tomo XVI*, Santiago: Centro de Investigaciones Diego Barros Arana, 1999. p. 303.

^[5]按得票数顺序排列，他们依次是马里亚诺·埃加尼亚（Mariano Egaña）、费尔南多·安东尼奥·伊莱扎尔德（Fernando Antonio Elizalde）、奥古斯丁·维亚尔（Agustín Vial）、圣地亚哥·埃切维兹（Santiago Echeverz）、曼努埃尔·甘达里利亚斯（Manuel Gandarillas）、加布里埃尔·托科尔纳尔（Gabriel Tocornal）、胡安·弗朗西斯科·梅内塞斯（Juan Francisco Meneses）参见 Luis Galdames, *La evolución constitucional de Chile, TOMO I, 1810-1925*, Santiago: Imprenta Balcels & Company, 1925. p. 878

草案，由马里亚诺·埃加尼亚对宪法草案提出修改方案，最终提交给制宪议会审批。5月17日，马里亚诺·埃加尼亚提出了一份他和奥古斯丁·维亚尔共同编写的修改草案，并与起草委员会的其他草案同时讨论。与此同时，曼努埃尔·甘达里利亚斯和胡安·弗朗西斯科·梅内塞斯也起草了一份初步草案，其中包括部分需要予以特别讨论的草案内容。宪法制定过程中，委员会内部出现了多达五个宪法改革纲要，在很多方面是不可调和的。从宪法起草的过程中可以看出，宪法起草工作存在难以克服的分歧。^[1]

关于罗马天主教在国家法律地位的规定是宪法草案的第六条，在宪法起草委员会内，争论的主要焦点在于是否保存1828年宪法第四条，自由党和保守党持有不同的意见。

马里亚诺·埃加尼亚和起草委员会沿用了1828年宪法第三条的内容（智利的国家宗教是罗马天主教，不允许其他宗教的崇拜），以此作为草案第六条进行讨论。1832年11月21日，在关于第六条草案的讨论中，罗马天主教的国教地位几乎“未经任何讨论就获得了一致通过”，^[2]1828年宪法第三条内容得到保留。但就1828年宪法第四条的内容：“没有人会因为自己的宗教信仰而受到任何形式的迫害或干扰”，是否保留这一条款引起了争议。自由党成员奥古斯丁·维亚尔表示：“第四条对部分智利人和外国人都很重要，如果没有这一条，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他人信仰的评判者。如果不把第四条纳入新宪法中，就不会给生活在这里的外国人以安全感。”^[3]保留1828年宪法第四条的意见也得到自由党成员曼努埃尔·甘达里拉斯（Manuel Gandarillas）的支持：“宗教信仰是个人对自己信念的选择，无法区分对错，而第四条正是为了避免因个人的选择而受到迫害的保障。”^[4]保守党议员何塞·米格尔·伊拉拉扎瓦尔（José Miguel Irarrázaval）则主张删除第四条内容：“该条款本身的模糊性就足以见得其不适用性，删除该条款是公正和便捷的。第四条的应用可能具有社会偏见，如果在已经同意新宪法第六条草案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个像这样的条款，将

^[1]Luis Galdames, *La evolución constitucional de Chile, TOMO I, 1810-1925*, Santiago: Imprenta Balcells & Company, 1925, p. 878.

^[2]José Antonio González Pizarro, “El concepto de la tolerancia religiosa en Chile en la primera mitad del siglo XIX: a propósito de dos documentos diplomáticos británicos de 1854”, *Revista de derecho*, vol. 26 (Noviembre 2019), p. 12.

^[3]Letelier Madariaga, *La Gran Convención de 1831-1833. Recopilación de las actas, sesiones, discursos, proyectos i artículos de diarios relativos a la Constitución de 1833*. Santiago: Imprenta Cervantes, 1901, p. 210.

^[4]Letelier Madariaga, *La Gran Convención de 1831-1833. Recopilación de las actas, sesiones, discursos, proyectos i artículos de diarios relativos a la Constitución de 1833*. Santiago: Imprenta Cervantes, 1901, pp. 210-211.

会对公共事业造成严重损害。”^[1]在商讨中，起草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认为，保留 1828 年宪法第四条是多余的，最终被相当多数的投票所否决。^[2]因此，宪法第六条草案的通过，再次确立罗马天主教的国教地位，并明令禁止其他宗教的传播，排除其他宗教的合法性。

起草委员会于 1832 年 4 月初制定了新宪法的草案，并于 5 月底完成了印刷工作。制宪议会工作的缓慢引起了民间和自由党的批评。^[3]1833 年 5 月 15 日，制宪议会批准了 1833 年宪法草案，5 月 25 日，总统华金·普列托正式颁布 1833 年宪法，由总统、议会议员和司法行政官员按照宪法规定进行宣誓。^[4]为了庆祝新宪法的颁布，圣地亚哥举行了两天的庆祝活动，包括举行弥撒仪式和军队游行。1833 年宪法第六条草案最终是宪法正文的第五条，内容为：“智利的国家宗教是罗马天主教，不允许其他宗教的公开崇拜。”^[5]明确规定罗马天主教国教的法律地位。

1833 年宪法第五条的确立，离不开保守党力量的推动，这是因为，在总结了独立以来历届政府倒台的经验和教训后，保守党意识到，刚独立不久智利国家的脆弱性，更窥察出罗马天主教在国家中的特殊地位。为了巩固来之不易的独立成果，维持刚获得的新政权，保守党选择与教会力量交好，从而达到利用教会团体维系统治的目的。

首先，在保守党看来，教会是政府进行阶级统治的重要合作对象。为了维护本阶级的既得利益，保守党需要建立一个专制和中央集权的政治体系。^[6]因此，政府将神职人员视为国家的代理人，适时地向民众灌输忠诚和服从的思想。保守党成功的政治体系建立在对罗马天主教会的扶持之上，19 世纪 20 年代的自由党人未曾注

^[1] Letelier Madariaga, *La Gran Convención de 1831-1833. Recopilación de las actas, sesiones, discursos, proyectos i artículos de diarios relativos a la Constitución de 1833*. Santiago: Imprenta Cervantes, 1901. p.211.

^[2] Ramón Sotomayor Valdés, *Historia de Chile, bajo el gobierno del Jeneral D. Joaquín Prieto*, Santiago: Imprenta de la Estrella de Chile, 1875, p.222.

^[3] Francisco Zúñiga Urbina, “La Constitución conservadora de 1833 y la visión crítica de Juan Bautista Alberdi”, *Revista Mexicana de Derecho Constitucional*, núm.23(2010), p.311.

^[4] 总统誓词中也可见得罗马天主教的影响力：我，N. N. 向上帝发誓，我将忠实地履行共和国总统的职责，保护罗马天主教，维护领土完整和国家独立，遵守宪法和法律，愿上帝庇佑我。如有违背，就起诉我。Constitución de la República de Chile de 1833, Art. 80. El Presidente electo, al tomar posesión del cargo, prestará en manos del Presidente del Senado, reunidas ambas Cámaras en la sala del Senado, el juramento siguiente: “Yo N. N. juro por Dios Nuestro Señor i estos Santos Evangelios que desempeñaré fielmente el cargo de Presidente de la República; que observaré i protegeré la Relijión Católica, Apostólica, Romana; que conservaré la integridad e independencia de la República, i que guardaré i haré guardar la Constitución i las leyes. Así Dios me ayude, i sea en mi defensa, i si no, me lo demande”.

^[5] Constitución de la República de Chile de 1833, Art.5. La relijión de la República de Chile es la Católica, Apostólica, Romana; con exclusión del ejercicio público de cualquiera otra.

^[6] Gabriel Salazar Vergara, Julio Pinto Vallejos, *Historia contemporánea de Chile I. Estado, legitimidad, ciudadanía*, Santiago: Lom Ediciones, 1999, pp.197-198.

意到，但保守党人却做到了。保守党人明白，与其试图彻底摧毁罗马天主教，不如发挥它在维护政权稳定方面的积极作用。^[1]保守党之所以重视处理好与教会的关系，还在于对智利早期政治的反思。他们认为，只有严格有序的威权政府，才能维系长久的政治统治，因此建立了一个“形式上共和，实际上专制”的独特政治体制，被称为“专制共和国”。这一制度的有效建立，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殖民时期的统治经验，让教会作为“盟友”参与到国家治理中。所以保守党政府专门成立了宗教和公共教育部（*ministerio de Culto e Instrucción Pública*），负责宗教事务的管理。

其次，作为保守党政权的领袖人物之一，迭戈·波塔莱斯（Diego Portales）扮演着政府“守夜人”的角色，他力图排除一切干扰因素，维护政权的稳定。当保守党 1830 年执政后，波塔莱斯作为首席部长，拥有着绝对实权，为了避免国家走向无政府主义，他严格控制着自由党的发展，组建军队和民兵组织，建立起威权主义政治。^[2]因为在他看来，保守党建立的政权尚未稳定，社会中仍存在着诸多影响社会安定秩序、阻碍社会进步的因素，而且智利人当前的受教育程度还不足以支持共和国体制的开展，因此需要以集权和专制的形式消除一切威胁。1822 年 3 月，波塔莱斯在给他的商业伙伴何塞·曼努埃尔·塞亚（José Manuel Cea）的信中描述了他的政治理念：“智利整个国家充满了恶习，公民缺乏美德和爱国主义，而这些正是建立共和国所必需的。对美洲国家来说，君主制不是理想的制度，共和制才是正确的选项。只有在强大而集权的政府统治下，人民才会树立美德和爱国主义的典范，公民可以沿着秩序的道路前进。当公民道德化之后，完全自由的、理想的自由主义政府就会出现。”^[3]面对新一届政府，波塔莱斯选择与神职人员和解，强化国家对社会的管控，在宪法制定前，主动向教会力量示好，致力于为威权主义奠定基础。1830 年 9 月，波塔莱斯将自由党政府没收的所有教会财产归还给天主教会，并恢复了什一税。波塔莱斯还向罗马教皇提议，建立一个独立于秘鲁的圣地亚哥大主教辖区，以及科金博和奇洛埃两个主教区，以便进行教区的管理。1841 年，圣地亚哥第一任大主教曼努埃尔·比库尼亚·拉腊因（Manuel Vicuña Larraín）就职，罗马天主教会的

^[1] Enrique Brahm García, “Mariano Egaña: las raíces ilustradas y liberales del conservantismo chileno del siglo XIX,” *Bicentenario*, Vol.1,(2002),p.139.

^[2] Ana María Stüven, *La seducción de un orden: las elites y la construcción de Chile en las polémicas culturales y políticas del siglo XIX*, Santiago: Ediciones Universidad Católica, 2000, p. 48.

^[3] Carmen Fariña Vicuña, *Epistolario Diego Portales*, Santiago de Chile: Ediciones Universidad Diego Portales, 2007.p.8

力量进一步增强。

最后，马里亚诺·埃加尼亚在宪法制定过程中起的作用，也不容忽视。马里亚诺·埃加尼亚是胡安·埃加尼亚（Juan Egaña）的儿子，胡安·埃加尼亚曾参与 1823 年宪法的制定，该宪法是保守主义宪法，尊崇罗马天主教的国教地位。作为胡安·埃加尼亚的儿子，马里亚诺·埃加尼亚在制宪思想方面继承了他父亲的保守倾向，关于罗马天主教在智利国家的地位，持有坚定的维护态度。1823 年 8 月 8 日，马里亚诺·埃加尼亚主持制定的《法律公约》，旨在纠正“不遵守宗教美德所引发的混乱”。例如，该法认为，凡“散布玷污罗马天主教纯洁性言论的人，或嘲笑天主教会权威的公民”，均会受到惩罚。条例甚至规定：只要圣像以游行的方式出现，在场的每个公民都必须跪在它面前，直至圣像消失在视野中。^[1]马里亚诺·埃加尼亚的保守思想还与他的外交经历有关，1823 年，马里亚诺·埃加尼亚在拉蒙·弗莱雷政府担任外交部部长，1824 年他在伦敦担任特命全权公使，在欧洲待了五年后，1829 年底从欧洲返回智利。在英国担任外交公使时，他阅读大量书籍，并在欧洲多个国家旅行考察，他注意到欧洲无政府主义带来的危害，助长了他集权主义和保守主义思想的形成。马里亚诺·埃加尼亚强调，只有当权力掌握在怀揣着共和国“美德”的精英手中时，国家才能实现稳定。他不信任民主的方式，而赞成以专制的方法解决问题。^[2]他还对 1823 年宪法怀有强烈的感情，他认为，1823 年宪法中，只要本质上符合国家实际，就可以通过修改的方式加以改进，对 1823 年宪法采取任何形式的废除都是有害的。^[3]事实上，在起草 1833 年宪法时，他仍然考虑沿用 1823 年宪法文本，只做部分内容的修改。^[4]他维护的部分中包含对罗马天主教的规定，予以天主教会特殊的地位。

在上述因素的影响下，1833 年宪法第五条再次继承了历部宪法对罗马天主教的特殊关照。宪法第五条的出台，增强了罗马天主教的权威性，禁止非罗马天主教的传教活动。但在实施过程中，又存在落实不到位的情况，新教不断涌入。

^[1] Enrique Brahm García,“Mariano Egaña: las raíces ilustradas y liberales del conservantismo chileno del siglo XIX”,*Bicentenario*,vol.1,(2002),p.144.

^[2] Enrique Brahm García,“Mariano Egaña En Europa 1824-1829: Del Liberalismo Al Conservantismo”,*Bicentenario*,vol.4(2005),p.100.

^[3] Diarios, Memorias y Relatos Testimoniales,Mariano Egaña. Cartas a Juan Egaña. 1824-1829, Londres,21de julio de 1827.http://www.historia.uchile.cl/CDA/fh_article/0,1389,SCID%253D18671%2526ISID%253D405%2526PR T%253D18594%2526JNID%253D12,00.html.2021/06/10.

^[4] Enrique Brahm García,“la discusión en torno al régimen de gobierno en Chile (1830 - 1840)”,*Revista de Estudios Histórico-Jurídicos, Sección Historia del Derecho*,núm.16(1994),p.45.

一方面，宪法第五条的出台，重申了罗马天主教的国教地位，强化了它的社会影响力。在开展国家重大活动时，教会的神职人员会参与主持。从1832年8月起，总统和内阁再次参加重要的宗教活动，国家和教会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在重大节日上，国民警卫队会在地上展开智利国旗，作为神父主持圣餐礼的地毯。^[1]教会还会严格控制舆论界，禁止抨击罗马天主教，维护国教的名誉。为了禁止新教传播，教会要求不能在报纸中宣扬其他宗教教义，禁止进步书籍的传入。《天主教评论杂志》（*La Revista de Católica*）在《禁书》（*Libros Prohibidos*）一文认为：“印刷的书籍应该是文明启迪的成果，而不是负面传播的媒介。如果它们是不正当的，是对秩序、道德或宗教的颠覆，就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加以压制，禁止其传播，防止引起混乱和灾难。”^[2]除此之外，鉴于宪法第五条对罗马天主教总体的保护政策，其他法律也保障了罗马天主教的一些特权，诸如教会有权征收什一税，这是独立后被奥希金斯废除后再次恢复的。教会还掌握着公民一生的宗教仪式：出生受洗、结婚仪式、死亡时涂圣油等，大部分的民事登记如出生登记、婚姻登记、死亡登记等都由教会掌握，而人死后却也只能埋葬在罗马天主教的公墓之中。

另一方面，智利政府对新教的涌入和传播持中立态势，不宣扬也不禁止，第五条并未得到彻底的贯彻。1833年，艾萨克·惠莱特（Isaac Wheellett）牧师被美国圣公会任命为在瓦尔帕莱索的代理人，但由于圣地亚哥大主教的反对，宣教活动在1837年不得不停止，但他仍悄然行动，1858年智利第一座圣公会教堂圣保罗教堂在瓦尔帕莱索修建完成。与此同时，美国籍长老会传教士大卫·特朗布尔（David Trumbull）在瓦尔帕莱索和科金博开展了广泛的传教活动。^[3]随着智利的发展需要，在19世纪陆续开展了吸引外国移民的活动，并且得到官方的支持。在引进外国移民的讨论中，议会一致认为需要吸引来自欧洲的移民，因为种族上“优于”土著和混血种的欧洲移民，能够更好地提高农村和城镇中的工作效率。^[4]但在移民的具体国家来源上，议会内存在着争议。保守党认为只能接纳信仰罗马天主教的移民，而不是新教徒，自由党则持反对观点，认为区分宗教信仰的移民活动是“可笑的”。

^[1] Simon Collier, *Chile: The Making of a Republic, 1830-1865*,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29.

^[2] *la Revista de Católica*, Nos. 190, 6 de Octubre 1849, p. 163.

^[3] Juan Rodrigo Ortiz Retamal, *Historia de los evangélicos en Chile 1810-1891 : de disidentes a canutos : liberales, radicales, masones y artesanos*, Concepción: Centro Evangélico de Estudios Pentecostales, 2009, p. 43.

^[4] Brian Loveman, *Chile: The Legacy of Hispanic Capitalism, Third E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103.

总而言之，罗马天主教实力的强大与保守政府的有意利用，使得罗马天主教的国教地位再次确立，在 1833 年宪法第五条中得到体现。虽然存在未完全落实第五条的状况，但不影响罗马天主教强大的影响力，教会与保守党政府建立起形式上的“政教同盟”。

小结

智利 1833 年宪法第五条内容的确立缘起，可以从历史因素与现实因素两个方面进行考察分析。

从历史因素来看，智利自宣布独立自治后，在 1810-1831 年间颁布的六部宪法，均规定罗马天主教是国家宗教，这一法律地位具有稳定性。究其原因，在于智利教会力量的雄厚，在教育、经济财富、社会生活等方面有重要的发言权，使得前序历届政府不敢轻易废除罗马天主教的国教地位，对 1833 年宪法产生重要影响。

从现实因素考虑，保守党在内战中击败自由党后，需要建立一个稳定而且强大的政府，保守党政府需要借助教会进行阶级统治，以巩固自身的合法权威，因此对于罗马天主教会采取合作并利用的政策。与此同时，政府中重要人物迭戈·波塔莱斯有意与教会修好，以加强集权统治；另外，宪法的起草者马里亚诺·埃加尼亚对于教会持保护态度，并维护其至高无上的地位。

在上述因素的作用下，在智利制宪会议的讨论过程中，关于罗马天主教的国教地位经过辩论后，再次确立罗马天主教的国教地位，并禁止信仰其他宗教。

第二章 宪法第五条的修改（1833-1865）

1833年宪法第五条再次确立了罗马天主教的国教地位，在一定时期适应了社会发展的趋势，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国家的进步。但随着时代的变化，智利文化界率先掀起了对罗马天主教的冲击，与此同时，经济发展的变化也推动政治的变革。19世纪中期之后，在政教关系方面，教会与政府的关系发生微妙的变化，二者的友好关系因“圣器室保管员事件”、大主教与政府争端等产生裂痕，慢慢走向破裂；在政治局面上，保守党内部存在纷争，逐渐分裂成两个阵营。自由党则在“文化运动”的推进下不断壮大，实力增强。1857年，部分自由党和部分保守党联合成立了国家党，智利政党进入新的阶段。这些合力的累积，推动着社会与政府对宪法第五条的重新审视，议会中越来越多的提案要求废除罗马天主教的国教地位，虽然在保守党和教会的努力下，保住了这一法律地位，但他们无力阻挠自由党等力量在议会中通过宪法第五条的解释法，法律上允许非罗马天主教信仰的存在，罗马天主教国教的法律地位松动。

第一节 反教权主义的高涨与自由党的推动

19世纪40年代是智利共和国的重要转折点，在新的社会背景下，一代受过新教育的知识分子出现，意味着社会观念的重新塑造。^[1]这一代知识分子被称为“1842一代”，他们号召下开展的“文化运动”，推动智利民族文化的发展，批判社会中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残余，将矛头指向罗马天主教会，对教会权威首次产生巨大冲击。

1844年6月，《曙光报》（El Crepúsculo）发表弗朗西斯科·毕尔巴鄂（Francisco Bilbao）的《智利的社会性》（Sociabilidad Chilena），^[2]文中批判西班牙殖民统治和罗马天主教的落后性：“我们的过去是西班牙殖民史，西班牙殖民统治依赖罗马天主

^[1] Cristóbal Hernández, “*Infantes en la existencia social*” *El concepto de revolución en el pensamiento de José Victoriano Lastarria (1842-1850)*, Coloquio Internacional de Estudiantes de Historia Pontificia Universidad Católica del Perú, 2015, p.2.

^[2] El Crepúsculo, tomo 2, nos 2, 1 de Julio 1844, pp.57-90.

教。罗马天主教创造了等级制度，规定必须相信教会的绝对权威。”^[1]并指出这一等级制度仍然存在。《天主教评论杂志》立即作出回应，在《驳斥“智利的社会性”的宗教和道德错误》一文中，批判毕尔巴鄂对宗教的亵渎：“虔诚而聪明的智利人，对这部作品中存在严重的反宗教和反社会错误而感到愤怒。我们确信，这些愤怒会使作者本人感到羞愧，而少数被蒙蔽的支持者，也会逐渐回过神来，抛去唾弃的眼神。”^[2]同年9月，何塞·维克托里诺·拉斯塔里亚（José Victorino Lastarria）在智利大学发表《西班牙征服和西班牙殖民制度对智利社会影响的研究》（*Investigaciones sobre la influencia social de la conquista i el sistema de los españoles en Chile*），他认为，殖民制度和罗马天主教信仰对智利人的性格和智利的风俗产生不利影响，这种不利影响源于教会：“诚然，天主教信仰并不会对一个民族的道德产生不利影响。但是，当天主教不再为人类权利提供保障，当教义不再是文明和自由的基础，反而成为维护专制统治的工具时，必然会对民族美德产生危害，这些正是在智利发生过的事情，并仍在延续。”^[3]毕尔巴鄂和拉斯塔里亚对罗马天主教的炮轰，掀起“文化运动”的序幕，揭开了知识分子对教会的抨击，此后在文化界不断涌现出反教会的斗争。

思想文化的进步推动政治上的进一步变革。在政教关系层面，世俗力量与教会力量发生争端，保守党政府与罗马天主教的矛盾公开化，“政教联盟”开始破裂。政党力量方面，保守党内部逐渐分裂，自由党稳步发展，最终还形成新的党派国家党和激进党。1861年国家党候选人何塞·华金·佩雷斯（José Joaquín Pérez）的上台，开启了自由共和国时期（1861-1891），政府由此开始着手修改宪法第五条。可以说，政教关系的破裂与政党力量的变化，促使智利政府尝试对罗马天主教的法律地位进行修改。

雷内·莱昂·埃查兹认为，教会和保守党政府之间的破裂，主要由三个事件直接引发：一是政府在国家研究所的人员任命上，尤其是校长的职位上，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逐渐取代宗教人士；二是蒙特政府反对耶稣会重返智利，而大主教拉斐尔·瓦尔迪维索极力推动；三是“圣器室保管员事件”引发宗教审判权与民事审判权的冲

^[1]Manuel Bilbao,“*Sociabilidad Chilena*”*Obras completas de Francisco Bilbao*,Buenos Aires: Impr.de Buenos Aires,1866,p.5.

^[2]La Revista de Católica,Nos. 31,1 de Julio 1844.p.261.

^[3] José Victorino Lastarria,*Investigaciones sobre la influencia social de la conquista i el sistema de los españoles en Chile*,Santiago:Imprenta del Siglo, 1844,p.113.

突。^[1]我认为影响因素最大的是“圣器室保管员事件”导致瓦尔迪维索大主教与政府的冲突。

圣器室保管员事件（Caso del Sacristán）始于1856年1月，圣地亚哥大教堂的圣器室保管员佩德罗·桑特利切斯（Pedro Santelices），他邀请一些密友在圣器收藏室喝圣餐酒，而后被指责用石头砸碎了圣器收藏室的天窗，遭到教会的谴责。桑特利切斯辱骂了大教堂的弗朗西斯科·马丁内斯·加菲亚斯（Francisco Martínez Garfias）神父，神父立即解雇了桑特利切斯。桑特利切斯不满被解雇，希望寻求教区法庭的支持以扭转这种局面，从而上诉教区法庭。在教区法庭中，胡安·弗朗西斯科·梅内塞斯（Juan Francisco Menezes）和帕斯夸尔·索利（Pasquale Soli）两位教士否定了神父的做法，教区法院作出了对佩德罗·桑特利切斯有利的裁决，恢复了桑特利切斯职务。于是，马丁内斯·加菲亚斯神父向拉塞雷纳的高级教会法院提出上诉，拉塞雷拉高级教会法院坚持解雇桑特利切斯，还暂停了弗朗西斯科·梅内塞斯和帕斯夸尔·索利行使教士的职责，剥夺他们听取忏悔、做弥撒和传教的权利。梅内塞斯和帕斯夸尔·索利教士在议员的帮助下，向世俗的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这一行为遭到圣地亚哥大主教拉斐尔·瓦伦丁·巴尔迪维索（Rafael Valentín Valdivieso）的严正反对。4月21日，梅内塞斯和帕斯夸尔·索利教士正式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并提出了一项名为“强制上诉”（recurso de fuerza）的令状，此令状来自中世纪西班牙的法律，交由最高法院裁决。^[2]8月底，最高法院裁定恢复佩德罗·桑特利切斯的职位。该裁决并未得到大主教巴尔迪维索的认可，对他而言，罗马天主教拥有宗教裁判特权，最高法院的裁决意味着民事权力对教会事务的干涉。9月16日，大主教瓦尔迪维索发布了“未批准”（no ha lugar）的命令，表明出他对最高法院的蔑视。10月18日，最高法院给予大主教三天时间服从其裁决，并威胁称若不服从判定，将予以解除职务和驱逐的处罚。

大主教和政府的对抗，是教会权力与世俗权力的首次正面冲突，一时间吸引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教会方面，依仗虔诚的信徒，罗马天主教发动反抗政府的游行示威，大量信徒团结在大主教身边，甚至有许多女教徒身着丧服，以示抗议。其中有

^[1] René León Echaiz, *Evolución Histórica de los Partidos Políticos Chilenos*, Buenos Aires: Editorial Francisco de Aguirre, 1971, pp. 29-30.

^[2] “强制上诉”（recurso de fuerza）是一种程序性的诉求，与教会保教权有关，包括神职人员有权向世俗法院上诉，对教会法院的决定提出申诉，如果世俗法院没有审理案件的管辖权，不遵守程序规则和以适当的理由拒绝上诉，或给予与之相应的不同效果，从而结束普通法院审理案件的效力。

一名女教徒向瓦尔迪维索上奉了她所有的财产，祈求大主教能带她一起流亡。^[1]另外一位女教徒则告诉曼努埃尔·蒙特总统：“如果你放逐大主教，我们将紧紧抓住他马车的车轮，这样他只能踏着我们的尸体离开。”^[2]

教会与政府的争端引发了更深层次的政治危机，此时自由党意欲趁机发动政变，推翻保守党的统治。瓦尔迪维索大主教的侄子，自由党人费德里科·埃拉苏里斯(Federico Errázuriz)从科尔查瓜的庄园赶往圣地亚哥，并在大主教官邸中，利用公众对大主教的同情，开始策划一场政变。^[3]此时，蒙特总统面临着两难境地。一方面，他不能反对最高法院的裁决，同时，他理解僵持下的情况将对自由党有利，因为他们正在寻找反抗政府的借口。权衡之下，蒙特总统展开了和大主教之间的斡旋，总统的斡旋代表是内政部长安东尼奥·巴拉斯(Antonio Varas)，巴拉斯会见了佩德罗·桑特利切斯，说服桑特利切斯服从教会法庭的判决，离开教会；此外，司法和公共教育崇拜部长弗朗西斯科·哈维尔·奥瓦莱·贝萨尼利亚(Francisco Javier Ovalle Bezanilla)撤销了对大主教裁决的文件。^[4]经过协商，10月23日，佩德罗·桑特利切斯服从教区法庭的审判，离开教会，瓦尔迪维索也恢复了弗朗西斯科·梅内塞斯和帕斯夸尔·索利的教士权力，^[5]“圣器室保管员事件”最终以双方的妥协告终。对此，教会以胜利者的姿态倍感振奋，在10月23日《天主教评论杂志》的《教会案的终结》报道中写道：“近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将成为智利历史上最美丽的一个篇章，宗教热情主导着社会，圣地亚哥民众对大主教的支持……无数圣地亚哥的信徒涌向大主教，向他表示诚挚的敬意和坚定的支持。整整一天，人们簇拥在大主教的官邸，他们对宗教事业充满着热情。”^[6]“圣器室保管员事件”标志着教权主义与国家权力争端的激化，教会感受到国家权力对教会权威和权力的威胁。^[7]

与此同时，在1851—1861年，蒙特政府通过废除部分教会特权，打击了教会

[1] Vergara Antúnez, *Vida i obras del ilustrísimo i reverendísimo señor doctor don Rafael Valentín Valdivieso: segundo arzobispo de Santiago de Chile memoria histórica escrita*, Santiago: Imprenta Nacional, 1886, p.108.

[2] Carlos Silva Cotapos, *Historia Eclesiástica de Chile*, Santiago: Imprenta San José, 1925, p.278.

[3] Simon Collier, William F. Sater, *A History of Chile, 1808–2002,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111.

[4] Manuel Montt, *Cuadro histórico de la administración Montt, escrito segun sus propios documentos*, Santiago: Imprenta y Librería del Mercurio de Santos Tornero, 1861, p.532.

[5] Vergara Antúnez, *Vida i obras del ilustrísimo i reverendísimo señor doctor don Rafael Valentín Valdivieso: segundo arzobispo de Santiago de Chile memoria histórica escrita*, Santiago: Imprenta Nacional, 1886, p.271.

[6] *la Revista de Católica*, Nos.470, 27 de Octubre 1856. pp.681-682.

[7] J. Samuel Valenzuela, Erika Maza Valenzuela, *The Politics of Religion in a Catholic Country: Republican Democracy, Social Cristianismo, and the Conservative Party in Chile, 1850-1925*, London: Institute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2000, p.198.

世俗权力的干预。在国家财政方面，政府取消教会的什一税，为了促进农村田产的再分割，防止教会垄断土地，国家允许土地的流转，免纳阿尔卡巴拉（alcabala）的征收^[1]。^[2]这一举措让教会损失一大笔经济收入，遭到教会的强烈抨击。内政部长巴拉斯更是公开宣称：“现在，我将致力于让教士们保持沉默，否则这些‘乌鸦’会把我们的眼睛挖出来。”^[3]在议会中，巴拉斯阻止了授权耶稣会返回智利的提案，民法的颁布和政府对于瓦尔帕莱索新教教堂的包庇，也引起了教会的抱怨和抗议，他们认为《民法法典》中的一些规定不符合教规，也批判政府容忍瓦尔帕莱索新教的行为不符合宪法。^[4]1863年12月8日，位于圣地亚哥中心的孔帕尼亚教堂发生火灾，造成了两千多人的死亡。这一事件也引起了社会对神职人员和宗教狂热主义的猛烈抨击。^[5]

面对政府采取的打压措施，教会也采取一些行动措施维护教会的权益。罗马天主教会继续在《天主教评论杂志》给予舆论压力，反对智利政府的各种“不虔诚的行径”，呼吁教徒团结起来，在瓦尔迪维索大主教的带领下重铸往日的信仰。在与保守党政府的关系方面，教会改变之前对保守党政府的支持态度，在宗教活动中抨击保守党政府，神职人员不惜散发传单攻击蒙特政府，将他们描述为无神论者和异教徒。在地方选举与议会选举中，教会甚至号召教徒转变以往的立场，在投票中不予以保守党支持，转而投票给自由党，以此显示出教会的反制措施。总而言之，经过“圣器室保管员事件”和大主教与政府的冲突后，政教关系并非开始般坚固，出现了不和谐的杂音。

不仅政教关系方面发生了变化，政党力量与政党格局也有了不同的形势。首先，保守党内部趋于分裂。

早在1835年，保守党内部就存在不和的声音。1835年，迭戈·何塞·贝纳文特（Diego José Benavente）和曼努埃尔·伦吉福（Manuel Renjifo）等部分保守党成员在社会中发起了一场运动，主张减少国家统治中的专制和集权主义色彩，遭到传

^[1] 阿尔卡巴拉是一种源自中世纪的地方销售税，到十四世纪时西班牙已确立了这种税，后来应用到殖民地。即所以动产或不动产的出售与转让，均征收2%-6%的税。

^[2] Luis Galdames, *La evolución constitucional de Chile, TOMO I, 1810- 1925*, Santiago: Imprenta Balcells & Company, 1925, p.550.

^[3] Manuel Montt, *Cuadro histórico de la administración Montt, escrito según sus propios documentos*, Santiago: Imprenta y Librería del Mercurio de Santos Tornero, 1861, p.530.

^[4] Arturo Matte Larraín, *La Alianza Liberal de 1875*, Santiago: Imprenta Universitaria, 1916, p.13.

^[5] Gonzalo Izquierdo, *Historia de Chile. Tomo II*. Santiago: Editorial Andrés Bello, 1990, p.249.

统保守党的抨击。^[1]因为这一部分保守党的主要思想阵地是《人民报》(El Philopolita)上,所以被称为人民党。人民党和传统保守党在社会治理方面存在分歧。首先,在对待教会的态度上,人民党的立场更趋向于自由党,主张削弱教会的强大力量,强调世俗力量对教会团体力量的控制,而传统保守党则捍卫教会的权威,维护罗马天主教的国教地位。1835年2月20日,康塞普西翁发生了8.5级大地震,地震摧毁大量的市镇,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对于发生地震的缘由,教会和以往一样,宣称这次的地震是“上帝对异教徒的惩罚”,不允许有其他的解释。保守党内部就这一言论持有不同看法,以内政部长华金·托科纳尔(Joaquín Tocornal)的传统保守党表示赞同,支持教会进一步强化社会管理,而迭戈·何塞·贝纳文特和曼努埃尔·伦吉福则反对这一言论,谴责教会蛊惑人心。其次,随着普列托总统的任期结束,1836年总统选举的临近,关于保守党的总统候选人,保守党内有不同意见。传统保守党主张谋求普列托的连任,继续加强统治,而人民党则希望推选曼努埃尔·伦吉福为候选人。面对日益激烈的争论,波塔莱斯复出政坛,并取缔了人民党,保障了普列托的候选人地位,后者成功连任,但保守党的内部分子进一步扩大。

人民党被取缔后,保守党内部逐渐分化为传统保守党和温和保守党,1853年,当议会中讨论是否允许耶稣会重返智利时,传统保守党和温和保守党也出现了不同的观点。传统保守党主张支持耶稣会的回归,加强教会与政府的合作,而温和保守党则反对这种做法,担心教会力量会过于膨胀,影响国家安定。再加上1856年“圣器室保管员事件”的爆发,保守党内部对处理这一事件看法不一,最终导致保守党正式分裂为两个阵营。一方面,曼努埃尔·蒙特总统和内政部长安东尼奥·巴拉斯组成了蒙特-巴拉斯党(Montt-Varistas),主张教会服从国家的管理,削弱罗马天主教的特权。另一方面,教会的捍卫者和传统保守党成立了教权绝对权力主义保守党(ultramontanism),主要由亲教会的保守党成员组成,他们反对国家对教会事务的干预,保守党正式分化。

同时,自由党内部也有着明显的变化。对自由党来说,他们渴望建立一个新的秩序,在不同于保守党的新秩序下,自由主义思想激发社会的变革,从而最终实现自由党的上台。^[2]自1831年被赶出政治舞台中心后,自由党一直受到保守党的打压。

^[1] Alberto Edwards, *Bosquejo histórico de los partidos políticos chilenos*, Santiago:Guillermo Miranda, 1903.p.33.

^[2] Ana María Stüven,“Una aproximación a la cultura política de la elite chilena: Concepto y valoración del orden social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由党逐渐发展壮大起来，并采取行动想要在政治舞台上获得更高的地位。

1846年9月18日，曼努埃尔·布尔内斯总统任命曼努埃尔·卡米洛·维亚尔（Manuel Camilo Vial）为内政部长，意图达到控制议会的局面。^[1]而卡米洛·维亚尔部长是一位具有温和自由主义倾向的保守党人，曾和曼努埃尔·伦吉福一样属于人民党，这或多或少为自由党进入议会产生有利因素。^[2]在1849年议会选举中，自由党在议会中获得了相当多的议会席位，保守党的“一言堂”局面被打破。

“1842一代”的壮大和“文化运动”的开展，传播了自由主义思想，吸引和凝聚了一大批自由主义者，在社会思潮中不断宣扬反教权主义，推动自由思潮的发展，壮大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力量，为自由党的崛起奠定了人才储备基础。同样，在1849年10月，自由党人费德里科·埃拉苏里斯和多明戈·圣玛丽亚成立了改革俱乐部（Club de reforma），提倡进行社会改革，以推动政治的发展，这在推动宪法改革方面起了催化剂的作用。1850年4月14日，圣地亚哥·阿科斯（Santiago Arcos）和弗朗西斯科·毕尔巴鄂一同成立了平等协会（la Sociedad de la Igualdad），宣扬废除教会特权，捍卫公民的自由平等，并创办《人民之友》（El Amigo del Pueblo）报纸宣传其政治主张。这些改革力量的出现，都助推自由主义的发展，为自由党的壮大奠定基础，并为19世纪60年代自由党的上台迎来希望的曙光。

1857年，部分自由党和保守党中的蒙特-巴拉斯党联合，成立了自由保守联盟，又称国家党（Nacionales），该党汇集了保守党中曼努埃尔·蒙特和安东尼奥·巴拉斯的支持者。他们既反对教权主义，又不支持政教分离，出于政治目的的考量，他们选择与自由党联合。1857年可以被视为智利历史的重要节点之一，它标志着多党制的起源，智利政治从早期的自由保守两党对立转变为多党并存，多党制是智利政治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到1860年，智利政治中存在着四个主要政党：一为保守党（conservadores），主要是传统的保守党成员，坚持威权统治，捍卫教会的特权。二为国家党（Nacionales），由保守党中分裂出来的蒙特-巴拉斯党和部分自由党组建而成，正式创立于1857年，主张有限度的改革。三为自由党（Liberales），由传统

(1830-1860),”*Estudios Públicos*,No 66, 1997.283.

^[1] René León Echaiz, *Evolución Histórica de los Partidos Políticos Chilenos*,Buenos Aires:Editorial Francisco de Aguirre, 1971,p.24.

^[2] Alberto Edwards, *Bosquejo histórico de los partidos políticos chilenos*,Santiago:Guillermo Miranda, 1903.p.38.

的自由党演变而来，主张改革宪法，削弱总统的权力，并减弱教会的影响力。四为激进党（Radicales），创始人是曼努埃尔·安东尼奥·马塔（Manuel Antonio Mata）和佩德罗·莱昂·加洛（Pedro Leon Gallo），也从自由党中分裂而来，它不仅仅是一个政党，更是一种追求社会政治结构改革、社会世俗化的思想潮流。^[1]

在四个政党中，有两派明确反对教会势力，一派是自由党，另一派是激进党，虽然它们都致力于推动宪法改革以打击教会的气焰，但在改革的程度上有所不同。激进党倾向于彻底的政教分离，完全铲除教会的特权，提倡宗教信仰自由；自由党则主张限制教会的权力，由政府对宗教进行管理，并允许其他宗教的存在，很多自由主义者后来都成为了激进党成员。两派在 19 世纪 60 年代后的议会中力推改革宪法第五条，成为天主教会的眼中钉。

综上所述，随着政教关系的破裂，自由党的壮大和保守党的相对削弱，智利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有一个明显的倾向，就是反对教权主义。在上述因素的影响之下，在社会与议会中，出现反教会浪潮，宪法第五条迎来第一次修改讨论。

第二节 宪法第五条解释法的颁布与宗教宽容的保障

智利独立初期，忌惮于罗马天主教在社会生活中的强大影响力，智利政府采取与教会“结盟”的方式，在宪法第五条规定罗马天主教是国教，禁止其他宗教的传播。教会在获得保护的同时，也给保守党统治正名，参与到国家的重要活动中。早期的政教关系对双方都产生有利的影响，政权和教权处于相对均衡的局面，二者虽然存在嫌隙，但不危及双方的“同盟”关系。但是随着政权的稳固发展，世俗权力的强化，智利政府不断干预宗教事务，国家政权与教会团体发生冲突，“圣器室保管员事件”就是明显的案例，它的爆发使政教关系初现裂痕，反教权主义逐渐高涨；与此同时，在政治局势中，自由党再次走进政权中心，蒙特-巴拉斯党分离出保守党，并与部分自由党形成国家党，保守党实力相对下降。在社会思潮中，不断涌现出对教会的批判言论，政教分离倾向和宗教信仰自由主义对教会的冲击愈演愈烈。

^[1] Historia en perspectiva: Mundo, América y Chile, El orden político liberal en la segunda mitad del siglo XIX. http://colegiosantabarbara.cl/wp-content/uploads/2020/06/Guia-de-materia.Rep_liberal.Electivo-Historia-IV%C2%B0.pdf, 2021/08/06, p.1.

最终，在社会号召、自由党等力量的努力下，在 1865 年形成一波小高潮，推动宪法第五条的解释法出台。该解释法的出台，动摇了罗马天主教的国教地位，首次在法律层面允许其他宗教信仰的存在，教会力量遭到严厉冲击，也预示着罗马天主教会法律地位下降的肇始。

1850 年，何塞·维克托里诺·拉斯塔里亚和费德里科·埃拉苏里斯共同撰写了《改革的基础》（*Bases de la Reform*）一书，率先提出修改宪法的必要性。伊万·雅克西和索尔·塞拉诺评价《改革的基础》“为 19 世纪后半期智利社会改革的方向做出了初步的描绘，也是到 19 世纪 50 年代为止，自由主义者提出的最详尽、最连贯的计划。”^[1]文本中首先列举了自 1833 年以来，在保守党政府统治下，智利在经济、政治、社会民生等方面所取得的各项成就，以及社会中所存在的不足。接着文中提出了改革宪法的必要性，指出：“1833 年宪法已经初步完成了它的使命，但也要看到，这部宪法存在着一些缺陷，需要对它进行修改。”^[2]拉斯塔里亚和埃拉苏里斯认为：“国家渴望新的秩序，需要一个强大的力量来建立新社会秩序。如果继续维持几十年前创建的政治形态，就相当于混淆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否认智利正处于要求更多正义和自由的社会现状。若不正确处理，甚至会发生革命。而改革是防止革命发生的唯一途径，并且，只要在 1833 年宪法的基础上稍加调整，便能防止革命的发生”。^[3]《改革的基础》的核心是提出了宪法中需要改革的多项内容，包含政治原则、选举制度、议会代表、行政部门权力、国务委员会权力、司法机构、市政权力、法律平等、个人自由权力、发展工业等，几乎涵盖社会的各个方面。在个人自由权力改革的第三条中，明确地提出“宗教信仰的自由，不受任何人的阻挠”。^[4]这是针对宪法第五条内容而言的，展示出维克托里诺·拉斯塔里亚和费德里科·埃拉苏里斯对罗马天主教宗教排他性的不满，要求对宪法第五条进行修改。

《改革的基础》在社会当中激起不小的风波，自由主义者更是极力宣传，其中提出的宪法改革内容，为自由党和激进党在议会中推动社会变革指明了方向。1858

^[1] Iván Jaksic y Sol Serrano, “El gobierno y las libertades: La ruta del liberalismo chileno en el siglo XIX”, *Estudios Públicos*, núm. 118 (otoño 2010), p. 77.

^[2] Jose Victorino Lastarria y Federico Errazuriz, *Las bases de la reforma*, Santiago: Imprenta del Progreso, plaza de la Independencia No. 32 (1850), p. 8.

^[3] Jose Victorino Lastarria y Federico Errazuriz, *Las bases de la reforma*, Santiago: Imprenta del Progreso, plaza de la Independencia No. 32 (1850), p. 9.

^[4] “La libertad de profesar una creencia religiosa. sin que nadie pueda estorbarlo” Jose Victorino Lastarria y Federico Errazuriz, *Las bases de la reforma*, Santiago: Imprenta del Progreso, plaza de la Independencia No. 32 (1850), p. 24.

年1月中旬，针对宪法第五条等改革问题，自由党和保守党主要领导人在圣地亚哥郊外的拉蒙苏贝尔卡索会面，展开相关讨论。保守党代表团包括华金·托科纳尔、拉斐尔·拉腊因(Rafael Larrain)和弗朗西斯科·伊格纳西奥·奥萨(Francisco Ignacio Ossa)。自由党的代表有多明戈·圣马利亚(Domingo Santa María)、费德里科·埃拉苏里斯和安赫尔·库斯托迪奥·加洛(Angel Custodio Gallo)。当托科纳尔询问自由党对当前局势的看法时，圣马利亚告诉他，他们的根本目标仍然是对宪法进行修改。托科纳尔表示愿意接受这一点，并说道：随着公民接受越来越多的教育，社会也不断向前进步，同意将诸如宪法第五条和宗教信仰自由之类的棘手问题提交到未来的议会中，对1833年宪法改革的可行性进行讨论。^[1]

虽然政界和坊间关于修改宪法第五条的要求逐渐明晰，并不断提出修改方案，但在19世纪60年代初期，政党内部的分化和政党制度的演变，加之保守党仍主政国家，使得自由党和激进党暂无实力推动宪法第五条的修改变革，他们只能为此积蓄力量。再加上圣地亚哥大主教瓦尔迪维索利用虔诚的教徒、《天主教评论杂志》等喉舌，死守罗马天主教的国教地位，不容许任何“侵犯”。所以直到1865年，关于宪法第五条改革的方案才提交议会。

1861年总统选举中，自由党和保守党的政党联盟——国家党候选人何塞·华金·佩雷斯赢得总统选举，自由党自1831年内战失败后，终于再次进入政治舞台的中心，智利自此开启了自由共和国时期(1861-1891)。佩雷斯政府时期，是传统的保守共和国向自由共和国的过渡时期，在这十年中，自由力量进一步扩大影响力，并设法谋求执政地位的连续，1861-1871年间，智利在各个领域的改革取得了重要进展，其中包括在宗教事务方面取得的成就，在1865年颁布了宪法第五条的解释法。

1864年6月，参议院自由党议员佩德罗·费利克斯·维库尼亚(Pedro Félix Vicuña)提出了一项动议，建议任命一个专门的委员会，审查1833年宪法，以便于开展宪法的修改工作。另一位议员梅尔乔·孔查·托罗(Melchor Concha Toro)直接提出他认为36条应该修改的条款。^[2]这两项提案最终都审批通过，宪法改革议题开始在议会受到重视。参议院中提出的关于宪法改革的提案都提交给了众议院宪法

^[1] Simon Collier, *Chile: The Making of a Republic, 1830-1865*,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211.

^[2] Diarios de Sesiones del Congreso Nacional, Sesión 1, En 7 de Junio 1864.

委员会，^[1]委员会于1864年7月28日作出答复，认为提案中要求的宪法改革是必要的，而且被提出的36条款大部分条款存在缺陷。^[2]此外，众议院宪法委员会还指出，在宪法生效的三十一年里，宪法因总统实行国家紧急状况而被暂停的时间，比它生效的时间还要长。^[3]

1865年6月，参议院复会后，关于宪法第五条的修改成为主要的辩论主题。参议院关于该主题的讨论有三种立场。首先是极端的改革派，主要的成员是激进党代表，主张废除第五条，教会与国家关系的彻底分离，确立宗教信仰自由原则；针锋相对的是保守力量，主要由保守党组成，反对修改宪法第五条，坚决捍卫罗马天主教的国教地位。相对温和的则是国家党和自由党，提倡不废除宪法第五条，但同时第五条进行适当的修改，并保障其他宗教信仰的权益。^[4]

6月12日，激进党议员曼努埃尔·安东尼奥·马塔（Manuel Antonio Matta）在参议院中呼吁实行政教分离，废除政府对罗马天主教的保教权。司法和公共教育崇拜部部长费德里科·埃拉苏里斯（Federico Errázuriz）提出反对，坚持罗马天主教作为国家宗教的地位，而且这种统一性是社会秩序的保证。但埃拉苏里斯也为信仰自由提出辩护，认为非罗马天主教公民或外国人不能因其宗教信仰而受到迫害。^[5]

6月16日，支持与反对宪法第五条修改的双方在议会再次展开讨论。梅尔乔·孔查·托罗议员（Melchor Concha Toro）提出一项方案，不是以废除宪法条文的形式，而是通过颁布一条解释性法律，澄清在进行宗教活动时，界定公共区域和私人区域，允许非罗马天主教在私人场所进行宗教活动，但这一方案遭到了保守党议员的驳斥。埃斯佩霍议员为宗教信仰自由做辩解时，认为这是实现社会自由的需要，是“我们的民主和共和组织形式所应有的权利，它应将我们的个性上升到个人权利。”^[6]尽管激进党为废除宪法第五条竭力动员，还团结了部分自由党议员代表，但执政党和国家党和保守党都反对废除该条款，所以在8月，就是否废除宪法第五条进行表决时，

^[1] 该委员会成员包括何塞·维克托里诺·拉斯塔里亚（José Victorino Lastarria）、何塞·桑托斯·利拉（José Santos Lila）、费德里科·埃拉苏里斯·萨尼亚图（Federico Erasuris Saniatu）和弗朗西斯科·巴尔加斯·丰特西利亚（Francisco Vargas Fontecilla）。

^[2] Diarios de Diputados del Congreso Nacional, Sesión 10, En 28 de Julio 1864.

^[3] Alfredo Meynet González, *Estudio histórico de las Reformas Constitucionales de la Administración Errázuriz Zañartu: (1871-1876)*, Santiago: Imprenta San Francisco, 1946, p.40.

^[4] Diarios de Sesiones del Congreso Nacional, Sesión 1, En 3 de Junio 1865.

^[5] Diarios de Diputados del Congreso Nacional, Sesión 2, En 12 de Junio 1865.

^[6] Diarios de Diputados del Congreso Nacional, Sesión 3, En 16 de Junio 1865.

以 34 票对 10 票的巨大优势被否决。^[1]但面对社会的反教权主义呼声，自由党和国家党与激进党和保守党进行商讨，决定对宪法第五条进行修改。7 月 27 日，议会采取孔查·托罗议员的建议，讨论并表决通过了 1865 年宪法第五条解释法，以应对智利社会中宗教宽容的不断高涨。解释法规定：一、凡非罗马天主教的宗教信仰者，他们可以在私人领域的教堂或建筑内进行宗教活动；二、允许非罗马天主教信仰者建立和发展私立学校，以教授其子女宗教教义。^[2]

宪法第五条解释法的颁布，毫不意外地遭受到罗马天主教会的指责和谩骂。瓦尔迪维索大主教声称智利人的宗教信仰已经被玷污，呼吁虔诚的天主教徒为了上帝而开展斗争，他还故技重施的威胁要将把投赞成票的议员逐出天主教会。1865 年 7 月 13 日《圣地亚哥女士们的回声》(El eco de las señoras de Santiago) 创办发行，它的建立是为了支持教会在宗教问题上的立场。^[3]它在首刊《致我们的同胞》中表明：“我们将捍卫受到威胁的教会、被侵犯的宗教权利、被玷污的祖国宗教仪式。”^[4]体现出维护教会权威的立场。7 月 27 日，宪法第五条的解释法通过当天，《圣地亚哥女士们的回声》在当日的《容忍与不容忍》中批判该解释法的通过：“最近，我们耳边一直响起议会关于宗教宽容的讨论，在我看来，说出这些话的大多数人，存在着思想混乱的问题，这主要归因于社会的普遍无知和个人的精神混乱，”它甚至号召天主教徒对其他的宗教徒进行“劝导”：“至于宗教宽容方面，我们应该容忍犹太人、外国人、异教徒堕落的灵魂和行为吗？不！相反，我们应该教导这些无知的人，给予他们帮助，纠正他们的错误，让他们在上帝的关怀下步入正轨。”^[5]保守党的激进分子罗伯托·佩拉加洛·西尔瓦 (Roberto Peragallo Silva) 坚决反对政教分离，因为他认为如果这样做的话，无神论的发展将势不可挡，这可能破坏社会的秩序。在评价议会通过宪法第五条解释法时，佩拉加洛谴责教权主义议员没有阻止修正案的

^[1] Alfredo Meynet González, *Estudio histórico de las Reformas Constitucionales de la Administración Errázuriz Zañartu : (1871-1876)*, Santiago: Imprenta San Francisco, 1946, p.23.

^[2] Ley S/N Lei Interpretativa Del Artículo 5.º De La Constitución, Ministerio De Justicia, Culto E Instrucción Pública, Santiago, En 27 de Julio de 1865. Ar.1. Se declara que por el artículo 5 de la Constitución se permite los que no profesan la religión católica, apostólica, romana, el culto que practiquen dentro del recinto de edificios de propiedad particular. Art.2. Es permitido a los disidentes fundar i sostener escuelas privadas para la enseñanza de sus propios hijos en la doctrina de sus religiones

^[3] J. Samuel Valenzuela, *The Origin and Transformations of the Chilean Party System*, Notre Dame, Ind. : The Helen Kellogg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1995, p.38.

^[4] El eco de las señoras de Santiago. Año 1, número 1, 13 de Julio 1865, p. 1.

^[5] El eco de las señoras de Santiago. Año 1, número 3, 27 de Julio 1865, pp.1-2.

通过。^[1]

解释法的颁布已成定局，受到教会施压的保守党企图在解释法的法律地位与修改程序上另做文章，以图后续工作中再做调整。保守党议员豪尔赫·胡尼乌斯（Jorge Hunneus）提出，解释性法律不同于宪法正式条款，可以通过普通法的修改程序进行修改或废止。而埃拉苏里斯和大部分政府成员认为，解释性法律已被纳入宪法本身，只能按照宪法规定的修改程序予以修改或废除。^[2]这一观点得到议会大多数成员的认可，所以即使保守党想要另寻他径的修改解释法，最终也是无功而返。

而支持颁布宪法第五条解释法的群体，包含自由党、激进党和新教团体等力量，他们认为这是宗教宽容的胜利。宪法第五条解释法的出台，是智利1833年宪法颁布以来，首次对其进行修改。它符合社会发展中宗教宽容的趋势，满足了非罗马天主教传播的要求，也是对要求废除和保留宪法第五条两方势力的折中调和。这项解释性法律在智利初步确立了宗教宽容的原则。

1865年通过的宪法第五条解释法，是在自由主义与反教权主义的影响下，自由党联合国家党在议会中，对宪法第五条进行必要修正而颁布的解释性法律。该解释法是自由力量力图推进宪法改革的成果之一，它在众多宪法改革成果中并不突出，但在推动宗教信仰自由方面迈出了第一步，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宗教宽容。1865年解释法寻求一种折中的解决方案，在既维持罗马天主教仍然作为官方宗教的同时，又允许其他宗教信徒进行宗教活动，尽管是在私人领域内。^[3]这种避免极端化的协商模式，使得智利在宪法改革中不断取得进步的成果，推动社会变革的同时，社会中并未发生较大的暴力冲突事件。

学者乌戈·托尔托拉·阿拉维纳（Hugo Tórtora Aravena）认为，法治国家的制度秩序最宝贵的基础之一，在于其法律结构建立在坚实的支柱上，又能灵活地使国家应对不断变化的社会发展，以及所可能产生的多种问题。^[4]智利政府在面对宪法第五条逐渐失去适用性，需要进行修改背景下颁布宪法第五条解释法，符合智利国

^[1] Roberto Peragallo, *Iglesia y Estado*. Santiago: Imprenta Cervantes. 1923. p.85, 转引自 Zvonimir Martinic Drpic, “Las manifestaciones de la pugna Iglesia-Estado en Chile respecto de la sucesión arzobispal de Santiago, 1878-1886,” Ph.D., Santiago: Universidad de Chile, 2012. p.68.

^[2] Jorge Enrique Precht Pizarro, “Libertad Religiosa, Laicidad y Laicismo En Chile Bajo Régimen De patronato(1810-1925),” *Derecho Público Iberoamericano*, Núm.5, (Octubre 2014), p.31.

^[3] Eduardo Andrades Rivas, “Acerca de la estabilidad Constitucional y las reformas a la Constitución en Chile,” *Revista de Derecho Público*, Núm.59(2016), p.169.

^[4] Hugo Tórtora Aravena, “Bases constitucionales de la libertad de conciencia y culto en Chile,” *Revista de Derechos Fundamentales*, Núm.7 (2012), p.105.

家新局面的发展需要。从长远来看，1865年颁布的第五条解释法是智利国家世俗化迈出的第一步。1818-1865年期间，罗马天主教将其历史身份强加给每个智利公民，宪法规定国教是罗马天主教，并禁止信仰任何其他宗教。^[1]从1865年后，公民身份中的天主教因素开始减少，教会在国家中的稳固地位开始松动。议会中关于宪法第五条解释法的辩论，可以看作是更广泛的政教分离和信仰自由讨论的预演。

但应该指出的是，围绕1865年解释法的内容来看，它还未达到政教分离和宗教信仰自由的程度，而是在社会中就如何确保宗教信仰的多元化做出了规范，只允许私人领域范围内的宗教宽容。索尔·塞拉诺（Sol Serrano）提出：“宪法第五条解释法很容易被错误地理解为宗教信仰自由的成果，而实际上，它规定的是对罗马天主教之外的其他信仰的宗教宽容。”^[2]尽管如此，在智利，罗马天主教和国家关系的离散是不言而喻的，反教权主义的高涨也是显而易见的，后续政府废除教会特权的决心和试图废除宪法第五条的努力，都表明了世俗化的大势所趋。

小结

1833-1865年，随着自由主义经济的发展、反教权主义思想的萌发，社会中部分知识分子与政客逐渐发出不一样的声音，要求修改甚至废除罗马天主教的国教地位，对宪法第五条进行修改。

“文化运动”的开展率先对教会发难，在舆论界对罗马天主教发起攻击，批判其落后性。进而在政教关系方面，政教矛盾开始凸显，政府对教会的态度悄然发生变化，教会也对政府干涉教会事宜表达不满，这些事情主要集中于“圣器室保管员事件”、大主教与政府争端等。与此同时，政党格局也有明显的变化。保守党内部存在多个派系，后逐渐分裂，自由党则在此期间不断壮大，意图再次进入政坛中心。

1865年，针对国家中越来越高涨的废除宪法第五条呼声，议会中也不断有议员提交要求废除罗马天主教国教地位的提案，议会因此展开讨论。就宪法第五条的存

^[1] Eric Eduardo Palma González, “Francisco Bilbao Barquín (1823-1865): promotor de una cultura constitucional democrática e igualitaria,” *Historia Constitucional*, núm.22(2021),p.650.

^[2] Sol Serrano,“La definición de lo público en un estado católico. El caso chileno, 1810-1885”,*Estudios Públicos*, núm.76(primavera 1999),p.228.

废，教会、党派等多方力量展开博弈，虽然在保守党和教会的努力下，保住了这一法律地位，但对宪法第五条进行修改已成定局，议会中通过宪法第五条的解释法，允许其他宗教信仰的存在，罗马天主教国教的法律地位松动。

第三章 宪法第五条的废除（1865-1925）

1865年，宪法第五条解释法的出台，确认了修改它的可行性。1867年，就宪法改革议题，议会中再次展开讨论，初步确定了宪法改革的内容。1870年，议会责成组建专门的委员会负责该项事宜。1884年7-10月，众议院和参议院就宪法第五条存废展开辩论，最终通过了废除宪法第五条的议案。据1833年宪法规定，修宪议案需提交下届议会审批才能正式修改宪法，但囿于保守党席位的增加、政局混乱引发的议院休会和教会力量的反对，该议案在下一届议会审批中未获通过，1884年废除宪法第五条的努力枉费。亚历山德里总统时期，再次提及修改宪法第五条的必要性，通过与罗马教廷、智利国内教会进行协商，最终在1925年，教会的国教地位才不再沿袭，新宪法的颁布废除了罗马天主教的国教地位，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宪法第五条的废除过程充满艰辛，末了以主张废除宪法第五条的势力胜利而告终。

第一节 宪法第五条的存废之争

1848年欧洲自由主义革命后，面对自由主义等思潮对教会的冲击，罗马教廷极力维护天主教的权威，抨击政教分离主张。鉴于意大利统一运动的兴起，教皇庇护九世竭力坚持自身的世俗君主权利，但仍然无法阻挡意大利的统一进程，对罗马教廷产生巨大冲击。1864年，教皇庇护九世颁布通谕《Con cuantos cuidados》，谴责自文艺复兴与法国大革命以来，欧洲社会中涌动的“错误舆论”。但世俗主义的兴起已然成为主要趋势。1869年，西班牙颁布新的宪法，1869年宪法第21条规定：国家保护天主教的宗教崇拜；所有居住在西班牙的外国人都可以公开或私下信仰任何宗教，除了道德和法律的普遍约束外，没有其他限制；任何西班牙人信仰天主教以外的宗教，前款的规定应适用于他们。^[1]实际上从宪法的个人权利角度允许宗教信仰自由，罗马教廷实力的挫伤和西班牙1869年宪法的颁布，都对智利议会废除1833

^[1] Artículo 21, Constitución de 1869 de España

La Nación se obliga a mantener el culto y los ministros de la religión católica.

El ejercicio público o privado de cualquier otro culto queda garantizado a todos los extranjeros residentes en España, sin más limitaciones que las reglas universales de la moral y del derecho.

Si algunos españoles profesaren otra religión que la católica, es aplicable a los mismos todo lo dispuesto en el párrafo anterior.

年宪法第五条之争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1867年8月14日,阿尔瓦罗·科瓦鲁维亚斯(Álvaro Covarrubias)和费德里科·埃拉苏里斯向参议院提交了一项提案,再次提议对1833年宪法的某些条款进行修改,^[1]该法案最终在参议院获得批准。8月20日,亚历杭德罗·雷耶斯(Alejandro Reyes)向众议院通报了参议院对该法案的通过情况,并请求众议院在遵守议事规则的前提下,无需过多的讨论就批准该法案。^[2]8月28日,佩雷斯总统发布法令,批准对1833年宪法进行修改。^[3]根据修宪程序,应由下一届议会,即1870年的议会来处理这些宪法修改问题。

1870年6月1日,佩雷斯总统在议会中发表讲话:“本届大会要履行的职责比以往要艰巨得多,除了日常会议外,你们还要完成一项崇高的任务,那就是完善1833年宪法。智利民族的进步使我们有必要修改宪法,我相信你们的爱国精神,你们会出色地完成这项任务。”^[4]6月3日,参议院议员埃拉苏里斯提交宪法改革的议案,认为参议院需要对1833年宪法的部分条款进行修改,在当年的会议上讨论和审议这些条款。为了促进工作的开展,他提出一份修改议案,希望可以作为讨论的基础,但他自己也说道,并不奢望所有建议都被采纳,只希望议员们充分讨论,哪怕有对立的意见。^[5]6月6日第一次会议上,参议院成立了专门委员会,负责宪法修改事宜。^[6]在第二次会议中,关于是否可以修改1867年时任总统佩雷斯授权之外的法律条文

^[1] 该草案建议,有必要修改1833年宪法中以下条款:第6条第3款、第7条、第10条第3款、第11条、第27条、第28条、第29条、第30条、第31条、第32条、第33条、第34条、第35条、第36条第6款、第57条、第58条、第61条、第62条、第82条第3款、第82条第6款、第92条、第93条、第94条、第95条、第96条、第97条、第98条、第101条、第102条、第104条第7款以及临时条款。Diarios de Sesiones del Congreso Nacional,Sesión 15,En 14 de Agosto 1867.

^[2] Diarios de Sesiones del Congreso Nacional,Sesión 17,En 20 de Agosto 1867.

^[3] 总统法令内容是:鉴于议会已就宪法修改达成共识,因此有必要对1833年宪法的第6条第3款、第7条、第10条第3款、第11条第5款、第12条第6款、第19条、第23条、第24条、第25条、第26条、第27条、第28条、第29条、第30条、第31条、第33条、第34条、第35条、第36条第6款、第57条、第58条、第61条、第62条、第82条第3款、第82条第6款、第92条、第93条、第94条、第95条、第96条、第97条、第98条、第101条、第102条、第104条第7款、第161条以及临时条款进行完善。在听取了议会委员们的意见后,我批准它,因此,让它作为共和国的法律颁布和生效。Ley S/N Constitucion De 1833.Ministerio Del Interior Y De Relaciones Exteriores,Santiago,28 de Agosto de 1867.

^[4] Diarios de Sesiones del Congreso Nacional,Sesión 1,En 1 de Junio 1870.

^[5] Diarios de Sesiones del Congreso Nacional,Sesión 1,En 3 de Junio 1870.

^[6] 委员会由内政部长米格尔·路易斯·阿穆纳特吉·阿尔杜纳特(Miguel Luis Amunátegui Aldunate)、费德里科·埃拉苏里斯·埃绍伦(Federico Errázuriz Echaurren)、马科斯·马图拉纳·德尔·坎波(Marcos Maturana del Campo)、曼努埃尔·安东尼奥·马塔(Manuel Antonio Matta)、米格尔·巴罗斯·莫兰(Miguel Barros Morán)、财政部长梅尔乔·孔查·托罗(Melchor Concha Toro)、胡安·迪奥斯·科雷亚·德萨(Juan de Dios Correa de Saa)、何塞·拉斐尔·拉林·莫索(José Rafael Larraín Moxó)、亚历杭德罗·雷耶斯(Alejandro Reyes)、弗朗西斯科·德·博尔哈索拉(Francisco de Borja Solar)、弗朗西斯科·巴尔加斯·丰特西拉(Francisco Vargas Fontecilla)、曼努埃尔·卡米洛·维亚尔(Manuel Camilo Vial)、何塞·安东尼奥·甘达里拉斯·卢科(José Antonio Gandarillas Luco)

时，^[1]尤洛吉奥·阿尔塔米拉诺议员（Eulogio Altamirano）认为，修宪应严格限制在总统法令许可的范围内，而奥斯瓦尔多·伦吉福·维亚尔议员（Osvaldo Rengifo Vial）则主张，负责修宪工作的委员会应该有一定的自主权，可以修改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任何条款。^[2]伦吉福·维亚尔议员的意见在参议院中获得多数的认可，最终委员会可以修改总统法令规定之外的宪法条款，从而使废除第五条成为可能。

与此同时，19世纪70-80年代，以埃拉苏里斯为首的总统逐步革除教会特权，将教会管理的范围压缩到宗教范畴内，禁止教会干涉民事领域，将教会的审判权和刑法特权、墓地特权、民事登记等特权逐一取缔。埃拉苏里斯总统时期内政部长尤洛吉奥·阿尔塔米拉诺认为：“我们发誓要尊重法律，因为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凌驾于国家之上，所以，在宗教法和民法发生冲突时，我们将坚定地维护民法，哪怕我们会受到被教会开除的威胁。”^[3]

首先被废除的是教会的审判权和刑法特权。1870年1月17日，佩雷斯总统任命专门的委员会，进行智利刑法典的起草事宜。^[4]1873年10月29日，埃拉苏里斯在代表政府向议会提交的刑法典草案所附信件中写道：“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我们有必要对刑法进行改革，所以我努力激起负责起草的委员会的热情，促进刑法典草案的完成。我很高兴将审批工作提交给你们，相信你们会给予最坚定地支持，使它很快成为共和国的法律。”^[5]《智利共和国刑法》最终在1874年11月12日正式颁布。第41条规定：当教会人员被处以取消神父资格和停职惩罚时，其影响不应扩大到教会所拥有的职务、权利和荣誉。接受处罚的教会人员在共和国内不被承认具有教会管辖权，除法院规定的酬金除外，他们也不得从国库中获得任何收入。这一规定不包括主教在行使其普通管辖权方面。^[6]这说明教会人员违反刑法时，应受到

组成。Diarios de Sesiones del Congreso Nacional, Sesión 2, En 6 de Junio 1870.

^[1] 1867年佩雷斯总统授权改革的法律条文中并未包含宪法第五条。

^[2] Diarios de Sesiones del Congreso Nacional, Sesión 2, En 6 de Junio 1870.

^[3] Agustín Edwards, *Cuatro Presidentes De Chile: 1841-1876*, Valparaíso: Imprenta Universo, 1932. p.254.

^[4] 该委员会由亚历杭德罗·雷耶斯（Alejandro Reyes）、欧罗吉奥·阿尔塔米拉诺（Eulogio Altamirano）、何塞·克莱门特·法布雷斯（José Clemente Fabres）、何塞·安东尼奥·甘达里拉斯（José Antonio Gandarillas）、何塞·文森特·阿巴洛斯（José Vicente Ábalos）、迭戈·阿姆斯特朗（Diego Amstrong）和曼努埃尔·伦吉弗（Manuel Rengifo）、阿道夫·伊巴涅斯（Adolfo Ibáñez）组成。

^[5] Mensaje Del Gobierno Acompañando El Presente Código Penal Al Congreso, Biblioteca del Congreso Nacional de Chile, <https://www.bcn.cl/leychile/navegar?idNorma=1080093>, 2021/10/12.

^[6] el Proyecto de Código Penal, Ministerio De Justicia; Culto e Instrucción Pública, Santiago, 12 de noviembre 1874, Art.41. Cuando las penas de inhabilitación y suspensión recaigan en persona eclesiástica, sus efectos no se extenderán a los cargos, derechos y honores que tenga por la Iglesia. A los eclesiásticos incurso en tales penas y por todo el tiempo de su duración, no se les reconocerá en la República la jurisdicción eclesiástica y la cura de almas, ni

民事机构的管辖。第 93-105 条中说明了免除刑事责任的情况，其中不包含教士犯罪免于刑事责任的例外。^[1]第 105 条规定：由刑事犯罪引起民事责任的诉讼时效由《民法》规定。^[2]这规定了刑法中不能处理的民事犯罪，由《民法》依法执行。这些条款废除了教士不受世俗法庭审判的特权，教会人员触犯刑法同样会受到惩戒。

1833 年宪法第 114 条中规定：（应颁布）一项特别法律，明确法庭的组织形式和权力，这些法庭是共和国迅速和完整地展开司法程序的必要条件。^[3]为了建立完备的司法体系，1875 年 10 月 15 日，《法院组织和权力法》颁布。该法是智利首部对智利法院的组织、运作和权力进行规范的法律。第 1 条中规定：民事和刑事案件的审判权力属于依法设立的法院，^[4]排除了其他机构的司法权利，直指教会特权。第 5 条规定：根据本法设立的法院，应负责审理在共和国境内所有法律案件，无论其性质或所涉人员的地位如何，但以下情况除外：.....。^[5]所包含的五种例外情况中，主要涉及军事犯罪的，不包括教会犯罪，实际上取消了教会的司法审判权。

《智利共和国刑法》和《法院组织和权力法》都明确地规定了刑事案件的管辖权和司法审判权的归属，废除了教会的宗教裁判特权和司法特权，揭开了智利政府取缔教会特权的序幕。

在社会生活方面，罗马天主教教徒死后，会集中埋葬在天主教管理的公墓中，这项规定在智利运行了几百年。但随着新教的涌入，罗马天主教的墓地特权受到抨击，“墓地世俗化”的呼声开始高涨。^[6]1871 年 12 月 21 日，埃拉苏里斯总统颁布一项法令，法令主要规定：在现存的天主教公墓中，应留出一部分空间，用于埋葬非天主教徒。两个区域应以铁制或木制围栏，或以树木分隔开来；市政资金建立的公墓将是非特定宗教的，不再受教会管辖，任何宗教信仰者均可埋葬在公墓内；在非

podrán percibir rentas del tesoro nacional, salvo la congrua que fijará el tribunal. Esta disposición no comprende a los obispos en lo concerniente al ejercicio de la jurisdicción ordinaria que les corresponde.

^[1]el Proyecto de Código Penal, Ministerio De Justicia; Culto e Instrucción Pública, Santiago, 12 de noviembre 1874, Art. 93-105.

^[2]el Proyecto de Código Penal, Ministerio De Justicia; Culto e Instrucción Pública, Santiago, 12 de noviembre 1874, Art. 105. La prescripción de la responsabilidad civil proveniente de delito, se rige por el Código civil.

^[3]Constitución de la República de Chile de 1833, Art. 114. Una lei especial determinará la organización i atribuciones de todos los Tribunales i juzgados que fueren necesarios para la pronta i cumplida administración de justicia en todo el territorio de la República.

^[4]Ley Orgánica de Tribunales, Ministerio De Justicia; Culto e Instrucción Pública, Santiago, 15 de Octubre 1875, Art. Primero. La facultad de conocer de las causas civiles y criminales, de juzgarlas y de hacer ejecutar lo juzgado pertenece exclusivamente a los tribunales que establece la ley.

^[5]Ley Orgánica de Tribunales, Ministerio De Justicia; Culto e Instrucción Pública, Santiago, 15 de Octubre 1875, Art. 5.

^[6]墓地“世俗化”，即在墓地实行宗教中立，信仰任何宗教的死者都可埋葬在公墓中。

罗马天主教的公墓中，按照其宗教规定举行仪式典礼。^[1]埃拉苏里斯总统在 1872 年对议会的讲话中，对 1871 年法令予以赞赏：“1871 年法令的公正性是不容置疑的，国民缴纳的税都必须用于为所有国民服务。但是，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普及世俗公墓，所以有必要在天主教公墓中修建围栏。这些措施避免了过去冲突的重演，并为未来利益集团进行协商创造空间。”^[2]

1871 年总统法令废除了罗马天主教对公共墓地的控制，非罗马天主教徒死后也可埋入其中。保守党之所以同意该法令，是出于政治妥协的考量，1871 年法令第七条中允许私人团体建立墓地，为天主教开辟了新的垄断空间。罗马天主教因此修建大量的私人墓地，用于埋葬天主教徒，并得到信徒的拥护，私人墓地实际上仍然是教会掌控的天主教公墓。

1883 年，圣地亚哥大主教呼吁信徒将死亡家属的坟墓从公共墓地迁移至天主教私人墓地中，显示出对现存公共墓地中埋葬非罗马天主教的不满，引发社会的强烈反响。议会为此召开讨论，就公墓世俗化问题展开辩论，最终在 1883 年 8 月 2 日颁布了《公民公墓法》。《公民公墓法》规定：在市政资金建立的公墓中，不得以宗教信仰为区别拒绝埋葬非罗马天主教人员。下葬只能在公墓中进行，禁止在私人墓地进行葬礼。^[3]至此，对罗马天主教会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墓地特权被废除，教会的特权范围被进一步削弱。在里卡多·克雷布斯看来，“公墓法可以被解释为非罗马天主教向罗马天主教的宣战，这场战争表面上针对死者的埋葬，但实际上是针对宗教信仰，它旨在从根本上消灭罗马天主教的垄断。”^[4]

除墓地特权外，政府还逐渐废除了教会的民事登记特权。1884 年 7 月 17 日，智利颁布《民事登记法》，《民事登记法》第 1 条规定：出生、婚姻和死亡的登记应由民事登记官在专门的簿册中进行登记。^[5]第 23 条规定：在举行婚礼后，民事登记

^[1]Decreto S/N Cementerios,Ministerio De Justicia, Culto E Instrucción Pública,Santiago,21 de Diciembre 1871.

^[2]Discurso de su excelencia el presidente de la republica en la apertura del congreso nacional de 1872,Santiago,1 de Junio 1872.

^[3]Ley de Cementerios Laicos,Ministerio Del Interior,Santiago,2 de Agosto 1883.En los cementerios sujetos a la administración del Estado o de las Municipalidades, no podrá impedirse, por ningún motivo, la inhumación de los cadáveres de las personas que hayan adquirido o adquieran sepulturas particulares o de familia, ni la inhumación de los pobres de solemnidad.

^[4]Ricardo KREBS,*El pensamiento de la Iglesia frente a la laicización del Estado en Chile 1875-1885* en Ricardo Krebs, *Catolicismo y laicismo : las bases doctrinarias del conflicto entre la Iglesia y el Estado en Chile, 1875-1885 : seis estudios*,Santiago: Pontificia Universidad Católica de Chile, 1981,p. 33.

^[5]Las Leyes de Registro Civil,Ministerio De Justicia; Culto e Instrucción Pública,Santiago,17 de Julio 1884,Art. 1.La inscripción de los nacimientos, matrimonios y defunciones, se hará en los libros destinados al efecto, por el encargado del Registro Civil, que tendrá la denominación de Oficial del Registro Civil.

官员应立即在相应的簿册上进行登记，并在相应位置签名，以证明已经进行了婚礼登记。^[1]《民事登记法》剥夺了教会登记出生、婚姻和死亡的权力。在民事婚姻方面，1884年10月1日，在自由党和激进党的推动下，议会颁布了《婚姻法》。《婚姻法》第1条规定：未按照本法规定举行的婚姻不具有民事效力。婚姻双方可自由选择是否遵从他们的宗教要求举行婚礼仪式。^[2]这一条大大削弱了婚姻中的宗教色彩，是否举行进行宗教仪式成为自由。第2条规定：所有因遵守本法而产生的婚姻问题都应由民事法庭审理和裁决。^[3]说明国家民事部门是管理婚姻的主要机构，而不是教会。第31条规定：如果没有在民事登记处的官员和第16条规定的证婚人面前举行婚礼，也是无效的。^[4]过渡性条款第2条：如果教会当局拒绝为新人举行婚礼仪式，民事部门的负责人应根据本法的规定举行婚礼仪式。^[5]进一步确定婚姻的民事属性，排除了教会的婚姻登记特权。1884年《婚姻法》的颁布，取消了教会在法律上登记和管理婚姻的权力。

19世纪70-80年代相继颁布的相关法律，将教会的审判权和刑法特权、墓地特权、民事登记等特权逐一取缔，这些管理权转移到智利司法机构和民事部门，显示出世俗力量对教会力量的阶段胜利。教会特权的取缔是世俗化的表现，也是智利国家力量增强的彰显，宗教团体的力量衰退，为后续废除宪法第五条减缓了阻力。

1884年7-10月，众议院和参议院就相关宗教条款的修改展开讨论，参议院辩论于7月15日开始，8月30日结束，众议院在参议院会议的基础上，在9月10日—10月28日展开。

7月15日，参议院开幕，参议院就政教关系、罗马天主教的法律地位、保教权、庇护权等展开讨论。在议会讨论中，保守党维护教会的各项权力，反对任何形式的

^[1]Las Leyes de Registro Civil, Ministerio De Justicia; Culto e Instrucción Pública, Santiago, 17 de Julio 1884, Art. 23. Inmediatamente después de celebrado un matrimonio, el oficial del Rejistro Civil hará la inscripcin en el registro correspondiente i pondrá bajo su firma, al márjen del acta respectiva, constancia de haber hecho la inscripcion.

^[2]Ley De Matrimonio Civil, Ministerio De Justicia; Culto e Instrucción Pública, Santiago, 1 de Octubre 1884, Art. 1. El matrimonio que no se celebre con arreglo a las disposiciones de esta ley, no produce efectos civiles. Es libre para los contrayentes sujetarse o no a los requisitos y formalidades que prescribe la religión a que pertenecieren.

^[3]Ley De Matrimonio Civil, Ministerio De Justicia; Culto e Instrucción Pública, Santiago, 1 de Octubre 1884, Art. 2. El conocimiento y decisión de todas las cuestiones a que diere margen la observancia de esta ley corresponden a la jurisdicción civil.

^[4]Ley De Matrimonio Civil, Ministerio De Justicia; Culto e Instrucción Pública, Santiago, 1 de Octubre 1884, Art. 31. Es igualmente nulo el matrimonio que no se celebre ante el oficial del Registro Civil correspondiente, y ante el número de testigos hábiles determinados en el artículo 16.

^[5]Ley De Matrimonio Civil, Ministerio De Justicia; Culto e Instrucción Pública, Santiago, 1 de Octubre 1884, Artículos transitorios, Art. 2. En caso que la autoridad eclesiástica se negare a la celebración del matrimonio, el Juez de Letras del respectivo departamento, procederá a dicha celebración con arreglo a las disposiciones de esta ley.

变革。普尔马·塔珀（Puelma Tupperer）议员坚持维系国家对罗马天主教的保教权，因为教会和国家的分离不能是法律强加的事实，而应得到人民的允许，而且这种分离只有自行发生，才不会对国家造成危险。^[1] 激进党的主要代表、政教分离的支持者恩里克·麦克·艾弗（Enrique Mac Iver）议员，他谴责政教结合下教会仍具有拥有的庇护权、保教权等特权，国家应给予教会适度地保护，但它却拥有一些国家所特有的权力。在麦克·艾弗看来，要颁布一项法规，明确教会作为公共机构的属性，减少宗教的预算，废除罗马天主教的其他特权，在法律上确立国家和教会之间的绝对分离。^[2]

安东尼奥·巴拉斯议员则主张维持现状，通过教育方式解决政教问题。他说：“我相信，公共利益通常支持教会与国家间的联合，它们的关系应以 1833 年宪法规定的形式继续维持。至于罗马天主教带来的麻烦和危害，这是由部分教职人员的不当行为造成的，仅仅因存在弊端而终止二者的关系是不明智的。”^[3] 他声称教育将完美地解决所有的冲突：“教育是公民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可靠途径，随着教育的发展和国民心智的成熟，社会本身将以稳定、明确和永久的方式解决政教之间的争端。”^[4]

8 月 7 日，普尔马·塔珀再次提出，国家对罗马天主教的庇护权是不能废除的：“在目前的政教关系下，它必须存在，教会必须受到国家的监督。而它应受到何种程度的保护，何时受到监督，这是值得讨论的。”^[5] 关于对教会的保教权，他在 8 月 27 日的会议上更直接地表达道：“保教权应该保留，这是唯一能减轻神职人员经济负担的方法。”^[6]

8 月 27 日，胡安·E·麦肯纳议员（Juan E. McKenna）提交了一份议案，^[7] 他提议废除 1833 年宪法中的第 5 条、第 39 条第 3 款、第 80 条、第 82 条第 8、13 和 14 款、第 102 条以及第 104 条第 3 和 4 款。^[8] 这成为参议院最终表决的基础议案。8

^[1]Diarios de Sesiones del Congreso Nacional, Sesión 22, En 22 de Julio 1884.

^[2]Diarios de Sesiones del Congreso Nacional, Sesión 23, En 24 de Julio 1884.

^[3]Diarios de Sesiones del Congreso Nacional, Sesión 24, En 26 de Julio 1884.

^[4]Diarios de Sesiones del Congreso Nacional, Sesión 24, En 26 de Julio 1884.

^[5]Diarios de Sesiones del Congreso Nacional, Sesión 28, En 7 de Agosto 1884.

^[6]Diarios de Sesiones del Congreso Nacional, Sesión 35, En 27 de Agosto 1884.

^[7]Diarios de Sesiones del Congreso Nacional, Sesión 35, En 27 de Agosto 1884.

^[8]第 5 条规定罗马天主教是智利的国教，第 39 条第 3 款规定参议院的权力：批准总统向罗马教廷提出大主教和主教职位的人选、第 80 条涉及共和国总统宣誓的部分：我将遵守和保护罗马天主教、第 82 条第 8 款总统有权提出大主教、主教职位候选人；第 13 款总统有权批准行使保教权，第 14 款总统有权批准通过教皇法令；第 102 条规定国务委员会的组成应包含教会机构；第 104 条第 3 和 4 款规定国务委员会的权力是为大主教、主教候选人选提出建议，以及行使保教权。

月 29 日，围绕麦肯纳提出的议案，参议院展开讨论和最后表决。由于大多数议员担心政教分离后，教会会对国家产生威胁，最终，参议院以 53 票对 25 票否决了麦肯纳的法案，从而结束了辩论。^[1]

关于宪法第五条的存废问题，在众议院中也引起了激烈的讨论。10 月 1 日，众议院议员弗朗西斯科·塞贡多·普埃尔马·卡斯蒂略（Francisco Segundo Puelma Castillo）主张实施宗教分离的政策，废除宪法第五条。他说：“在我看来，以我们现在所达到的进步程度，要想与天主教会达成协议非常困难，因为天主教会拒绝宗教信仰自由。这种情况下，继续维持罗马天主教的国教地位是不明智的，除了决心废除它之外，别无他法。”他还分别列举了德国、美国、比利时的宗教情况，论证政教分离的益处。^[2]这种表态遭到保守党议员的反驳，阿道夫·伊巴涅斯·古铁雷斯议员（Adolfo Ibáñez Gutiérrez）提出：“我无法想象，一个没有宗教情感的社会如何存在和发展，而且我深信，社会的进步繁荣也源于宗教情感。如果我们剥夺教会的权威，那么我们大部分的民众，很大程度上又会回到殖民时期前的野蛮状态。我认为尊崇教会是必要的，以便于维持国家的道德水平并不断取得进步”。^[3]

10 月 3 日，普埃尔马·卡斯蒂略议员建议在第五条中明确规定信仰自由，所有宗教信仰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从 1833 年宪法中删除所有关于教会庇护权、保教权和缔结协议的内容；更改共和国总统的宣誓内容，最后，以民事雇员的身份取代教会机构的国务委员。^[4]10 月 6 日，普埃尔马议员进一步论述道：“虽然罗马天主教是智利公民的主要宗教信仰，但宪法并不是只承认社会事实，而是为了确立作为国家社会、法律和政治组织的一般性原则。另一方面，宗教信仰自由在智利是一个已经确立的事实，被整个社会接受，甚至是被教会接受的事实。”^[5]他还提及圣马里亚总统在 1883 年 6 月 1 日对议会演讲的内容：“坦诚地说，教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可避免地需要你们的关注，你们需要解决这个严重而复杂的问题。”^[6]10 月 8 日，围绕是否对宗教相关条文改革进行了投票，并以 17 票对 10 票通过。^[7]从 10 月 9 日起，

^[1]Diarios de Sesiones del Congreso Nacional,Sesión 36,En 29 de Agosto 1884.

^[2]Diarios de Diputados del Congreso Nacional,Sesión 52,En 1 de Octubre 1884.

^[3]Diarios de Diputados del Congreso Nacional,Sesión 52,En 1 de Octubre 1884.

^[4]Diarios de Diputados del Congreso Nacional,Sesión 54,En 3 de Octubre 1884.

^[5]Diarios de Diputados del Congreso Nacional,Sesión 55,En 6 de Octubre 1884.

^[6]Discurso de su excelencia el presidente de la republica en la apertura del congreso nacional de 1883,Santiago,1 de Junio 1883.

^[7]Diarios de Diputados del Congreso Nacional,Sesión 57,En 8 de Octubre 1884.

围绕着宪法修改的条文表述、是否废除保教权与庇护权、国家与宗教的关系以及修改程度等，展开讨论，一直持续到 10 月 31 日。^[1]最终修改方案在众议院获得通过。^[2]11 月 3 日，圣马里亚总统发布法令，批准宗教相关条文的改革：一、废除宪法第三章第 5 条；二、在宪法第 12 条内增加“不违反社会道德和公共秩序的所有宗教信仰均受保护，国家支持罗马天主教的宗教活动。”为第一款内容，后续条款依次按顺序排列；三、更改第 80 条总统宣誓内容为：“我，N.N.向上帝发誓，我将忠实地履行共和国总统的职责，维护领土完整和国家独立，遵守宪法和法律，愿上帝庇佑我。如有违背，就起诉我。”^[3]四、删除宪法第 102 条第 4 款中“有尊严的教会成员”，并将第 7 款修改为“曾担任国务大臣、外交代表、内阁成员、市长或市议员职务的两个人”。^[4]

依据 1833 年宪法第 167 条规定：共和国总统应在前一届议会换届前六个月内，并在举行议会选举之前至少三个月，公布提交给下一届议会审批的改革内容。在进行公布时，总统应向全国宣布，下一届选出的议会负责审批改革的内容。如果修改议案在下一届议会中未获批准，则修改无效。^[5]即修改宪法需要得到下一届议会的批准方可生效，所以 1884 年修改议案的最终确定，要由第二十一届议会期间（1885-1888 年）批准确认。

但由于多重因素的作用，废除宪法第五条的审批工作迟迟未能展开，加上保守党和教会的阻挠，废除宪法第五条的审议工作未能在第二十一届议会通过，1884 年废除宪法第五条的议案最终失效。

首先是在议会选举方面，1885 年的议会选举中，尽管自由党极力想维持多数党的优势，并与激进党进行谈判，但最终还是失败了，导致后续审批工作中没有形成强大的推力，推动审批工作的开展。其次，何塞·曼努埃尔·巴尔马塞达（José Manuel Balmaceda）在作为总统候选人的竞选中，曾表露出推动上届议会宪法改革的意愿，并在 1887 年 6 月对议会的讲话中再次表现：“宪法改革是对自由的一种保障，符合所有智利人的共同利益，这不是对宗教信仰的漠视。恰恰相反，它是对个人自由的

^[1]参见众议院 1884 年 10 月 8、9、10、13、14、15、17、18、20、27、28、29、31 日会议记录，Diarios de Sesiones del Congreso Nacional, sesión 59-69. pp.553-635.

^[2]Diarios de Diputados del Congreso Nacional, sesión 65, En 20 de Octubre 1884.

^[3]相较于之前的宣誓内容，删除了“保护罗马天主教”这一内容。

^[4]Ley S/N Reforma Constitucional, Ministerio Del Interior, Santiago, 3 de Noviembre 1884.

^[5]Constitución de la República de Chile de 1833, Art. 167.

保障。因此，上一届议会关于宪法改革的法案，将在适当时候提交给你们审议”^[1]但执政之后，面对自由党内部出现的裂痕，他需要重新建立共识，还必须使保守党中立化，这就促使他推行与教会和解的政策，对推动审批工作的意愿下降，^[2]巴尔马塞达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启动预期的议会审批。1887年12月，当特别立法机构工作接近尾声时，自由党议员哈辛托·查孔（Jacinto Chacón）才要求众议院对上届议会批准的宪法修改方案进行审议。最后，总统和议会之间爆发的冲突，导致议会拒绝开展审议工作。1888年1月19日，众议院开始讨论废除宪法第五条的审批工作，4月7日，由于众议院主席阿尼巴尔·扎那尔图（Aníbal Zañartu）的突然辞职，导致审议工作不断推迟。4月12日后，众议院的议员出席率开始逐渐下降，直到议员全部缺席，这意味着审批工作被迫停止。^[3]而在议会外，天主教极力抗争，表达出强烈的不满。4月19日，圣地亚哥大主教马里亚诺·卡萨努埃瓦（Mariano Casanova）发表了一份强有力的牧函来反对相关宪法的改革。在《关于宪法改革的牧函》中，他呼吁抵制宪法改革：“如果这些改革得到批准，那么对智利天主教会来说，最痛苦的迫害时刻就会来临，我们所拥有的宗教权利都将面临未知的危险，教会将被剥夺固有的权利，公共权力将不受限制。在预料到这么多罪恶的情况下，我们的灵魂也将被玷污，国家的安定和未来的发展将受到严重的威胁。”^[4]

由于议会未能在1885-1888年内确认宪法改革的有效性，致使1884年宪法改革议案全部流产，废除宪法第五条的计划最终落空。

第二节 宪法第五条的最终废除

19世纪后半期，随着议会在政治舞台中的声音越来越大，议会与总统之间展开权力的争夺，并逐渐演变成不可调和的矛盾。巴尔马塞达总统上台后，这一趋势更加明显，1888年，众议院出现罢会的情况，也间接导致1884年宪法改革的最终失

^[1]Discurso de su excelencia el presidente de la republica en la apertura del congreso nacional de 1887,Santiago, 1 de Junio 1887.

^[2]Carlos Oviedo Cavada,“La Iglesia en la Revolución de 1891,”*Historia*,vol.1(1979),pp.276-277.

^[3]Matías Tagle Domínguez,“Las eparación de la iglesia y el estado en chile historio grafia y debate”,*Historia*,vol.30(1997),p.412.

^[4]Mariano Casanova,*Pastoral del Illmo.i Rmo.Sr.Arzobispo Dr. D.Mariano Casanova sobre la reforma constitucional*.Santiago: Imprenta Catolica de Manuel Infante,1888.p.19.

败。1891年，总统与议会就新内阁的任命和拨款法案产生嫌隙，慢慢地演变成为战争。1月7日，海军上将豪尔赫·蒙特领导起义，众议院议长拉蒙·巴罗斯·卢科和参议院副议长瓦尔多·席尔瓦也参与其中，由此揭开了1891年内战的序幕。战争持续了九个月，最终议会赢得战争的胜利，巴尔马赛达自杀身亡。自此，“全能的议会”取代“全能的总统”，智利为期三十年的自由党执政时期结束，从自由共和国时期（1861-1891）转向议会共和国时期（1891-1925）。

1891年内战后，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移，社会舆论中关于废除宪法第五条的热情有所减弱，但在议会中时常有相关议案的提出，只是经过讨论后均未能通过批准。1920年，自由同盟候选人阿图罗·亚历山德里（Arturo Alessandri）上台执政，因在总统竞选时明确提出政教分离，再次引发社会对宪法第五条的关注。1921年，亚历山德里总统在首次议会致辞中谈到：“我们的政治宪法，因其颁布年代久远，现在迫切需要进行全面修改，在不改变国家制度的前提下，修改1833年宪法，使它符合时代要求……必须重新修订宪法第五条及其他宗教相关条款，以确保宗教信仰自由，并以尊重所有宗教信仰为标准，实现国家与罗马天主教的分离以及国家机构的世俗化。”^[1]上台后第一次议会致辞讲话中，清晰地体现出亚历山德里总统废除宪法第五条的目的。但由于罗马天主教会与保守党势力联结阻碍，使得议会中的废宪提案屡次被否决，在亚历山德里执政前三年，废除宪法第五条的尝试均以失败告终。

1924年，随着亚历山德里与教会团体关系的不断升温，他以此为契机，将废除宪法第五条再次提上议程。6月1日，他在议会致辞中谈到废除宪法第五条的必要性，阐述社会发展要求政教分离，而且罗马教廷对政教分离也出现了认同的态度。他说：“自1921年首次提出宪法修改以来，我坚持认为你们应该尽快达成一致，迅速展开实施，推动修宪进度。同上次一样，我将提交一份对宪法第五条的修改意见，供你们审议，以便于更好地确立政教分离制度，完成国家的世俗化。我主张的宪法改革，不是打着战斗的旗号挑战罗马天主教，而是基于尊重所有宗教信仰的原则，促进所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崇拜，没有任何特权或排斥。”^[2]

其实早在执政第一年，亚历山德里总统就开始同智利教会开展磋商，他明确提

^[1]Discurso de su excelencia el presidente de la republica en la apertura del congreso nacional de 1921,Santiago,1 de Junio 1921.

^[2]Discurso de su excelencia el presidente de la republica en la apertura del congreso nacional de 1924,Santiago,1 de Junio 1924.

出废除 1833 年宪法第五条的建议，积极推动政教分离，但遭到很大的阻力。为了达到废除宪法第五条的目的，亚历山德里总统转变以往仅向议会施压的方式，而是分两步同时开展磋商活动，以达到修宪的目的。其一是政界与宗教界之间的沟通与协商，主要表现在亚历山德里总统同智利天主教会、罗马教廷之间的谈判；其二是政党之间的让步与合作，在圣地亚哥“大协商委员会”的宪法改革小组委员会中，经过政党代表组成的委员会达成协商。^[1]在这其中，争论最为深入、细节更为具体的是政界与宗教界的谈判，这也是促成宪法第五条最终被废除的核心争辩。

亚历山德里总统首先同智利国内教会力量开展沟通，这一过程充满艰辛，智利天主教会的多数团体对废除宪法第五条嗤之以鼻，极力反对政教分离，圣地亚哥大主教克里森特·埃拉苏里斯（Crescente Errázuriz）甚至公开抨击政府，拒绝任何形式的交流和谈判。1923 年 4 月 24 日，大主教克里森特·埃拉苏里斯发表《关于政教分离的牧函》，他谴责道：“受宪法保护的智利天主教徒有义务拒绝这种分离，因为政教分离是对上帝的不敬，也是对教会恩泽的忘恩负义，它将产生可怕的社会后果。政教分离意味着公然否认上帝，是对国家可怕的叛变。”^[2]在同国内教会力量协商碰壁之后，亚历山德里总统将主要精力转移至同罗马教廷的磋商上。次年，亚历山德里给智利驻梵蒂冈大使拉蒙·苏伯卡索·维库尼亚（Ramón Subercaseaux Vicuña）发出电报：“目前最重要的事情在于获得罗马教廷的信任，以此赢得罗马教廷对政教分离的支持，实现废除宪法第五条，保障宗教信仰的自由，从而结束国家机构的宗教化。”^[3]总统督促维库尼亚大使开展与罗马教廷的谈判工作，以逆转国内协商不顺的窘境。

对于亚历山德里总统与罗马教廷的靠近，再加上罗马教廷对政教分离态度转变的起色，圣地亚哥大主教埃拉苏里斯表示坚决反对政教分离，他甚至威胁要在 1925 年辞去职务，以示抗议。1924 年 7 月 15 日，他写信给红衣主教彼得罗·加斯帕里（Pietro Gasparri）：“政教分离是智利教会遇到的最苛刻的刁难，我们应在受到伤害之前抱有一丝希望，以确保罗马天主教的正统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会放弃

^[1]González Juan Carlos, *La separación de la Iglesia y el Estado en la Administración Aléssandri*, en Orrego, Claudio (Ed.): *7 ensayos sobre Arturo Aléssandri Palma*. Santiago: Instituto Chileno de Estudios Humanísticos. 1979, p.286.

^[2]Crescente Errázuriz Valdivieso, *Pastoral sobre la separación de la Iglesia y el Estado*, en Silva Castro, Raúl (Ed.) *Obras de Crescente Errázuriz, Tomo III, Obras pastorales escogidas*, Santiago: Imprenta Zig-zag, 1936, p.79.

^[3]Arturo Alessandri Palma: *Recuerdos de gobierno : administración 1920-1925, Tomo I*, Santiago: Editorial Nascimento. 1967. p.57.

防御的准备工作。”^[1]埃拉苏里斯大主教以强硬的口吻“汇报”罗马教廷，显示出智利教会的不妥协，并期望罗马教廷能够站在同一防线上。

不过，总统和维库尼亚大使的游说工作更加行之有效，根据亚历山德里总统撰写的作品中记载道，1925年2月2日，他与红衣主教加斯帕里进行面谈时，表达希望就废除宪法第五条进行协商：“鉴于智利国内的政治处境，国民要求我推动政教关系的分离和信仰自由的确立。但正如我所说，这是政治形势的要求，我对罗马天主教并无恨意，恰恰相反，这显示出我对教会充满尊崇。鉴于过往由宗教问题引发的冲突和动荡，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宁和利益，我希望与教会和平的达成共识，找到解决这一争端的办法。”^[2]加斯帕里主教对此回应道：“在罗马天主教的教条内，我会拒绝政教分离和宗教信仰自由。但是，若如你所说，这是智利人民的选择，而且你决心进行这一改革，我也无法阻拦。另外，如果你采取类似巴西的方法进行改革，我会很感谢你，教会也会很感谢你。”^[3]总统随后再次重申对和平解决争端的渴望，且表示担心智利教会可能再次联手政党力量，介入政治博弈当中，亚历山德里还列举了1874年议会审理《智利共和国刑法》时，圣地亚哥、拉塞雷纳主教和康塞普西翁三位大主教，对赞成通过法案的议员下发教会驱逐令。红衣主教旋即表态：“在这种情况下，被驱逐的不应该是议员，而应是主教他们自己。”与红衣主教的交流给了亚历山德里总统充分的信心，他对既定目标的达成更有把握。

在罗马教廷恩威并施的拉拢下，1925年2-4月，亚历山德里总统与智利天主教会主要领导人进一步展开协商，并及时将讨论进程反馈给罗马教廷，力图就废除宪法第五条达成共同协议。与此同时，在教会力量和改革力量的动员下，保守党与激进党等政党力量也参与到讨论当中。4月24日，经过各方同意达成的初步方案送往罗马教廷，以供商讨下一步的进展。值得注意的是，智利的主教们对协议中应包含的部分条款作出了细致的规定，诸如承认上帝、反对无神论、宗教财产的不可侵犯性等，这些细节无一不体现出智利教会竭力维护自身的固有权益。

^[1]Jorge Enrique Precht Pizarro,“Libertad Religiosa,Laicidad y Laicismo En Chile Bajo Régimen De patronato(1810-1925),”*Derecho Público Iberoamericano*, Núm.5,(octubre 2014),pp.67-68.

^[2]Arturo Alessandri Palma:*Recuerdos de gobierno : administración 1920-1925*,Tomo I,Santiago:Editorial Nascimento.1967.p.58.

^[3]Matías Tagle Domínguez,“La eparación de la iglesia y el estado en chile historio grafía y debate”,*Historia*,vol.30(1997),p.386.

针对改革力量提出的要以巴西为样板，借鉴其政教分离模式，^[1]智利的主教们对此也是持怀疑态度。从1925年4月26日，米格尔·克鲁查加主教(Miguel Cruchaga)写给罗马教廷的信中可见一斑：“我认为，即使在智利推行类似巴西的政教分离模式，给予教会合法的地位，保障其他的权益，也不足以达到教会的预期目标，这会对信徒和国民造成灾难性的后果。”^[2]协商工作的进程缓慢推进，这期间出现了多次难以调和的争执，但智利天主教会见大势已定，也不得不重新回到谈判桌上，力图多争取一丝利益。最终，以爱德华兹主教为首的小组委员会确定了协定的初稿，标题为“罗马教廷与智利政府之间的协调意见草案”，由10份具体的协商文件组成，这份协定亦送往梵蒂冈，供罗马教廷审阅。该协议草案的核心内容得到了政教力量的共同认可，最终被1925年宪法所采纳。

政界与宗教界就废除宪法第五条，赞同政教分离基本达成一致后，为后续的宪法编纂工作指明了方向，也扫清了大多数的障碍。1925年6月23日，关于政教分离的讨论在宪法改革小组委员会第24次会议上展开。委员会内部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是否采取巴西的形式解决政教分离、是否保留保教权，抑或进行经费补贴。

亚历山德里总统首先提出解决政教分离的基本方案：“在不违背社会道德、良好风俗和公共秩序的前提下，所有宗教均可以自由行使，维护所有宗教的信仰自由。因此，各宗教派别可以在法律法令规定的安全和卫生条件下，建立和维持其宗教场所；在财产方面，教会、教派和任何宗教团体，应享有现行法律所赋予和承认的权利，但在本宪法的规定范围之外，各宗教派别在行使未来财产支配权时，应当遵守普通法；用于开展宗教活动的寺庙、教堂等场所及其附属财产将免于征税。”该方案得到了一致的认可。^[3]

激进党代表拉蒙·布里奥内斯·卢科(Ramón Briones Luco)建议学习巴西宪法的方式，所有个人和宗教派别都可以公开自由地进行活动，以此为目的结社并获得财产，但须遵守普通法的规定。^[4]他还认为：“如果教会保留对现有财产的支配权，

^[1]巴西1891年宪法第72条第3款规定：所有个人和宗教派别都可以公开自由地进行礼拜，以此为目的结社并获得财产，但须遵守普通法的规定。Art.72. 3º: Todos os indivíduos e confissões religiosas podem exercer pública e livremente o seu culto, associando-se para esse fim e adquirindo bens, observadas as disposições do direito comum.

^[2]Máximo Pacheco Gómez, *La separación de la Iglesia y el Estado en Chile y la diplomacia vaticana*, Santiago: Editorial Andrés Bello, 2004.p.164.

^[3]Ministerio del Interior de Chile: *Actas oficiales de las sesiones celebradas por la comisión y subcomisiones encargadas del estudio del proyecto de nueva constitución política de la república*, Santiago: Imprenta universitaria, 1925.p.312.

^[4]Ibid.p.313.

那么应该废除保教权，不仅仅是因为教会本身的富裕（据说它在国内有价值八亿比索的房地产，还没算上可动产，还有人认为智利教会的资产占全国财富的16%），更在于维护国家权威的需要。”^[1]关于采取巴西的方式进行改革并无过多异议，但关于保教权是否保留引发了讨论。

亚历山德里总统认为应该保留保教权，他解释道：“立法者处理国家问题时，应努力确保所通过的法律较少地引起阻力，营造既没有赢家也没有输家的局面，否则法律将成为猛烈攻击的目标。如果废除保教权，我担心会产生未知的、令人不安的争端。”^[2]保守党代表罗穆尔多·席尔瓦·科尔特斯（Romualdo Silva Cortes）则认为：“如果取消对罗马天主教的资金赞助，那么政府应在二十年内每年给予教会二百五十万比索的补贴。”^[3]激进党代表拉蒙·布里奥内斯·卢科和吉列尔莫·马尔特主张废除保教权，反对任何针对教会的补贴。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最终由亚历山德里提出一个折中的方案：在过渡性条款中，一定时期内维持保教权，给予教会财政补贴，将二十年缩短为五年，每年提供二百五十万比索的资金赞助，交给圣地亚哥大主教，用于教会的日常运作。^[4]该方案得到了多方势力的认同并最终确立。

1925年8月30日，新宪法在公民投票中通过，9月18日，由亚历山德里总统正式颁布。新宪法第10条第二款规定：“在不违背社会道德、良好风俗和公共秩序的前提下，所有宗教均可以自由行使，维护所有宗教的信仰自由。因此，各宗教派别可以在法律法令规定的安全和卫生条件下，建立和维持其宗教场所；在财产方面，教会、教派和任何宗教团体，应享有现行法律所赋予和承认的权利，但在本宪法的规定范围之内，各宗教派别在行使未来财产支配权时，应当遵守普通法；用于开展宗教活动的寺庙、教堂等场所及其附属财产将免于征税。”^[5]该条文规定罗马天主教不再是智利的国教，实行政教分离，保障所有宗教信仰自由，正式废除1833

^[1]Ibid.,p.314.

^[2]Ibid.,p.315.

^[3]Ibid.,p.319.

^[4]Ministerio del Interior de Chile:Actas oficiales de las sesiones celebradas por la comisión y subcomisiones encargadas del estudio del proyecto de nueva constitución política de la república,Santiago:Imprenta universitaria, 1925.p.325.

^[5]Constitución Política de la República de Chile de 1925.CAPITULO III: Art.10.2°.La manitestación de todas las creencias, la libertad de conciencia y el ejercicio libre de todos los cultos que no se opongan a la moral, a las buenas costumbres o al orden público, pudiendo, por tanto, las respectivas confesiones religiosas erigir y conservar templos y sus dependencias con las condiciones de seguridad e higiene fijadas por las leyes y ordenanzas.

Las iglesias, las confesiones e instituciones religiosas de cualquier culto, tendrán los derechos que otorgan y reconocen, con respecto a los bienes, las leyes actualmente en vigor; pero quedarán sometidas, dentro de las garantías de esta Constitución, al derecho común para el ejercicio del dominio de sus bienes futuros.

Los templos y sus dependencias, destinados al servicio de un culto, estarán exentos de contribuciones;

年宪法第五条。

从历史角度来看,1925年宪法规定政教分离和信仰自由制度,摒弃了对罗马天主教会国教地位的承袭,天主教不再是官方宗教,它曾经特殊的法律地位不复存在。可以说,政教分离和信仰自由制度的确立,废除了1833年宪法第五条的内容与精神,长达半个多世纪废除宪法第五条的纷争,以宪法第五条的作废尘埃落定。

小结

1865-1925年,围绕着宪法第五条的改革问题,智利国内有着不同的意见,在议会中有着直观的辩论。随着世俗化的不断推进,在国内和国际环境转变的氛围下,智利最终完成了“政教分离”和“宗教信仰自由”的确立,并在1925年宪法中加以确认。

1865年颁布宪法第五条解释法后,社会仍然希冀于废除该条文。在之后的五年之间,议会最终责成成立相关机构,以开展废除宪法第五条的工作。1884年7-10月,众议院和参议院先后就废除宪法第五条展开讨论,在议会中,不同利益代表展开激烈辩论,以实现各自的主张。最终于11月3日,圣马里亚总统发布法令,批准修改宗教相关条文的改革,废除宪法第五条。根据修改程序,修宪议案需要得到下届议会的审批方能生效,但是由于多方面原因,最终未能在下一届议会审批中获得通过,因而修宪失效。

1924-1925年,亚历山德里总统亲自参与到修改宪法第五条的工作中,在国际上他获得了时任教皇庇护十一世的支持,在国内,他领导政界积极与智利教会进行沟通,多方面进行磋商谈判,并与各党派合作,和平解决修宪事宜。在1924年与罗马教廷、智利的天主教达成一致,并在1925年颁布的宪法中,最终废除1833年宪法第五条的内容与精神,取消政教合一,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历时半个多世纪的宪法第五条修改事件最终落下帷幕。

第四章 宪法第五条变迁的原因与影响

1831-1925年期间，1833年宪法第五条的变迁，可以观察到罗马天主教在智利法律地位的变化。1831年，宪法草案讨论时，是否允许其他宗教信仰的传播成为争论焦点；1833年，宪法正式颁布时，第五条规定罗马天主教是智利国教，不允许其他宗教的公开崇拜，宗教地位独一无二；1865年，第五条的解释法出台，宪法第五条首次进行修改，解释法允许非罗马天主教信仰者在私人场所进行宗教活动，允许他们建立私立学校，以教授其子女的宗教教义，罗马天主教的垄断地位受到冲击，体现出一定的宗教宽容；1884年，议会通过废除罗马天主教国教地位的议案，虽然最终未在下一届议会中审批通过，废除无效，但与1833年相比，天主教会在国家中的权威已经明显下降；1925年新宪法的颁布，不再像前序宪法一样，继承罗马天主教的法律地位，而是废除了宪法第五条的内容与精神，规定罗马天主教不再是国教，宗教信仰自由得到保障。宪法第五条的演变是智利发展的“政治晴雨表”，罗马天主教会法律地位的变迁，昭示出智利政治发展的方向。而引发宪法第五条变迁的主要原因在于政党力量的变化和世俗权力的加强，使得罗马天主教的声音被逐渐削弱。它体现出智利政党力量发生变化的过程，其中自由党的发展壮大和保守党的相对衰落是主旋律。与此同时，世俗力量不断强化，政府革除宗教的特权，将部分管理权由教会转移至政府，体现出世俗化的趋势。但也应该看到，即使宪法第五条的废除，取消了教会的特殊地位，教会力量并非往昔般强大，但它的影响力与号召力仍在，在智利诸多方面仍然掷地有声。

第一节 自由党的壮大

从推动宪法第五条变革的力量来看，主要是以自由党为主力的政治党派。从1831年的宪法草案讨论伊始，自由党就提倡宗教宽容，允许其他宗教信仰的传播，保护它们的合法权益，但无奈于在1829-1830年内战中的告败，自由党居于反对党的地位，政治话语权有限，不能从大局上将政治主张转变为国家政策，所以在宪法第五条中，保守党维护的罗马天主教成为国教，并禁止其他宗教派别的公开崇拜，

形成罗马天主教一家独大的局面。

随着国家经济的不断发展，吸纳新兴矿产阶级的自由党逐渐发展和壮大，一步一步地走进政治中央，在施政中体现宗教信仰自由的主张；与此同时，“文化运动”为自由党和激进党等反教会党派培养了骨干力量，自由主义和反教权主义得到传播，在很大程度上挫伤了以保守主义和教权主义为主的保守党，也为修改宪法第五条营造了社会氛围；再加上政党制度的不断完善，自由党可以凭借壮大组织力量提升政治话语权，在议会中提出修宪议案，通过政党联盟的形式促成宪法第五条的废除。1861年，自由党和保守党的执政联盟上台，标志着自由共和国时期的开启，自由党重返政治舞台中心，政治实力有明显的增强，竭力推动了1865年解释法的颁布。1875年在“教学自由”事件的酝酿下，随着内阁中保守党部长阿布顿·西富恩特斯（Abdón Cifuentes）的辞职，保守党自1831年以来首次被排除在政权中心，自由党联合激进党组成的自由联盟执政，迎来自由党新的发展时期。自由联盟治理下的智利，对教会力量进行严厉的打击，从取缔教会特权到废除宪法中教会权益相关的条文，无不彰显出自由党政治话语权增强后，力图对教会量进行约束管理。

自由党的壮大，离不开智利政治制度的日臻完善。智利社会初期，不论是从单个政治派别的内部结构，还是所有政党形成的政党制度，抑或是选举制度，都体现出摆脱西班牙殖民统治后，新生国家在政治上发展的不成熟。党派结构、政党制度、选举制度等方面不断完善，推进了政治制度的发展，为自由党的上台奠定了基础。

首先，从自由党的自身发展来看，组织结构的不断优化、对舆论宣传的重视、内部纪律的强化和党派凝聚力的整合，都助推自由党实力的发展。智利早期，有着共同政治认识的律师和政治家聚合，形成初期的自由党派，这一时期的自由党组织结构涣散，并没有形成完整严密的组织架构，大多数自由党成员居住在圣地亚哥地区，缺乏固定的集会时间，也并未提出统一的纲领，只是在选举前成立临时的委员会，指导拉票工作的开展。而且早期的自由党领袖缺乏竞争力，相较于保守党领袖多为军事领袖，普列托总统是1829-1830内战中的将军，布尔内斯总统是抵御玻利维亚—秘鲁联邦的将军，在维持稳定和保卫领土方面，保守党更有宣传优势，直到1851年蒙特总统上台，才开文人政府的先河。“文化运动”的开展也为自由党培养了储备人才，“1842一代”中的哈辛托·查孔、亚历杭德罗·雷耶斯和曼努埃尔·安

东尼奥·马塔等，后来成为废除宪法第五条的主要推动力量。在获取民众认可的努力上，自由党逐渐重视民心的重要性，积极组织竞选团队，为地方和议会选举拉票。同时，注重在报纸上展开舆论攻势，创立了诸如《人民之友》（El Amigo del Pueblo）等一系列有倾向立场的报纸，并撰写文章社评宣扬政治主张。

其次，通过党派联合形成的政党联盟，也是自由党从幕后走到台前的原因。1823-1830年内战时期，自由党、保守党、联邦党、奥希金斯的支持者、保皇党等诸多派系存在，有着不同的政治主张。1829-1830的内战和保守党政权的建立，整合了智利国内的政治党派，初步形成自由党和保守党为主的两党制，而自由党主要扮演着反对党的角色。在保守党内部存在分歧并分裂的情况下，部分自由党与部分保守党于1857年联合形成国家党，该政党联盟的候选人何塞·华金·佩雷斯在1861年成功当选总统，自由党时隔三十年再次进入政府内部，这是自由党首次通过政党联盟的形式打破保守党的连续统治。1861-1873年是自由—保守联盟共同执政的十二年，但随着执政联盟内自由党和保守党在教会对教育控制权问题上的争端，司法、宗教和公共教育部长阿布顿·西富恩特斯颁布“教学自由”法令，引发社会混乱而引咎辞职，国家党瓦解，埃拉苏里斯总统旋即与激进派形成自由联盟共同执政，自由党掌握国家大权。废除宪法第五条的最终推手，1921-1925年的亚历山德里总统也是政党联盟—自由同盟的候选人，该同盟主要由自由主义改革派、激进党和民主党等组成。可以说，通过政党之间结盟为手段，自由党逐步主政拉莫内达宫，这不仅是废除宪法第五条的途径，也是二十世纪智利政党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

同时，选举制度的不断完善和《选举法》的颁布，都为自由党进入权力中心铺设了道路。早期政治选举中，不公平的选举现象频繁出现。保守党借助强大的国家机器，操控着地方选举和议会选举的结果，在选举过程中，贿选、冒充选民、威胁选民、破坏选举设施、作假票数等手段，成为初期保守党维护专制统治的常用方法之一，自由党作为在野党也无力改变这一局面。与此同时，早期选举中，选民资格被严格限制，1833年宪法规定：年满21岁、拥有一定财产的、能够阅读和写作的积极公民，才拥有选举权。^[1]一部分自由党的支持者被排除在选举之外，早期选民被限制在有一定财产的上层智利男性公民，拥有选举权的公民只占非常小的一部分，

^[1]Constitución de la República de Chile de 1833, Art. 8. Son ciudadanos activos con derecho de sufragio los chilenos que hubieren cumplido veintiun años de edad, que sepan leer i escribir i estén inscritos en los registros electorales del departamento.

而且这部分选民主要集中在保守党阵营内，遭到自由党和公民的反对。随着新兴资产阶级经济实力的勃发，他们愈发想在政治舞台上发声，于是选择了以自由党为代表的政党力量，力图改变政治话语体系与政治格局。自由党对不公平选举和有限选民资格的抨击，促使政府不断完善选举制度，制定《选举法》降低选民资格限制，监督选举的公正性。这些都有利于自由党和保守党的公平竞争，最终自由党脱颖而出，获得选民认可赢得执政。

然后，自由党的上台也离不开经济的发展。在智利经济发展过程中，智利经济的蓬勃发展主要借力于采矿业的繁荣，早期银矿和铜矿的开采和出口，为保守党政府带来大笔外汇收入和税收收入，为国家发展注入新动力。但初期经济发展的最大受益者在于保守阶级，其他阶层获益有限，保守党制定的财政政策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大量开采矿藏并且课以重税，不仅不利于政府与传统矿产阶级的关系，而且忽视本国商业的发展，使得经济发展严重依赖于对外出口矿产资源，这一经济结构经不起矿产价格的波动，导致政府多次寻求对外举债贷款，以应对经济危机。自由党则主张在发展传统矿业时，处理好与新兴矿产阶级的关系，相应降低税率。同时，鼓励改变单一的出口结构，发展本国的工商业，保护国内市场，让矿业发展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尤其对于瓦尔帕莱索等港口城市的重视，加强同外国的商业交往，也让自由党获得新兴阶级的认可，扩大自由党的影响力。

最后，思想文化的进步，尤其是自由主义和反教权主义的传播，使得自由党的主张更容易被民众接受，赢得选民的认可。尤其是“文化运动”，它是反教权主义传播的开端，外国思想家带来的新理念和新思想，促成智利知识分子进行民族审视，致力于培养民族意识，以毕尔巴鄂和拉斯塔里亚为首的文学协会成员，促进了智利人对罗马天主教的认识。智利人在向欧洲人学习的同时，借鉴了西方的自由平等思想，主要表现在反对教会的特权和尊重个人信仰，这些正是自由党竭力宣传的。与此同时，报纸行业的发展，进一步将这一思潮的影响力放大，自由党同保守党、教会在报纸上的公开辩论，无形中激发了国民对教会特权的讨论，为宣扬自由党的主张形成了良好的舆论造势。再加上新教和其他宗教的涌入，他们在传播宗教的同时，要求打破罗马天主教的思想禁锢，追求宗教信仰自由。这些反罗马天主教力量大多数都在自由党的阵营内，加入到自由党抨击罗马天主教的行列，强大了自由党的组织队伍。

第二节 世俗权力的加强

纵览宪法第五条的变迁，这一斗争过程具有渐进性和复杂性。修宪工作之所以困难重重，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教会力量的阻挡，罗马天主教不断地利用自身的影响力，鼓动保守党捍卫教会的权益，干涉议会中的审议和投票工作，多次威胁，甚至直接把赞成修改宪法第五条的议员逐出教会；在舆论界，教会通过《天主教评论杂志》等报纸喉舌，耸人听闻地反对政教分离，针锋相对地批判反教权力量。教会在与多方力量的斗争中，世俗力量与教会力量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教会和国家之间的冲突关系几乎贯穿了1831-1925年智利的政治历史，最终世俗权力战胜教会权力，革除教会特权，废除宪法第五条。这一过程是世俗权力强化的过程，也是智利国家世俗化的阶段。

早期政权和教权的关系，以1833年宪法第五条的颁布为标志，形成一种类似于“政教同盟”的友好关系。政权以法律形式确立罗马天主教的国教地位，拥护其垄断地位。教权则通过宗教活动和教会法令等形式，维护保守党政府的权威，二者相互利用，达到各取所需的目的。正如阿尔伯托·爱德华兹（Alberto Edwards）所称：“教会与国家的结合，意味着智利是一个具有社会灵魂的国家。”^[1]这种结合，确保了保守党在实行威权统治时，教会力量为其正名，一定程度上减缓了社会冲突的爆发。教会则在保守党政府的特殊关照下，行使着部分特权，打压其他宗教的传播，有着极大的影响力。早期教会与国家之所以形成类似“政教同盟”的关系，首要原因在于教会力量的强大，保守党在建立新政权后，从前届政府的倒台中窥探出罗马天主教的影响力，不敢马上触动教会团体的力量，避免政权的再度覆灭；其次是因为保守党的阶级组成与教会密不可分，保守党的部分成员来自于教会力量，因此保守党主张建立与教会的良好关系，代表着罗马天主教的权威和利益，而自由党主要由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组成，更倾向于削弱教会的气焰和特权，并允许其他宗教的传播。鉴于大部分保守党成员来自于上层阶级，他们对教会持有好感，希望与国内最大的宗教团体合作，所以不愿意发生冲突；最后就在于西班牙殖民统治的影响，在历经两百多年的殖民统治后，许多习俗和传统根深蒂固，殖民者的统治模式也启

^[1] Alberto Edwards, *La fronda aristocrática en Chile*, Santiago: Imprenta Nacional, 1928, pp. 109 - 110.

发了保守党，所以刚成立的保守党政权选择借鉴以前的政治模式，与天主教会一道管理国家和社会。

随着政教合作带来的繁荣，教会和国家的实力都有较大的提升，尤其是世俗力量，在各方面的治理能力和管理水平得到提高，国家综合实力也在发展中不断前进，而教会力量的增长相对缓和，没有世俗力量那么勃发，于是开始造成双方力量的不均衡，给“同盟”关系带来不和谐的杂音。这种干扰始发于“文化运动”，文化界反教权主义的传播，政府不仅没有反对，反而予以一定的物质支持，这引发天主教会的责难。而“圣器室保管员事件”的爆发则标志着世俗力量与教会力量对抗的明面化，世俗的最高法院介入到教会内部的事务，总统与大主教的斗争一触即发，围绕着审判教士所有权的归属，教会直击保守党政府，甚至不惜联合自由党冲击保守党的统治，象征着政教关系的破裂。1865年，以宗教宽容为核心的宪法第五条解释法出台，是世俗力量力图打破罗马天主教宗教垄断的阶段成果，它允许其他宗教在私人场所进行宗教活动，保障父母对子女宗教信仰的教导权利，这进一步扩大世俗力量与教会力量的对立。进入19世纪最后三十年，世俗化倾向更加明显。政府颁布一系列世俗法律，废除教会的审判权、刑法特权、墓地特权和民事登记特权等，教会力量备受打击。关于批准废除教会特权的世俗法律，多明戈·圣玛丽亚总统曾说：“在使我们的国家世俗化之后，总有一天，智利公民会因此对我表示感谢。我之所以与教会展开斗争，是因为它代表着智利国家进步的障碍。”^[1]总统在与教会的斗争中增强了政府对社会的管理，教会的部分职能被剥夺。1884年宪法改革议案的通过，从立法程序第一步上宣布了政教分离，即使未能在下届议会中审批通过，导致废除宪法第五条的工作付诸东流，但这为1925年亚历山德里总统提供了经验教训，在与教会力量进行谈判的过程中迂回前进，最终世俗力量取得了总体的胜利。

在政教斗争的所有阶段中，教会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诸如报纸、布告讲坛等社会舆论和联结党派力量等方式，坚决捍卫权利，但仍然难以阻挡世俗化脚步的前进。时任1882-1885年的内政部长巴尔马塞达曾评论道政教分离和政教斗争：“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其法律中规定宗教排他主义的原则，让教会的权威凌驾于国

^[1]José Díaz Nieva,“Conflictos Iglesia-Estado en Chile entre 1830-1891: el conflicto teológico y las leyes laicas”,*Revista de historia contemporánea*,vol.19,núm.54(2004),p.83.

家之上，世俗力量和教会力量处于不断的斗争中，无法达成一致。”^[1]虽然教会与国家的关系并非巴尔马塞达部长所说的那般尖锐，以至于不可调和，但在1925年宪法颁布之前，关于政教力量的博弈，关于宪法第五条的争端，一直贯穿1831-1925年的近一个世纪。世俗权力的强化，政府为废除宪法第五条增加了筹码，即使在保守党阵营中，也存在着反对教会力量的议员。而宪法第五条的废除，也预示着教会权威的相对下降，以政府为代表的世俗权力，取得了政教斗争的标志性胜利，并不断在社会各个方面抢夺话语权，启动并加速智利的世俗化进程。

世俗力量与教会力量的缠斗之所以如此激烈，一方面是因为教会自身实力的强大，另一方面也在于教会在斗争过程中，善于回应社会的指责，因时而异的与不同派别结盟，是一个“狡猾的狐狸”。面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批判教会阻碍文明的进步，教会予以反驳：“我们肯定不会阻碍社会的进步，也不会否定科学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成果。无论教会被称为多么落后和狂热，我们都不是进步和繁荣的敌人，我们甚至比世俗力量更渴望扩大国家的财富。”^[2]早期智利史中，一般把教会作为划分自由党和保守党的总体界限，支持教会的是保守党，反对教会的是自由党，1833年宪法第五条的确立就验证了这一区别。得势后的罗马天主教会自然也与保守党开展密切的合作，维护保守党的政权并限制自由党的发展，以保障既得利益。但在“文化运动”和“圣器室保管员事件”之后，面对与保守党政府的博弈，教会选择接近自由党，部分支持自由党的主张，散发攻讦保守党政府的宣传，呼吁信徒为自由党的选举投票。在19世纪党派关系与教会团体共同形成的政治史中，教会能够审视夺度的联合不同党派力量，以此保障教会团体力量不受侵犯，保守党虽然在大多数时间充当着教会“盟友”的角色，但保守党并不一定全部维护教会，自由党也并非完全与教会为敌，教会也会在不同时期选择不同党派合作，应该观察到不同政治背景下三方势力的动态变化。

第三节 罗马天主教的削弱

从1831年宪法起草委员会讨论草案第六条伊始，到1833年宪法第五条的正式

^[1] Diarios de Diputados del Congreso Nacional, Sesión 18, En 26 de Diciembre 1884.

^[2] Sol Serrano, *Universidad y Nación. Chile en el siglo diecinueve*, Santiago: Editorial Universitaria, 1994, p.90.

确立，至 1865 年第五条的解释法颁布，再到 1884 年废除第五条法案的通过，因 1885-1888 年议会未审批通过而无效，最后到 1925 年新宪法的颁布，1833 年宪法第五条历经入宪、确立、修改、废除的过程。在这 94 年间，罗马天主教的法律地位也不断地发生变化，由最初法律保障的国教地位，不允许其他宗教的传播，再到解释法的出台，允许非罗马天主教徒在私人场所进行宗教活动，最后实行政教分离和信仰自由，这显示出罗马天主教的社会特权被取缔，国教地位被废除，宗教权威也被不断地削弱。

随着自由党的冲击和世俗权力的加强，罗马天主教的影响力相较之前已经下降，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国教地位。在罗马天主教会看来，特殊地位的丧失和其他宗教的涌入，尤其是新教的传播，社会中的其他信仰增多，使得公民的宗教信仰趋于多元化。而教会一直提倡智利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带有宗教色彩的，这种宗教色彩维系了国家与教会之间的联合，也一直为国家的稳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如果一旦切断这种纽带关联，整个社会会陷入“无尽的混乱”当中。

但世俗化的步伐并没有因为教会的阻挡而止步不前，在多方因素推动和冲击下，教会的权威不再如以前般如雷贯耳，从罗马天主教的官方报纸《天主教评论杂志》就可以看出这一趋势。1843 年，为了对抗日益高涨的“宗教逆流”，教会觉得有必要办一份专门的报纸，纠正社会中的“错误思想”。于是当年三月，《天主教评论杂志》在首都圣地亚哥正式创刊。从发行内容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它力图维护罗马天主教的“正统地位”，决心捍卫教会在智利文化领域的主导作用。该报更是宣扬只有在罗马天主教的正确引领之下，智利才能完全地走向自由发展，不发生任何偏离。这份报纸不仅得到瓦尔迪维索大主教的首肯和亲自造势，在各种宗教活动中鼓励信徒订阅和刊文，而且大量亲教会的知识分子也纷纷撰稿声援天主教，保守党的部分成员也加入该行列，但实际上收效显微。《天主教评论杂志》的发行量非常小，即使教会广泛动员，但除了教会内部人员外，很少有民众订阅和购买，远未达到创刊的预期目标。而多次刊发宗教信仰自由的《信使报》(El Mercurio) 则获得了一大批读者的追捧，发行量和订阅量逐年增长。值得一提的是，《曙光报》(El Crepúsculo) 发行毕尔巴鄂的《智利的社交性》，一经刊出就销售一空，甚至在第一版的基础上再次出版，单独将《智利的社交性》编辑成一本小册子，并称毕尔巴鄂是“拉丁美洲冉

再升起的一颗新星。”^[1]宣扬宗教信仰自由的报纸与《天主教评论杂志》形成鲜明对比，该报较小的受众面也反映出民众对天主教舆论宣传的抵触。1844年《天主教评论杂志》在总结其第一年的出版情况时说：“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宗教的重要性，即使是在报刊上讨论国家利益的人、致力于推动公益事业的发展者、声称关心人民幸福的人，似乎也没有意识到宗教的重要性，因为他们对开发罗马天主教这一社会福利的富矿几乎没有兴趣。”^[2]由此可见，罗马天主教对世俗反教权主义和宗教信仰自由的回击效果有限，而教会的权威也在总体下降。

但应该看到，虽然备受冲击，但罗马天主教会对社会的影响仍然很大。在废除罗马天主教墓地特权和民事登记特权后，来自拉塞雷纳教区科金博地区的一位女士，在报纸上控诉智利政府的“不当行径”：“我们的父辈不会预料到，今日的天主教信仰竟会受到威胁，他们也没有预见到公民会对宗教忘恩负义，而他们孩子的信仰正处于危险之中。”^[3]她甚至号召了一大批信徒联名抗议，得到广泛支持。1897年，在众议院的相关辩论中，保守党议员马卡里奥·奥萨（Macario Ossa）听到激进党弗朗西斯科·德·保拉·普莱塔多（Francisco de Paula Pleiteado）议员否认上帝存在的话语后，从他的座位上跑了出去，站在众议院中间，跪在地上，看着天花板喊道：“主啊，请原谅他，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4]可见罗马天主教信仰的根深蒂固。为了抵抗社会中日益滋生的反教情绪，天主教会与保守党希望通过教会教育的方式维护教会权威，于是在1888年，以阿布顿·西富恩特斯为首的教权主义者，创办了智利天主教大学，影响深远，时至今日，该大学仍是智利高等学校的佼佼者。1925年宪法的颁布，虽然确立了教会与国家的完全分离，罗马天主教不再是国家宗教，保障公民的信仰自由，但是天主教会的法人资格仍然存在，宗教资产未受影响，还获得了国家为期五年，每年二百五十万比索的补偿，与其他宗教派别相比，智利政府对天主教会给予一定的特殊关照，罗马天主教仍具有某种意义上的“特殊形象”。而且根据1920年12月15日的人口普查显示，当年智利人口总数为3,753,799人，其中3,597,900人自称是天主教徒，58,983人是非天主教徒，96,916人是无神论者。

^[1]Pablo Calvi,“The Trial of Francisco Bilbao and Its Role in the Foundation of Latin American Journalism.” *Information & Culture*, vol.51,no.4, (2016),p.538.

^[2] la Revista de Católica,Nos.479,29 de Diciembre 1856.p.755.

^[3] El Estandarte Católico,Núm.2867,4 de Diciembre 1883.p.2.

^[4]Julio Heise, *Historia de Chile: El período parlamentario, 1861-1925,tomo. I*, Santiago:Editorial Andrés Bello,1974, p.267.

^[1]国民中的天主教徒占比 90%以上，罗马天主教仍在智利宗教信仰中占据主流，信仰非罗马天主教的居民只占很小的一部分比例。不容忽视的是，废除 1833 年宪法第五条的内容与精神，在 1925 年宪法中规定政教分离和宗教信仰自由的结果，是亚历山德里总统与罗马教廷协商一致后才推行的，为此他还特意会见了教皇庇护十一世的秘书红衣主教加斯帕里。^[2]

同时也应该指出，罗马天主教在智利国家中扮演的不全是反面的角色，它采取的一些行为虽然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但不能就此全盘否定教会在社会管理、国家稳定等方面发挥的作用。在智利摆脱西班牙殖民统治独立后，1840 年，智利政府向罗马教廷派出了代表团，在智利驻法国代办弗朗西斯科·哈维尔·罗萨莱斯（Francisco Javier Rosales）的领导下，使团出使罗马，获得了格列高利十六世教皇对智利国家独立的认可。^[3]罗马教廷对新政权的认同，为智利获得国际认可作出了贡献。在两次对抗秘鲁—玻利维亚联邦的战争中，宗教团体起的动员和信仰作用也是智利获胜的原因之一。在教育方面，它也起着推动作用，1910 年，天主教会公布了一项数据：智利天主教大学当年有 620 多名学生，在圣地亚哥大主教区，就有 80 多所教会学校，有 6000 多名学生接受教育。^[4]

罗马天主教会在智利的存在，是西班牙殖民统治的遗产，也是智利独立后历经本土发展的民族文化。面对 1925 年宪法确立的政教分离和宗教信仰自由，智利主教会团体于当年 9 月 20 日发表了《智利主教会团体关于政教分离的牧函》，其中声称：“宪法宣布不承认政教之间的关联，但教会仍然是一位慈爱的、受人尊敬的母亲，对她的孩子来说，她们的精神纽带会一直保持紧密……在智利，虽然国家选择与天主教会分离，但教会不会与国家分开，而是随时准备为国家服务，关注公民的利益，稳定社会的秩序。在社会动荡的危难时刻，任何人，哪怕是教会的手，当他们请求教会的帮助时，罗马天主教会无一例外地会伸出援手。”^[5]

^[1]María Alejandra Chávez Toro, Hernán Eduardo Aguirre Fuentes, “La Libertad Religiosa en las Constituciones Chilenas de los siglos XIX y XX”. Ph.D., Santiago: Universidad de Chile, 2005. p. 51.

^[2]José Díaz Nieva, “Conflictos Iglesia-Estado en Chile entre 1830-1891: el conflicto teológico y las leyes laicas,” *Revista de historia contemporánea*, núm. 54, (2004), p. 83.

^[3]Zvonimir Martinic Drpic, “Relaciones Iglesia-Estado en Chile, desde 1820 hasta la muerte del arzobispo Rafael Valentín Valdivieso en 1878,” *Revista Archivum*, núm. 4 (2002), p. 22.

^[4]Jorge Enrique Precht Pizarro, “Libertad Religiosa, Laicidad y Laicismo En Chile Bajo Régimen Depatronato (1810-1925),” *Derecho Público Iberoamericano*, núm. 5, (2014), p. 34.

^[5]Episcopado Chileno. *Pastoral Colectiva de los Obispos de Chile sobre la Separación de la Iglesia y el Estado*, Santiago: La Ilustración, 1925, pp. 6-7.

世俗权力和教会权力的碰撞，使得“政教同盟”分崩离析，这是智利国家权力在不同领域加强管理的过程，而这些领域以前是教会的特权范围，从而体现出世俗化的趋势。实际上，智利在十九世纪中期开始的世俗权力加强、教会力量相对减弱，只是世界世俗化进程的一部分。在拉美地区，墨西哥于 1859 年在总统法令的颁布下，实行政教分离和宗教信仰自由，巴西和乌拉圭分别在 1891 年宪法和 1919 年宪法中确立政教分离和宗教信仰自由。在全世界，或前或后，都有着这一现象的演变。智利并不是一个特殊的孤例，而是全球社会的一部分，这个部分也见证了自由主义和天主教在现代性背景下的艰难关系。^[1]在我看来，智利世俗权力的加强是世俗化进程的诱因与催化剂，而废除宪法第五条的斗争表现，则是发生“强烈反应”的直观现象。

虽然罗马天主教的国教地位被废除，但教会仍然是重要的社会力量，活跃在 20 世纪的政治舞台与社会生活中。1957 年，基督教民主党成立，该党强调“按照天主教的基本思想来改造智利社会。”^[2]1964 年，该党总统候选人爱德华多·弗雷·蒙塔尔瓦 (Eduardo Frei Montalva) 上台执政。与此同时，兴起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末的“解放神学”运动，也促进了智利教会力量发展，教会在社会管理中加强宣传，关注公平与正义，推动社会与政治变革，再次获得基层民众的认可与支持。奥古斯托·皮诺切特统治时期，教会积极组织社会运动，安抚社会情绪，并推动民主化的回归，做出了有益的贡献。可以说，20 世纪智利罗马天主教采取的系列行动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罗马天主教的权威逐渐上升。

而随着世俗化的不断推进，21 世纪罗马天主教会面临的困境也愈发明。根据 2021 年智利天主教大学的调查，智利公民天主教信仰的比例继续呈现下降趋势，2007 年天主教信仰比例为 66%，而 2021 年这一比例仅为 42%。智利社会中信仰天主教的人数持续下降，无神论者不断上升，2007 年无神论者比例为 14%，2021 年上升至 37%。^[3]对于智利天主教会来说，如何再次赢得信徒的信任，扩大信徒的数量，已成为教会刻不容缓的任务。

^[1]Joaquín Fermandoi,“Catolicismo Y Liberalismo En El Chile Del Siglo XX,”*Estudios Públicos*, núm.93, (2004),p.141.

^[2]张琨:《“完全的天主教”在拉美社会中的影响——以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智利为中心》，上海：上海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15 年，第 56 页。

^[3]Encuesta Nacional Bicentenario 2021 - Pontificia Universidad Católica de Chile, Growth from Knowledge Adimark, file:///C:/Users/A/Desktop/Encuesta-Bicentenario-2021-Religion.pdf.p.5.2022/03/18.

小结

1831-1925年，1833年宪法第五条从草案到作废、从确立到修改再到废除，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该条文内容的修改一直备受瞩目，究其原因，在于宪法第五条规定内容的重要性与特殊性。

首先，随着智利政治发展的不断推进，政治格局也逐渐发生了变化。从独立初期两党制背景下的保守党独大，逐渐演变为多党制和政党联合的局面，保守党也历经分裂和重组，而自由党则逐步发展壮大，并联合其他政党。在议会中，以自由党和激进党为主要力量的改革力量，一步一步地冲击罗马天主教的国教地位，并不断的提出修改方案，直到最后达到废除宪法第五条的目的。自由党力量的壮大是宪法第五条变迁的政治原因。

其次，政教关系的演变也推动着宪法第五条的变化。独立初期，出于维护统治和巩固政权的需要，保守党政府选择和教会结成形式上的“政教同盟”，政府保障罗马天主教的国教地位，教会为政府统治树立权威。随着政府权力的不断强化，政府开始介入教会事务，遭到教会的反抗，社会中世俗化倾向的不断深入，最终确立“政教分离”和“宗教信仰自由”，二者的盟友关系破裂。

最后，宪法第五条的废除，直接打击了教会团体的力量，罗马天主教的特殊地位与权力被剥夺。但是，罗马天主教在智利社会中仍然有着强大的影响力，时至今日，仍然是智利人的主要宗教信仰，教会团体依旧是社会中强大的力量团体。

结语

1831-1925年间，智利1833年宪法第五条历经草案入宪、正式确立、首次修改、废宪风波和最终废除，五个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宪法第五条也发生了变化。与此同时，政治力量的演变与世俗权力的强化都贯穿着这一过程，也正是这两条主线的变动，造成了1833年宪法第五条的变化。

首先，最为直观的是政党力量的变化，展现出自由党的发展壮大。1831-1833年，赢得内战胜利后的保守党，将自由党排除于政权中心，为建立起强有力的“专制主义共和国”政权，在制宪会议中，保守党否定自由党提倡的宗教信仰自由，确立罗马天主教的国教地位，不允许其他宗教的传播。1833-1865年，随着保守党内部的分裂和自由党的发展，自由党等力量在议会中联合推动宪法第五条的修改，于1865年颁布宪法第五条的解释法；1865-1888年，自由党逐渐走向权力中心，保守党开始居于反对党地位，这为1884年通过废除宪法第五条的议案奠定了基础，但鉴于多种原因，宪法第五条未能按程序废除；1888-1925年，自由党积蓄力量，联合组建政党同盟，最终排除保守党的阻力，于1925年正式废除宪法第五条。

其次，最为激烈的是政教力量的斗争，呈现出世俗力量的强化。1831-1833年，新生的保守党政权无力与罗马天主教进行对抗，确立宪法第五条的内容，选择与教会共同建立起形式上的“政教同盟”关系；1833-1865年，“文化运动”“圣器室保管员事件”和大主教与政府冲突等矛盾，给“政教同盟”蒙上阴影，也为宪法第五条解释法的出台埋下伏笔；1865-1888年，自由党政府多方面取缔教会的特权，废除了罗马天主教的审判权、刑法特权、墓地特权、民事登记特权等特权，掀起反教权主义的小高潮，也为废除宪法第五条营造社会氛围；1888-1925年，尤其是1925年，宗教力量虽然顽强抵抗来自世俗力量的冲击，但此时政府力量已发展强大，教会不得不选择与政府协商，就政教分离和宗教信仰自由等事宜进行沟通，最终同意放弃自身垄断性的法律地位，允许宗教信仰自由。

最后，1925年宪法中，1833年宪法第五条的内容与精神不复存在，这昭示着天主教会国教地位的剥夺，社会话语权的相对削弱。但不能认为罗马天主教因此而一蹶不振，尚未全面挫败的天主教会，仍然是社会中重要的力量团体，在二十世纪、在今日的智利，依旧有着“一呼万应”的强大号召力。

与此同时，通过对 1833 年宪法第五条变化的分析与观察，得到了一些有关智利世俗化与政党制度的启示，提出个人榆枋之见：

一、教会与党派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动态与多元的，存在斗争与合作的摇摆。1831-1925 年，虽然保守党大部分时间充当教会利益的守护者，但并不意味着保守党一定完全支持教会，自由党也并非彻底反对教会。同时，教会在面临利益受损时，会因时制宜地转换利益合伙人，以维护自身的利益最大化。

二、教会不是保守落后的代名词。教会对社会的发展并非百害而无一益，在促进教育进步和维持国家安定方面，罗马天主教做出的贡献不应该被无限缩小，而教会采取的反对政教分离和宗教信仰自由的行动，亦不该被理解为“彻底的落后”。

三、即使 1831-1925 年罗马天主教的权威逐渐削弱，即使教会的管理职能不断地萎缩，即使罗马天主教的国教地位不复存在，但这并不能够说明教会力量已被世俗力量全面限制，它的社会影响力与号召力仍然不容小觑。

四、关于智利世俗化开端的时间，国内外学者有着不同的见解，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1.1856 年“圣器室保管员事件”的爆发作为起点。“圣器室保管员事件”中世俗的最高法院第一次介入到教会事务中，标志着世俗力量的崛起，而且“圣器室保管员事件”打破了良好的政教关系，以此作为世俗化开端的缘由。2.1865 年作为世俗化的起始点。1865 年，宪法第五条解释法的颁布，打破了罗马天主教的宗教“垄断”，政府也首次对罗马天主教的国教地位进行修改，这可以看作是政教分离和宗教信仰自由斗争的预演；3.将 19 世纪 70-80 年代政府革除教会特权作为开端。政府颁布的民事法典，废除了教会数百年的特权，显示出世俗权力的强化和教会权力的弱化。4.1925 年新宪法的颁布是世俗化的标志性起点。新宪法从法律上正式废除罗马天主教的国教地位、确立政教分离和宗教信仰自由，以此阐述智利世俗化开端于 1925 年。通过分析，我认为智利的世俗化时间可以更往前推，追溯到 19 世纪 40 年代的“文化运动”，原因如下：其一、发轫于 19 世纪 40 年代的“文化运动”，是文化界首次对教会进行批判，引发社会对罗马天主教的再审视，思想层面萌发的反教权主义，持续地对教会权威产生冲击；其二、前述观点中世俗化时间的起点线，都可以视为“文化运动”影响下的社会运动。无论是“圣器室保管员事件”还是修改宪法第五条，亦或是废除教会特权，它们核心的反教权主义思想都滥觞于“文化运动”，部分事件的雏形可从“文化运动”中找出。鉴于以上两个原因，我认为“文化

运动”的开展标志着智利世俗化的开启。

五、智利的世俗化过程具有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特点。1831-1925年间，智利社会呈现的“去宗教化”和“世俗化”趋势，只是全球世俗化进程中的一个普遍案例，在拉美地区同样有着类似的趋势，所以具有普遍性的特点，这一特点有利于在开展写作过程中把握总体的世俗化趋向。与此同时，智利的世俗化进程相对于墨西哥来说，过程相对平缓，斗争相对缓和，这与两国的殖民地宗教遗产的差别有关。在这一进程中，智利于1865年颁布解释法保障宗教宽容、1884年通过了废宪议案但最终未能生效的风波、经过政府与教会力量以协商的方式，废除1833年宪法第五条的形式，这些不同于其他国家的世俗化进程，彰显出特殊性的特点。而这些特殊性正是本文开展相关研究的问题意识与旨趣之所在。

附录：智利宪法对宗教信仰的规定（1810-1980）

（一）1812年宪法第一条：天主教现在并将永远是智利的国家宗教。^[1]

（二）1818年宪法第二章第一节：罗马天主教是智利唯一的国家宗教。保护它的纯洁性和维持它的不可侵犯性，将是社会领袖们的首要职责之一，他们要保障不允许有与罗马天主教相冲突的公共崇拜或教义。^[2]

（三）1822年宪法第十条：罗马天主教是智利唯一的国家宗教。保护它的纯洁性和维持它的不可侵犯性，将是社会领袖们的首要职责之一，他们要保障不允许有与罗马天主教相冲突的公共崇拜或教义。智利的公民也一样（保护和维持天主教的纯洁性和不可侵犯性），无论其个人意见如何，在生活中应表达出对罗马天主教最高的敬畏和尊崇。第十一条：任何违反上一条的行为，将构成违宪行为。^[3]

（四）1823年宪法第十条：国家宗教是罗马天主教，不允许其他任何宗教的崇拜或祈祷。^[4]

（五）1826年宪法第五条：罗马天主教是国家宗教，国家有责任通过专门的法律保护罗马天主教。^[5]

（六）1828年宪法第三条：智利的国家宗教是罗马天主教，不允许其他宗教的崇拜。第四条：没有人会因为自己的宗教信仰而受到任何形式的迫害或干扰。^[6]

（七）1833年宪法第五条：智利的国家宗教是罗马天主教，不允许其他宗教的公开崇拜。^[7]

^[1] Reglamento Constitucional Provisorio de 1812, Art. primero: La religión Católica Apostólica es y será siempre la de Chile.

^[2] Constitución Provisoria para el Estado de Chile de 1818, Título II de la religión del estado, Capítulo único: La religión Católica, Apostólica, Romana es la única y exclusiva del Estado de Chile. Su protección, conservación, pureza e inviolabilidad, será uno de los primeros deberes de los jefes de la sociedad, que no permitirán jamás otro culto público ni doctrina contraria a la de Jesucristo.

^[3] Constitución Política del Estado de Chile de 1822, Título II de la religión del estado, Capítulo único: Art. 10. La religión del Estado es la Católica, Apostólica, Romana, con exclusión de cualquiera otra. Su protección, conservación, pureza e inviolabilidad es uno de los primeros deberes de los jefes del Estado, como el de los habitantes del territorio su mayor respeto y veneración, cualquiera que sean sus opiniones privadas. Art. 11. Toda violación del artículo anterior será un delito contra las leyes fundamentales del país.

^[4] Constitución Política y Permanente del Estado de Chile de 1823, Art. 10. La religión del Estado es la Católica, Apostólica, Romana: con exclusión del culto y ejercicio de cualquiera otra.

^[5] Leyes Federales de 1826, Art. 5. La religión del Estado es la Católica, Apostólica Romana: la nación reconoce un deber en protegerla por leyes sabias.

^[6] Constitución Política de la República de Chile de 1828, Art. 3. Su religión es la Católica Apostólica Romana, con exclusión del ejercicio público de cualquiera otra. Art. 4. Nadie será perseguido ni molestado por sus opiniones privadas.

^[7] Constitución de la República de Chile de 1833, Art. 5. La religión de la República de Chile es la Católica, Apostólica,

(八) 1925 年宪法第十条第二款：在不违背社会道德、良好风俗和公共秩序的前提下，所有宗教均可以自由行使，维护所有宗教的信仰自由。因此，各宗教派别可以在法律法令规定的安全和卫生条件下，建立和维持其宗教场所；在财产方面，教会、教派和任何宗教团体，应享有现行法律所赋予和承认的权利，但在本宪法的规定范围之内，各宗教派别在行使未来财产支配权时，应当遵守普通法；用于开展宗教活动的寺庙、教堂等场所及其附属财产将免于征税。^[1]

(九) 1980 宪法第十九条第六款：所有不违背社会道德、良好风俗和公共秩序的宗教均可自由崇拜，信仰自由；各宗教派别可以在法律法令规定的安全和卫生条件下，建立和维持其宗教场所；在财产方面，教会、教派和任何宗教团体，应享有现行法律所赋予和承认的权利；用于开展宗教活动的寺庙、教堂等场所及其附属财产将免于征税。^[2]

Romana; con exclusión del ejercicio público de cualquiera otra.

^[1] Constitución Política de la República de Chile de 1925. Capítulo III: Art. 10.2.^o La manifestación de todas las creencias, la libertad de conciencia y el ejercicio libre de todos los cultos que no se opongan a la moral, a las buenas costumbres o al orden público, pudiendo, por tanto, las respectivas confesiones religiosas erigir y conservar templos y sus dependencias con las condiciones de seguridad e higiene fijadas por las leyes y ordenanzas.

Las iglesias, las confesiones e instituciones religiosas de cualquier culto, tendrán los derechos que otorgan y reconocen, con respecto a los bienes, las leyes actualmente en vigor; pero quedarán sometidas, dentro de las garantías de esta Constitución, al derecho común para el ejercicio del dominio de sus bienes futuros.

Los templos y sus dependencias, destinados al servicio de un culto, estarán exentos de contribuciones;

^[2] Constitución Política de la República de Chile de 1980, Art. 19.6.^o La libertad de conciencia, la manifestación de todas las creencias y el ejercicio libre de todos los cultos que no se opongan a la moral, a las buenas costumbres o al orden público. Las confesiones religiosas podrán erigir y conservar templos y sus dependencias bajo las condiciones de seguridad e higiene fijadas por las leyes y ordenanzas. Las iglesias, las confesiones e instituciones religiosas de cualquier culto tendrán los derechos que otorgan y reconocen, con respecto a los bienes, las leyes actualmente en vigor. Los templos y sus dependencias, destinados exclusivamente al servicio de un culto, estarán exentos de toda clase de contribuciones;

参考文献

一、原始档案与资料

(一) 议会记录 (来自于 BCN (Biblioteca del Congreso Nacional de Chile)):

<https://www.bcn.cl/portal/>, Diarios de Sesiones del Congreso Nacional)

1、参议院

- [1] Diarios de Sesiones del Congreso Nacional, Sesión 1, En 7 de Junio de 1864.
- [2] Diarios de Sesiones del Congreso Nacional, Sesión 1, En 3 de Junio de 1865.
- [3] Diarios de Sesiones del Congreso Nacional, Sesión 15, En 14 de Agosto de 1867.
- [4] Diarios de Sesiones del Congreso Nacional, Sesión 17, En 20 de Agosto de 1867.
- [5] Diarios de Sesiones del Congreso Nacional, Sesión 1, En 1 de Junio de 1870.
- [6] Diarios de Sesiones del Congreso Nacional, Sesión 1, En 3 de Junio de 1870.
- [7] Diarios de Sesiones del Congreso Nacional, Sesión 2, En 6 de Junio de 1870.
- [8] Diarios de Sesiones del Congreso Nacional, Sesión 22, En 22 de Julio de 1884
- [9] Diarios de Sesiones del Congreso Nacional, Sesión 23, En 24 de Julio de 1884.
- [10] Diarios de Sesiones del Congreso Nacional, Sesión 24, En 26 de Julio de 1884.
- [11] Diarios de Sesiones del Congreso Nacional, Sesión 28, En 7 de Agosto de 1884.
- [12] Diarios de Sesiones del Congreso Nacional, Sesión 35, En 27 de Agosto de 1884.
- [13] Diarios de Sesiones del Congreso Nacional, Sesión 36, En 29 de Agosto de 1884.

2、众议院

- [1] Diarios de Diputados del Congreso Nacional, Sesión 10, En 28 de Julio de 1864.
- [2] Diarios de Diputados del Congreso Nacional, Sesión 2, En 12 de Junio de 1865.
- [3] Diarios de Diputados del Congreso Nacional, Sesión 3, En 16 de Junio de 1865.
- [4] Diarios de Diputados del Congreso Nacional, Sesión 52, En 1 de Octubre de 1884.
- [5] Diarios de Diputados del Congreso Nacional, Sesión 54, En 3 de Octubre de 1884.
- [6] Diarios de Diputados del Congreso Nacional, Sesión 55, En 6 de Octubre de 1884.
- [7] Diarios de Diputados del Congreso Nacional, Sesión 57, En 8 de Octubre de 1884.
- [8] Diarios de Diputados del Congreso Nacional, sesión 65, En 20 de Octubre de 1884.
- [9] Diarios de Diputados del Congreso Nacional, Sesión 18, En 26 de Diciembre de 1884.

（二）宪法原文（来自于 BCN（Biblioteca del Congreso Nacional de Chile）：

<https://www.bcn.cl/portal/>， Constituciones políticas y Actas constitucionales）

[1]Reglamento Constitucional Provisorio de 1812,Santiago, 26 de Octubre de 1812.

[2]Constitución Provisoria para el Estado de Chile de 1818,Santiago,10 de Agosto de 1818.

[3]Constitución Política del Estado de Chile de 1822,Santiago, 30 de Octubre de 1822.

[4]Constitución Política y Permanente del Estado de Chile de 1823,Santiago,29 de Diciembre de 1823.

[5]Leyes Federales de 1826,Santiago, 8 de Agosto de 1828.

[6]Constitución Política de la República de Chile de 1828,Santiago,8 de Agosto de 1828.

[7]Constitución de la República de Chile de 1833,Santiago,25 de Mayo de 1833.

[8]Constitución Política de la República de Chile de 1925,Santiago,18 de Septiembre de 1925.

[9]Constitución Política de la República de Chile de 1980,Santiago,21 de Octubre de 1980.

（三）民事法典（来自于 BCN（Biblioteca del Congreso Nacional de Chile）：

<https://www.bcn.cl/portal/>， Ley Chlie）

[1]el Proyecto de Código Penal,Ministerio de Justicia; Culto e Instrucción Pública, Santiago,12 de Noviembre de 1874.

[2]Ley Orgánica de Tribunales,Ministerio de Justicia; Culto e Instrucción Pública, Santiago,15 de Octubre de 1875.

[3]Ley de Cementerios Laicos,Ministerio del Interior,Santiago,2 de Agosto 1883.

[4]Las Leyes de Registro Civil,Ministerio de Justicia; Culto e Instrucción Pública, Santiago,17 de Julio de 1884.

[5]Ley de Matrimonio Civil,Ministerio de Justicia; Culto e Instrucción Pública, S antiago,1 de Octubre de 1884.

（四）总统法令与解释法（来自于 BCN（Biblioteca del Congreso Nacional de Chile）：

<https://www.bcn.cl/portal/>， Ley Chlie）

[1]Ley S/N Lei Interpretativa del Artículo 5.º de La Constitucion,Ministerio de Justicia,

Culto e Instrucción Pública,Santiago, 27 de Julio de 1865.

[2]Decreto S/N Cementerios,Ministerio de Justicia, Culto e Instrucción Pública, Santiago,Santiago,21 de Diciembre 1871.

[3]LeyS/N Constitucion de 1833.Ministerio del Interior y de Relaciones Exteriores, Santiago,28 de Agosto de 1867.

[4]Ley S/N Reforma Constitucional,Ministerio del Interior,Santiago,3 de Noviembre de 1884.

[5] Mensaje del Gobierno Acompañando El Presente Código Penal Al Congreso, Biblioteca del Congreso Nacional de Chile,<https://www.bcn.cl/leychile/navegar?idNorma=1080093>,2021/10/12.

（五）总统讲话（来自于 BCN（Biblioteca del Congreso Nacional de Chile）：
<https://www.bcn.cl/portal/>， Presidentes de la República de Chile）

[1]Discurso de su excelencia el presidente de la republica en la apertura del congreso nacional de 1872,Santiago,Junio 1 de 1872.

[2]Discurso de su excelencia el presidente de la republica en la apertura del congreso nacional de 1883,Santiago,Junio 1 de 1883.

[3]Discurso de su excelencia el presidente de la republica en la apertura del congreso nacional de 1887,Santiago,Junio 1 de 1887.

[4]Discurso de su excelencia el presidente de la republica en la apertura del congreso nacional de 1921,Santiago,Junio 1 de 1921.

[5]Discurso de su excelencia el presidente de la republica en la apertura del congreso nacional de 1924,Santiago,Junio 1 de 1924.

（六）报纸（来自于 BND（Memoria Chilena,BibliotecaNacionaldeChile）：<http://www.bibliotecanacionaldigital.gob.cl/bnd/612/w3-channel.html>， Periódicos）

[1]la Revista de Católica,Nos.31,1 de Julio 1844.p.261.

[2]la Revista de Católica,Nos.190,6 de Octubre de 1849,p.163

[3]la Revista de Católica,Nos.470,27 de Octubre 1856.pp.681-682.

[4]la Revista de Católica,Nos.479,29 de Diciembre 1856.p.755.

[5]El Crepúsculo, tomo 2, nos 2, 1 de Julio 1844, pp. 57-90.

[6]El eco de las señoras de Santiago. Año 1, número 1,13 de Julio 1865, p.1.

[7]El eco de las señoras de Santiago. Año 1, número 3,27 de Julio 1865,pp.1-2.

[8]El Estandarte Católico,Nos. 2867,4 de Diciembre 1883.p.2.

[9]El Progreso,Nos.948, 27 de Noviembre 1845.pp.1-4.

[10]El Independiente,Nos.151,22 de Agosto 1864, p.2.

[11]El Independiente,Nos.196,15 de Octubre 1864, p.1.

(七) 时人著作与政府资料汇编

[1]Diarios, Memorias y Relatos Testimoniales,Mariano Egaña. Cartas a Juan Egaña. 1824-1829,Londres,21 de julio de 1827.http://www.historia.uchile.cl/CDA/fh_article/0,1389,SCID%253D18671%2526ISID%253D405%2526PRT%253D18594%2526JNID%253D12,00.html.2021/06/10.

[2]Diarios,Memorias y Relatos Testimoniales,Mariano Egaña. Cartas a Juan Egaña. 1824-1829, Londres,22 de Septiembre de 1824.http://www.historia.uchile.cl/CDA/fh_article/0,1389,SCID%253D18628%2526ISID%253D405%2526PRT%253D18594%2526JNID%253D12,00.html.2021/06/10.

[3]Jose Victorino Lastarria y Federico Errazuriz,*Las bases de la reforma*[M].Santiago: Imprenta del Progreso, plaza de la Independencia,1850.

[4]José Victorino Lastarria,*Discurso de incorporación de D. J. Victorino Lastarria a una sociedad de literatura de Santiago*[M].Santiago:Imprenta de M.Rivadeneira,1842.

[5]José Victorino Lastarria,*Investigaciones sobre la influencia social de la conquista i el sistema de los españoles en Chile*[M].Santiago:Imprenta del Siglo, 1844.

[6]Letelier Madariaga,*La Gran Convención de 1831-1833. Recopilación de las actas, sesiones, discursos, proyectos i artículos de diarios relativos a la Constitución de 1833*[G]. Santiago: Imprenta Cervantes,1901.

[7]Manuel Bilbao,*Sociabilidad Chilena,Obras completas de Francisco Bilbao*[G]Buenos Aires: Impr. de Buenos Aires,1866.

[8]Manuel Montt,*Cuadro histórico de la administración Montt, escrito segun sus propios documentos*[G].Santiago:Imprenta y Librería del Mercurio de Santos Tornero,1861.

[9]Ministerio del Interior de Chile,*Actas oficiales de las sesiones celebradas por la comisión y subcomisiones encargadas del estudio del proyecto de nueva constitución política de la república*[G].Santiago:Imprenta universitaria,1925.

[10]Vergara Antúnez,*Vida i obras del ilustrísimo i reverendísimo señor doctor don Rafael*

Valentín Valdivieso:segundo arzobispo de Santiago de Chile memoria histórica escrita[G].Santiago:Imprenta Nacional,1886.

(八) 主教通谕与教会牧函

[1]Episcopado Chileno.*Pastoral Colectiva de los Obispos de Chile sobre la Separacion de la Iglesia y el Estado*[M].Santiago: La Ilustracion,1925.

[2]Mariano Casanova,*Pastoral del Illmo.i Rmo.Sr.Arzobispo Dr. D.Mariano Casanova sobre la reforma constitucional*[M].Santiago: Imprenta Catolica de Manuel Infante,1888.

[3]Crescente Errázuriz Valdivieso,*Pastoral sobre la separación de la Iglesia y el Estado, en Obras de Crescente Errázuriz, Tomo III, Obras pastorales escogidas, Pastoral sobre la separación de la Iglesia y el Estado*[G].Santiago:Imprenta Zig-zag,1936,pp.79-84.

二、国外论著

[1]Agustín Edwards,*Cuatro Presidentes De Chile: 1841-1876*[M].Valparaíso:Imprenta Universo,1932.

[2]Alberto Edwards,*Bosquejo histórico de los partidos politicos chilenos*[M].Santiago: Guillermo Miranda, 1903.

[3]Alberto Edwards,*La fronda aristocrática en Chile*[M].Santiago:Imprenta Nacional, 1928.

[4]Alfredo Meynet González,*Estudio histórico de las Reformas Constitucionales de la Administración Errázuriz Zañartu:(1871-1876)*[M].Santiago:Imprenta San Francisco, 1946.

[5]Ana María Stiven,*La seducción de un orden: las elites y la construcción de Chile en las polémicas culturales y políticas del siglo XIX*[M].Santiago:Ediciones Universidad Católica, 2000.

[6]Antonio Annino,Luis Castro Leiva,*De los imperios a las naciones:Iberoamérica* [M].Zaragoza: Iber Caja, Obra Cultural,1994.

[7]Arturo Alessandri Palma,*Recuerdos de gobierno:administración 1920-1925,Tomo I*[M].Santiago:Editorial Nascimento,1967.

[8]Arturo Matte Larraín,*La Alianza Liberal de 1875*[M].Santiago:Imprenta Universitaria,1916.

- [9] Brian Loveman, *Chile: The Legacy of Hispanic Capitalism, Third Edition*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10] Campos Harriet. F, *Historia Constitucional de Chile* [M]. Santiago: Editorial Jurídica de Chile, 1956.
- [11] Carlos Silva Cotapos, *Historia Eclesiástica de Chile* [M]. Santiago: Imprenta San José, 1925.
- [12] Carmen Fariña Vicuña, *Epistolario Diego Portales* [M]. Santiago: Ediciones Universidad Diego Portales, 2007.
- [13] Claudio Orrego, Sol Serrano, *7 ensayos sobre Arturo Aléssandri Palma* [M]. Santiago: Instituto Chileno de Estudios Humanísticos. 1979.
- [14] Cristián Gazmuri Riveros, *El "48" chileno: igualitarios, reformistas radicales, masones y bomberos* [M]. Santiago: Universitaria, 1999.
- [15] Cristóbal Hernández, *"Infantes en la existencia social" El concepto de revolución en el pensamiento de José Victoriano Lastarria (1842-1850)* [G]. XXV Coloquio Internacional de Estudiantes de Historia Pontificia Universidad Católica del Perú. 2015.
- [16] Diego Barros Arana, *History general de Chile, tomo XVI* [M]. Santiago: Centro de Investigaciones Diego Barros Arana, 1999.
- [17] Diego Barros Arana, *Un decenio de la historia de Chile vol I* [M]. Santiago: Imprenta Barcelona, 1913.
- [18] Élide María Tedesco, *Iglesia, economía y política: el crédito eclesiástico entre la colonia y la independencia, Córdoba (1800 -1830)* [M]. Córdoba: Ferreyra Editor, 2014.
- [19] Gabriel Salazar Vergara, Julio Pinto Vallejos, *Historia contemporánea de Chile I. Estado, legitimidad, ciudadanía* [M]. Santiago: Lom Ediciones, 1999.
- [20] Gonzalo Izquierdo, *Historia de Chile. Tomo II* [M]. Santiago: Editorial Andrés Bello, 1990.
- [21] J. Samuel Valenzuela, *The Origin and Transformations of the Chilean Party System* [M]. Notre Dame, Ind. : The Helen Kellogg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1995.
- [22] J. Samuel Valenzuela. Erika Maza Valenzuela, *The Politics of Religion in a Catholic Country: Republican Democracy, Social Cristianismo, and the Conservative Party in Chile, 1850-1925* [M]. London : Institute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2000.
- [23] Jorge Enrique Precht Pizarro, *Derecho eclesiástico del Estado de Chile: análisis*

- históricos y doctrinales*[M].Santiago:Ediciones Universidad Católica,2001.
- [24]José Manuel Larraín,Armando de Ramón,*Orígenes de la vida económica chilena: 1659-1808*[M].Santiago:Centro de Estudios Publicos,1982.
- [25]José Toribio Medina,*Historia de la literatura colonial de Chile*[M].Santiago:Imprenta y liberia del Mercurio, 1878
- [26]José Toribio Medina,*La instrucción pública en Chile, desde sus orígenes hasta la fundación de la Universidad de San Felipe*[M].Santiago:Imprenta Elzeviriana, 1905.
- [27] Juan Rodrigo Ortiz Retamal,*Historia de los evangélicos en Chile 1810-1891 : de disidentes a canutos ; liberales, radicales, masones y artesanos*[M].Concepción: Chile CEEP Ediciones,2009.
- [28]Luis Galdames,*La evolución constitucional de Chile,TOMO I,1810-1925*[M].Santiago:Imprenta Balcells & Company,1925.
- [29]Macarena Ponce de León,Francisca Rengifo,Sol Serrano,*Historia de la Educación en Chile,Tomo I.Aprender a leer y escribir(1810-1880)*[M].Santiago:Penguin Random House Grupo Editorial Chile,2013.
- [30]Mario Góngora,*Origen de los inquilinos de Chile Central*[M].Santiago:Editorial Universitaria,1960.
- [31]Máximo Pacheco Gómez,*La separación de la Iglesia y el Estado en Chile y la diplomacia vaticana*[M].Santiago: Editorial Andrés Bello, 2004.
- [32]Melchor Martínez,*Memoria histórica sobre la Revolucion de Chile:desde el cautiverio de Fernando VII,hasta 1814*[M].Santiago:Ediciones de la Biblioteca Nacional,1964.
- [33]Norberto Pinilla,*La generación chilena de 1842*[M].Santiago:Manuel Barros Borgoño, 1943.
- [34]Ramón Briseño,*Memoria histórico-critica del derecho público chileno, desde 1810 hasta nuestros dias*[M].Santiago :Imprenta de julio belin i compañía,1849.
- [35]Ramón Sotomayor Valdés,*Historia de Chile, bajo el gobierno del Jeneral D. Joaquín Prieto*[M].Santiago: Imprenta de la Estrella de Chile, 1875.
- [36]René León Echaiz,*Evolución Histórica de los Partidos Políticos Chilenos*[M].Buenos Aires:Editorial Francisco de Aguirre,1971.
- [37]Ricardo Donoso, *Las ideas políticas en Chile*[M].Santiago:La Facultad de Filosofía y Educación,1967.

- [38]Ricardo Krebs,*Catolicismo y laicismo : las bases doctrinarias del conflicto entre la Iglesia y el Estado en Chile, 1875-1885 : seis estudios*[M].Santiago: Ediciones Nueva Universidad, Vicerrectoría de Comunicaciones, Pontificia Universidad Católica de Chile,1981.
- [39]Simon Collier,*Chile: The Making of a Republic,1830-1865*[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 [40]Simon Collier.William F.Sater,*A History of Chile,1808-2002,Second Edition*[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
- [41]Sol Serrano, *¿Qué hacer con Dios en la República? Política y secularización en Chile (1845-1885)*[M].Santiago: Fondo de Cultura Económica, 2008.
- [42]Sol Serrano,*Universidad y Nación,Chile en el siglo diecinueve*[M].Santiago:Editorial Universitaria,1994.
- [43]Solomon Lipp,*Three Chilean Thinkers*[M].Waterloo:Wilfrid Laurier University Press,2006.
- [44]Walterp Hanisch,*Historia de la Compañía de Jesús en Chile: (1593-1955)*[M]. Santiago: Editorial Francisco de Aguirre,1974.

三、国外期刊论文

- [1]Ana Beatriz,El rol del intelectual en la configuración del Estado: Movimiento Literario de 1842 y los encuentros de escritores latinoamericanos de la Universidad de Concepción (1858-1862)[D].Rutgers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Jersey - New Brunswic, 2014.
- [2]Ana María Stiven,La generacion de 1842 y la conciencia nacional chilena[J].*Revista De Ciencia Política*, 1987,1:61-80.
- [3]Ana María Stiven,Una aproximación a la cultura política de la elite chilena: Concepto y valoración del orden social (1830-1860)[J].*Estudios Públicos*,1997,66:259-311.
- [4]Ana Silvia Rábago Cordero,El concepto de literatura en Chile durante la década de 1840: José Victorino Lastarria y la Sociedad Literaria[J].*Boletín del Instituto de Investigaciones Históricas*,2014,100:24-40.
- [5]Carlos Oviedo Cavada,La Iglesia en la Revolución de 1891[J].*Historia*, 1979,1:275-314.
- [6]Carlos Peña,Derecho A La Educación Libertad De Enseñanza[J].*Estudios Públicos*,

2016,43:7-34.

[7] Eduardo Andrades Rivas, Acerca de la estabilidad Constitucional y las reformas a la Constitución en Chile[J]. *Revista de Derecho Público*, 2016, 59: 169-184.

[8] Enrique Brahm García, la discusión en torno al régimen de gobierno en Chile (1830-1840)[J]. *Revista de Estudios Histórico-Jurídicos*, Sección Historia del Derecho, 1994, 16: 35-56.

[9] Enrique Brahm García, Mariano Egaña En Europa 1824-1829: Del Liberalismo Al Conservantismo[J]. *Bicentenario*, 2005, 4: 85-114.

[10] Enrique Brahm García, Mariano Egaña y la constitución política de 1833. las fuentes del voto particular[J]. *Revista de Derecho de la Pontificia Universidad Católica de Valparaíso*, 2004, 25: 65-91.

[11] Enrique Brahm García, Mariano Egaña: las raíces ilustradas y liberales del conservantismo chileno del siglo XIX[J]. *Bicentenario*, 2002, 1: 133-160.

[12] Enríquez, Lucrecia Raquel, El patronato de la monarquía católica a la república católica chilena (1810-1833)[J]. *Normatividades e instituciones eclesíásticas en el virreinato del Perú*, 2019: 223-245.

[13] Eric Eduardo Palma González, Francisco Bilbao Barquín (1823-1865): Promotor De Una Cultura Constitucional Democrática E Igualitaria[J]. *Historia Constitucional*, 2021, 22: 601-657.

[14] Francisco Alejandro García Naranjo, Abdón Cifuentes, un publicista católico frente al Estado liberal. Chile, 1862-1890[J]. *Historia y Memoria*, 2014, 8: 297-338.

[15] Francisco Zúñiga Urbina, La Constitución conservadora de 1833 y la visión crítica de Juan Bautista Alberdi[J]. *Revista Mexicana de Derecho Constitucional*, 2010, 23: 307-327.

[16] Gabriel Cid, La Revista Católica: Prensa, Esfera Pública Y Secularización En Chile (1843-1874)[J]. *Mapocho*, 2012, 71: 137-155.

[17] García, Enrique Brahm, Mariano Egaña: Los Inicios Liberales y Patriotas del Jurista del Régimen Pelucón[J]. *Revista Chilena de Derecho*, 2001, 28: 593-598.

[18] García-Huidobro Becerra, Cristóbal el reglamento constitucional provisorio de 1812: reflexiones para un bicentenario revista chilena de derecho[J]. *Revista Chilena de Derecho*, 2012, 39: 235-236.

[19] Gooren Henri,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Non-Catholic Churches in Chile[J]. *Review of Religious Research*, 2015, 2: 191-218.

- [20]Hernán delGado,¿Federalismo en Chile? Algunos esbozos acerca de su debate legislativo y su promotor en el siglo XIX[J].*Revista Austral de Ciencias Sociales*, 2014,27:103-135
- [21]Hugo Tórtora Aravena,Bases constitucionales de la libertad de conciencia y culto en Chile[J].*Revista de Derechos Fundamentales*,2012,7:87-115.
- [22]Irrarrazaval Gomien, Andrés,Hacia un nuevo consenso en la regulación de los cementerios: la evolución de las normas civiles y canónicas a lo largo del S. XX[J].*Revista chilena de derecho*,2018, 45:33-56.
- [23]Iván Jaksic ,Sol Serrano,El gobierno y las libertades: La ruta del liberalismo chileno en el siglo XIX[J].*Estudios Públicos*, 2010,118:69-105.
- [24]Joaquín Fermadoi,Catolicismo Y Liberalismo En El Chile Del Siglo XX[J].*Estudios Públicos*, 2004,93:131-163.
- [25]Jorge Enrique Precht Pizarro,Libertad Religiosa, Laicidad y Laicismo En Chile Bajo Régimen Depatronato(1810-1925)[J].*Derecho Público Iberoamericano*, 2014,5:15-87.
- [26]José Antonio González Pizarro,El concepto de la tolerancia religiosa en Chile en la primera mitad del siglo XIX: a propósito de dos documentos diplomáticos británicos de 1854[J].*Revista de derecho*, 2019,26:1-30.
- [27]José Díaz Nieva,Conflictos Iglesia-Estado en Chile entre 1830-1891: el conflicto teológico y las leyes laicas[J].*Revista de historia contemporánea*,2004,54:75-83.
- [28]Lira Bernardino Bravo,La Constitución de 1833[J]. *Revista Chilena de Derecho*, 1983,10:317-329.
- [29]María Alejandra Chávez Toro,Hernán Eduardo Aguirre Fuentes,La Libertad Religiosa en las Constituciones Chilenas de los siglos XIX y XX[D].Universidad de Chile,2005.
- [30]Matías Tagle Domínguez,La eparación de la iglesia y el estado en chile historio grafía y debate[J].*Historia*,1997,30:383-439.
- [31]Pablo Calvi,The Trial of Francisco Bilbao and Its Role in the Foundation of Latin American Journalism[J]. *Information & Culture*, 2016,51:532-549.
- [32]Remmer Karen,The timing,pace and sequence of political change in Chile,1891 -1925[J].*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977,57: 205-230.
- [33]Robert Freeman Smith,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nd Latin America: An Essay in Imagery, Perceptions, and Ideological Influence[J].*Journal of Interamerican Studies and*

World Affairs,1978,20:421-441.

[34]Rubén Elgueta Reyes,El «despojo de los cementerios»: origen y desarrollo de la secularización de la muerte en Chile y la ciudad de Concepción (1871-1884)[J].*Hispania Sacra*,2018,70:629-648.

[35]Ruiz-Tagle, Pablo,La contradicción del liberalismo católico en Chile.[J]. *Estudios Públicos*,2004,93:165-194.

[36]Sol Serrano,La definición de lo público en un estado católico. El caso chileno, 1810-1885[J]. *Estudios Públicos*, 1999,76:211-232.

[37]Sol Serrano,The proclamation of the Chilean,La promulgación del código civil chileno y sus efectos en la Iglesia en la segunda mitad del siglo XIX[J].*Revista de Historia y Religión*,2015,5:121-132.

[38]Walter Hanisch,Don Abdón Cifuentes y la Universidad Católica de Chile[J].*Revista Universitaria*,1979,2:8-20.

[39]Zvonimir Martinic Drpic,Las manifestaciones de la pugna Iglesia-Estado en Chile respecto de la sucesión arzobispal de Santiago, 1878-1886[D].Universidad de Chile,2012.

[40]Zvonimir Martinic Drpic,Relaciones Iglesia-Estado en Chile desde 1820 hasta la muerte del Arzobispo Rafael Valentín Valdivieso en 1878[J].*Revista Archivum*,2002,4:21-28.

四、网页资料

[1]Constituição da República Federativa do Brasil de 1988, http://www.planalto.gov.br/ccivil_03/Constituicao/Constituicao.htm.2021/04/01.

[2]Samuel Tschorne V,Authoritarian Constitutionalism and Political“Stability”in Chile: The Role of Law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History of Chile (1820-1925):https://law.yale.edu/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pdf/sela/SELA11_Tschorne_CV_Eng_20110513.pdf.2021/10/17.

[3]BND (Memoria Chilena,Biblioteca Nacional de Chile) :<http://www.memoriachilena.gob.cl/602/w3-channel.html>

[4]BCN (Biblioteca del Congreso Nacional de Chile): <https://www.bcn.cl/portal/>

[5]LANIC (Latin American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 <http://lanic.utexas.edu/las.html>

[6]Fuentes Documentales y Bibliograficas para el Estudio de la Historia de

Chile:http://www.historia.uchile.cl/CDA/fh_index/index.html

[7] Latinobarometro:<https://www.latinobarometro.org/lat.jsp>

[8] Aurora de chile:<http://www.auroradechile.cl/newtenberg/681/channel.html>

五、中文译著与论著

[1] 【智】路易斯·加尔达梅斯.智利史[M].艾萨克·乔斯林·考克斯编译, 辽宁大学历史系翻译组译,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75 年.

[2] 【英】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 第一卷[M].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译,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1995 年.

[3] 【英】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 第二卷[M].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译,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1997 年.

[4] 【美】霍华德·J·威亚尔达.拉丁美洲的精神: 文化与政治传统[M].郭存海, 邓与评, 叶健辉译,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9 年.

[5] 【英】维克托·布尔默托马斯.独立以来的拉丁美洲经济史[M].张森根, 王萍译,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0 年.

[6] 【英】约翰·L.雷克顿.智利史[M].郝明伟译,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9 年.

[7] 【墨】恩里克·克劳泽.救赎者: 拉丁美洲的面孔与思想[M].万戴译, 北京: 北京日报出版社, 2020 年.

[8] 王晓燕.列国志·智利[M].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年.

[9] 韩琦主编.世界现代化历程: 拉美卷[M].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10] 李春辉.拉丁美洲史稿[M].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 年.

[11] 何勤华主编.法律文明史(第 12 卷): 近代亚非拉地区法(下卷 拉丁美洲法分册)[M].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年.

[12] 袁东振, 徐世澄.拉丁美洲国家政治制度研究[M].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4 年.

[13] 徐世澄.拉丁美洲政治[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年.

六、中文期刊论文

- [1]王留栓.智利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普及化[J].世界教育信息, 2011,12:38-42.
- [2]王文仙.殖民地时期的拉丁美洲天主教会.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第七届会员代表大会暨“拉丁美洲现代化进程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汇编[C].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 2007: 339-352.
- [3]钟智锋.拉丁美洲研究.拉美政治变迁的社会基础——对巴西、智利、阿根廷三国天主教与左翼关系的比较研究[J].拉丁美洲研究, 2018,10:73-85.
- [4]文学.智利独立以来政治发展道路的特点及启示[J].拉丁美洲研究, 2012, 6: 50-56.
- [5]张琨.“完全的天主教”在拉美社会中的影响——以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智利为中心[博士学位论文][D].上海:上海大学, 2015.
- [6]曹龙兴.智利早期现代化研究(1879-1932年)[博士学位论文][D].天津:南开大学, 2013.
- [7]谷俊娟.智利政党政治与民主转型[硕士学位论文][D].天津:南开大学, 2005.